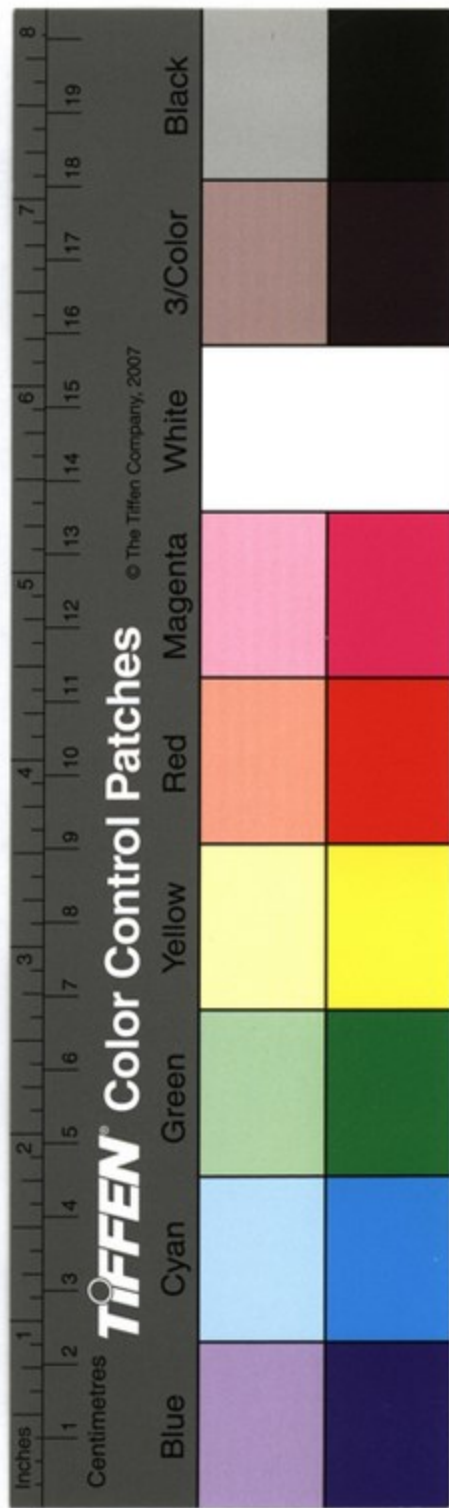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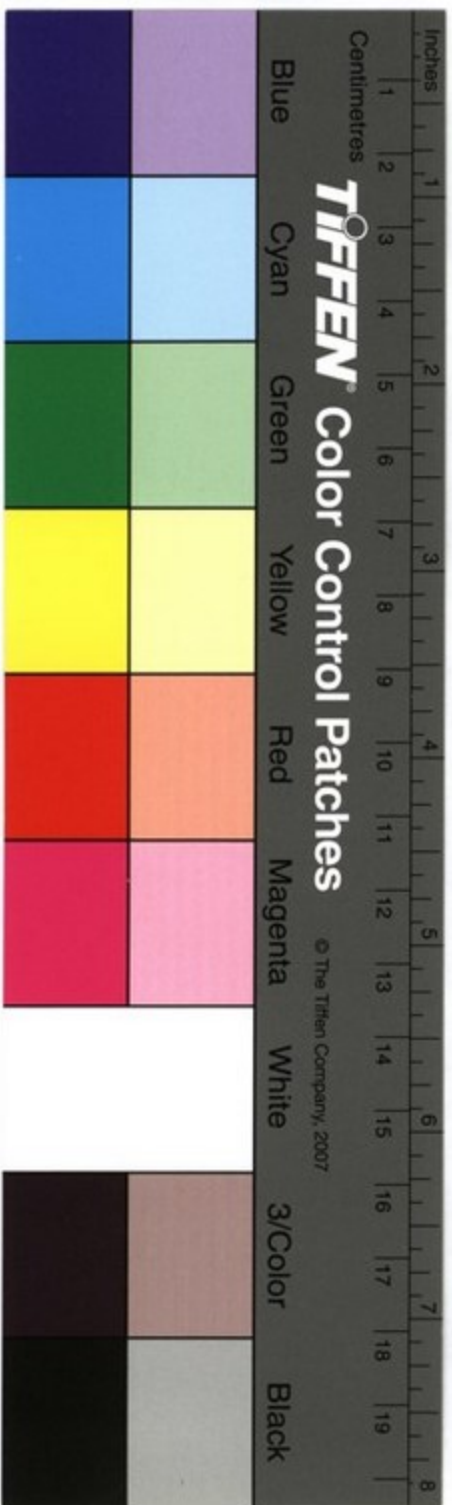
MAISON DU SAINT-ESPRIT
MISSION CHINOISE
CHINESE MISSION
24, RUE DE LA COURONNE
QUEBEC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二十四年

聖教理證

北京主教林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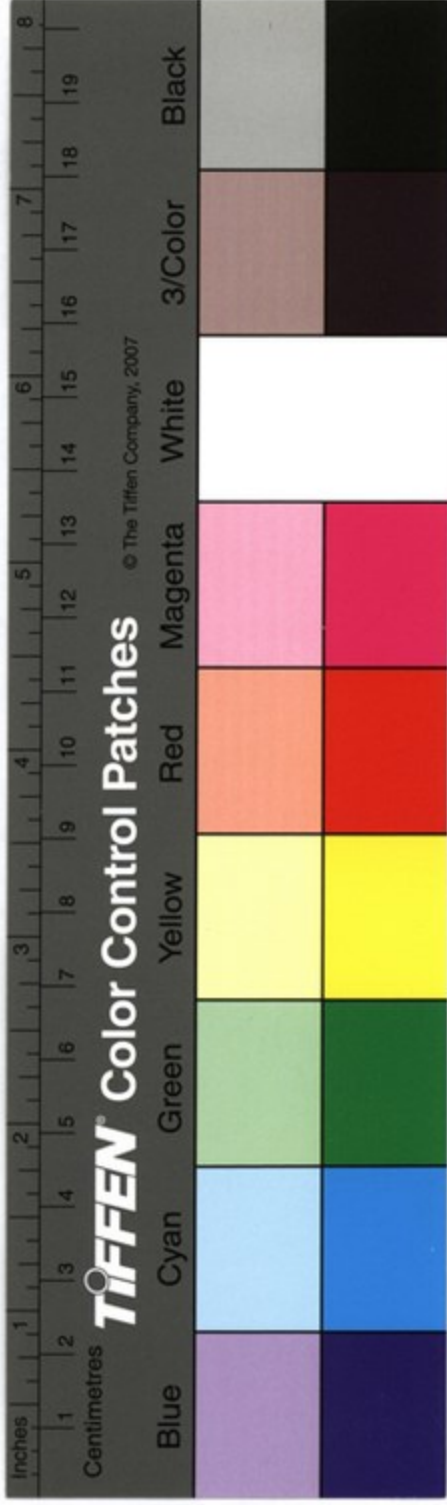


無萬一之小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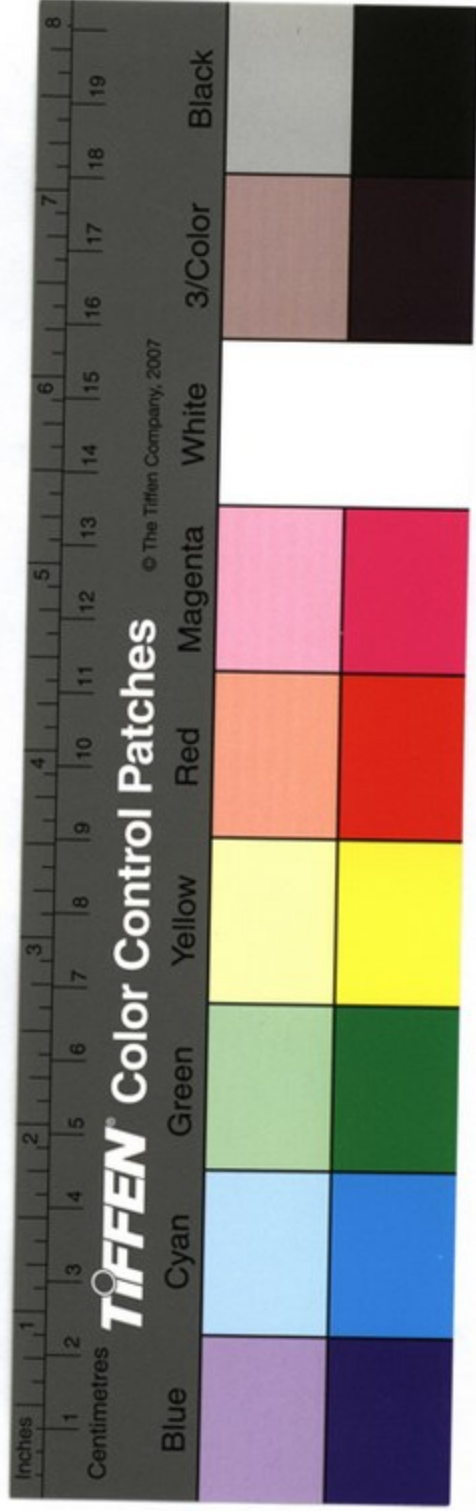
鑑牧若瑟瑪爾濟亞爾慕理孟准

戊午之秋七月既望余因整頓書笥檢得聖教理證
 一冊細心披閱頗有可觀其意專以闢邪崇正為務
 辭簡意該廣搜邪神之來應證明聖教之有宗庶使
 外教反心自問融會貫通悟己往之不諫知來者之
 可追即奉教者讀之亦可多增見聞當辯駁之際隨
 問隨答不致默然無應但書中有數條辭意不合余
 則刪改增補數篇准行梓刊庶幾為有志求道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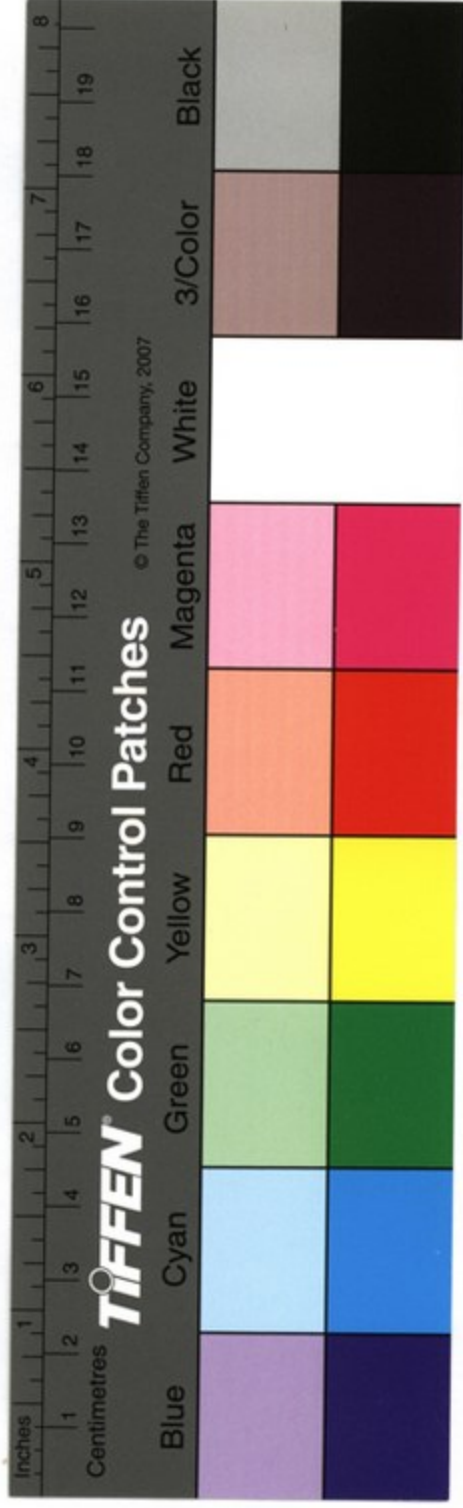
主教准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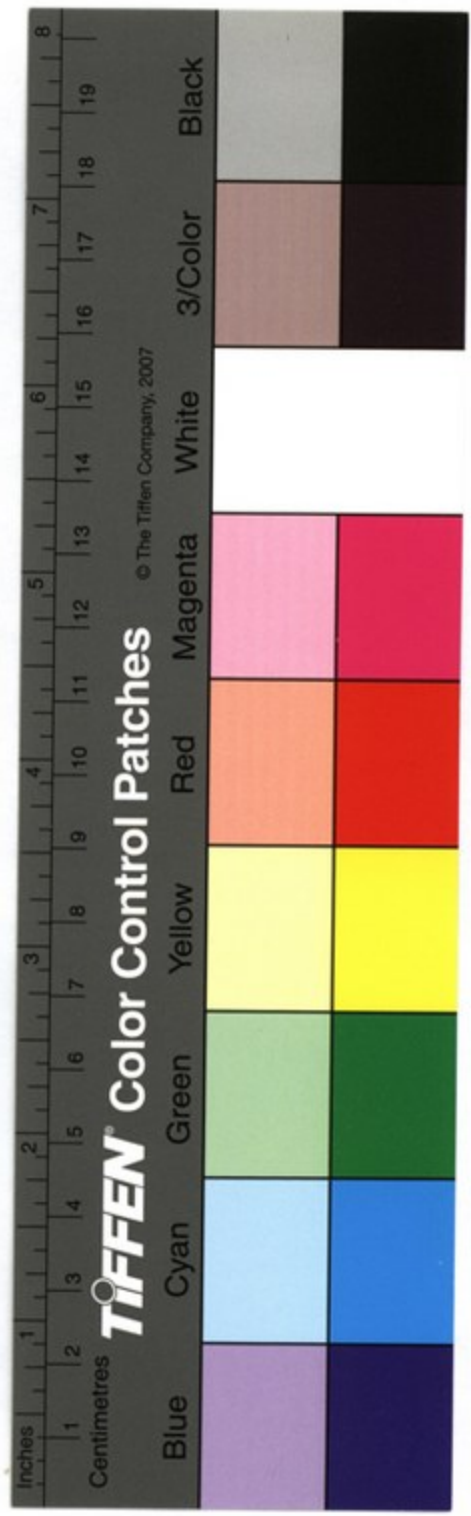
辨駁之法。比如有客來駁聖教道理。先當曰。尊
臺既要辨駁。必以義理爲天秤。理是則是。理非
則非。不可強詞奪理。講理者君子。逆理者小人。
吾等寧爲君子。不爲小人。又當待先問而後答。
否則不中其意。比如他特來問敬祖宗之禮。若
你先闢風水之妄。則不合其意。以致頃刻而去。
不能聞聖教真理。若彼不先開口。當向彼曰。我
等聖教之道。本真實無妄。然不辨。則不明。不明。



則不信。不信。則不行矣。今尊臺既來。必定心懷
有疑。不妨直言問駁。吾必將謹陳愚衷以解之。
俗語云。真光出世。去普世之暗。正道入耳。解心
中之惑光。至。暗滅。能識正道。能別好友。能知取
舍。能興百工。萬民賴此。以得今世安生。疑解心
定。則可誠意。則可修身。則可齊治。則可立功。神
靈賴此。以獲後世永福。幸甚幸甚。



| | |
|------------|-----|
| 論何謂天主無終 | 見五張 |
| 論天主從誰而生 | 見四張 |
| 論一主難以管天地萬物 | 見三張 |
| 論為何天主生猛獸害人 | 見二張 |
| 論天主為何生人有惡 | 見二張 |
| 論天主全能全知全善 | 見一張 |
| 論天主二字 | 見一張 |
| 聖教理證小引 | |
| 聖教理證目錄 | |



論魂有三等

見十七張

論天堂地獄

見十六張

論不拜死屍

見十五張

論燒錢紙之妄

見十三張

論爲何不敬祖宗

見十一張

論爲何不敬孔子

見九張

論爲何從儒教不足必該從天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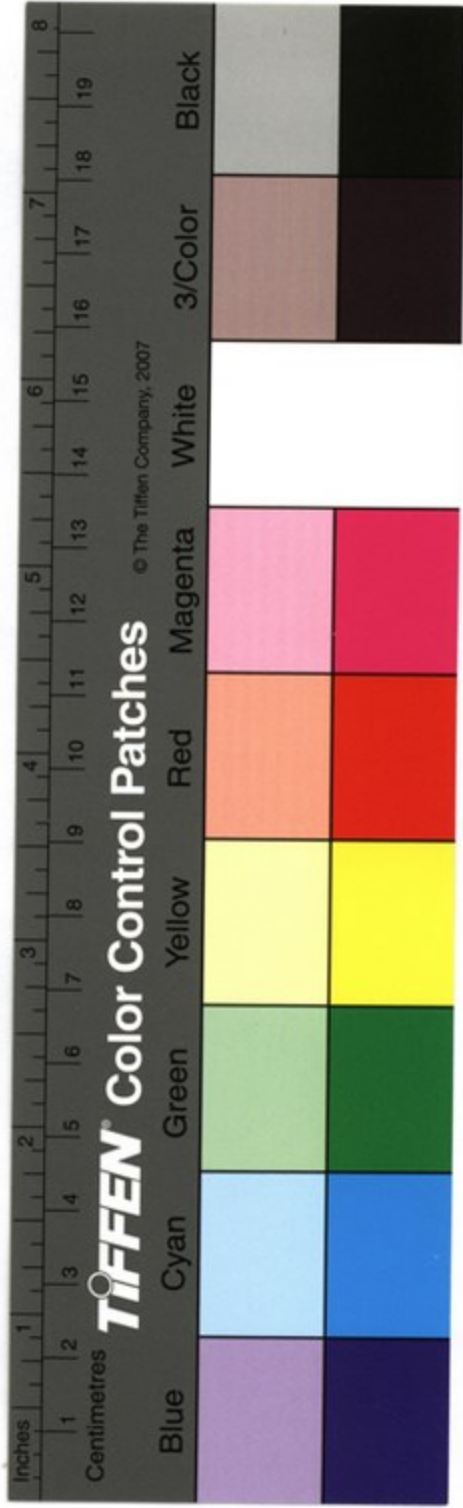
見八張

論四書五經內未有天主之名

見六張

論何人看見天主

見五張



論奉教人守何誠

見二十六張

論為何稱天主教為聖教

見二十五張

論為何天主不均分財帛於人

見二十五張

論為何天主不罰惡人為報善人之讐

見二十四張

論天主之公義何在

見二十二張

論為何天主許魔陷人於永苦

見二十一張

論魔鬼害人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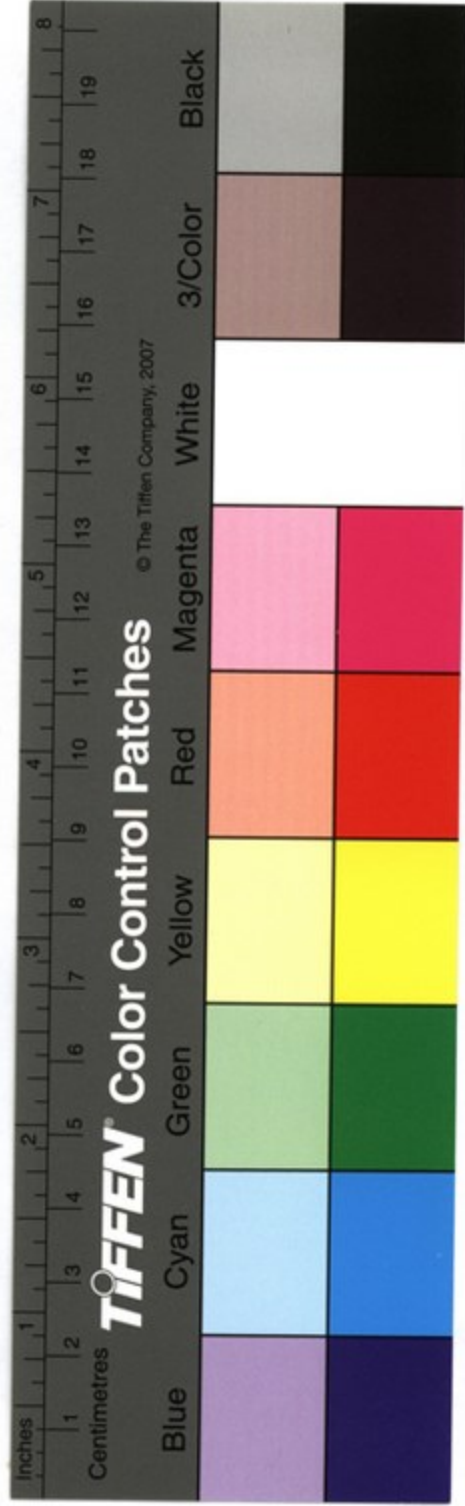
見二十一張

論為何天主准魔鬼出世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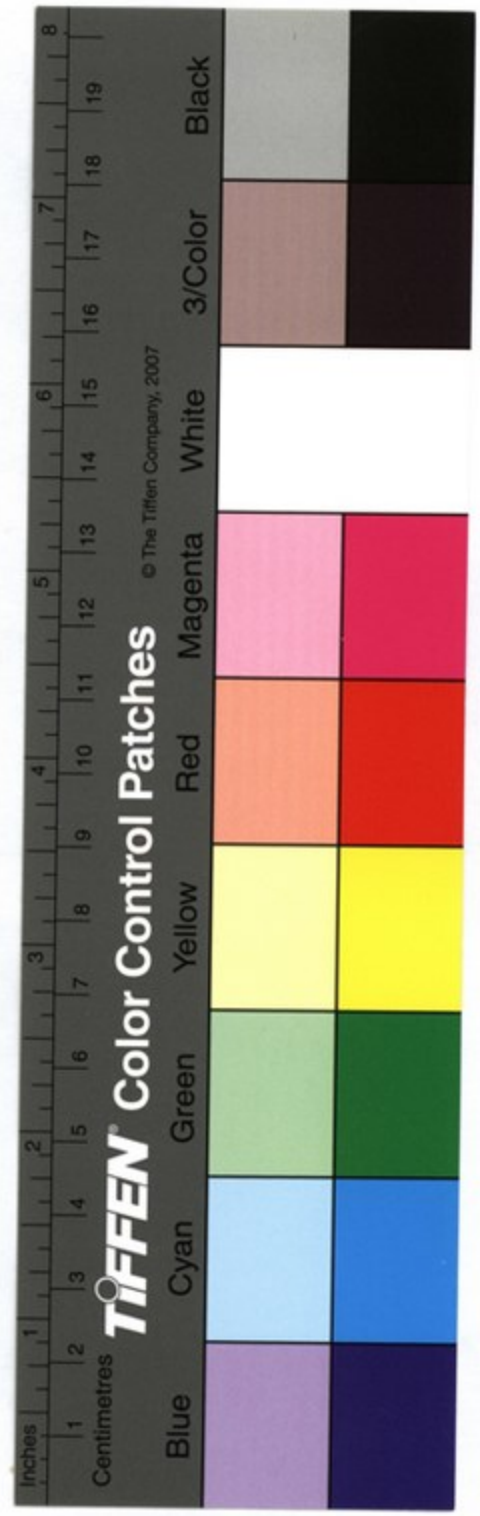
見二十張

論神人鬼三樣

見十九張



| | |
|-------------|-------|
| 論守誠之人少 | 見二十七張 |
| 論爲何帝王不遵聖教 | 見二十八張 |
| 論不可言外國之教不當從 | 見三十一張 |
| 論異端 | 見三十一張 |
| 論貼神字或五字牌 | 見三十二張 |
| 論風水 | 見三十五張 |
| 論擇日 | 見三十八張 |
| 論算命 | 見三十八張 |
| 論相面 | 見三十九張 |



論梓潼

見四十七張

論微音

見四十七張

論玉皇

見四十六張

論老君

見四十五張

論輪迴托生

見四十四張

論佛

見四十三張

論帝王無封神之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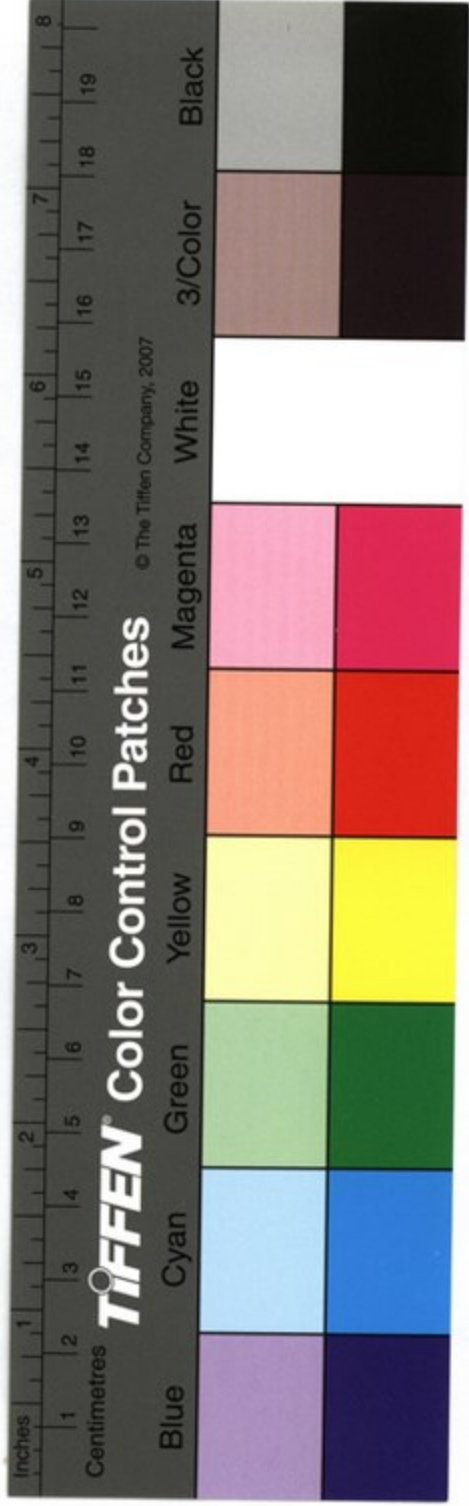
見四十二張

論神祇菩薩

見四十一張

論占卦求籤測字

見四十張



論社稷

見五十三張

論財神

見五十三張

論許真君

見五十一張

論關羽

見五十一張

論宴公

見五十張

論蕭公

見五十張

論城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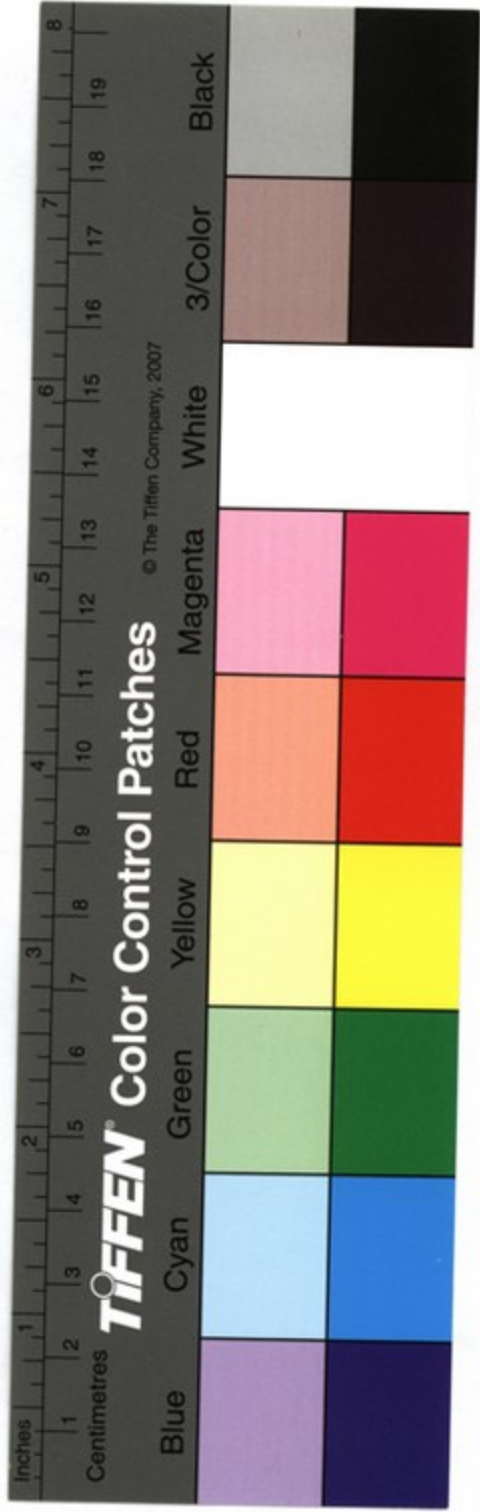
見四十九張

論天妃或天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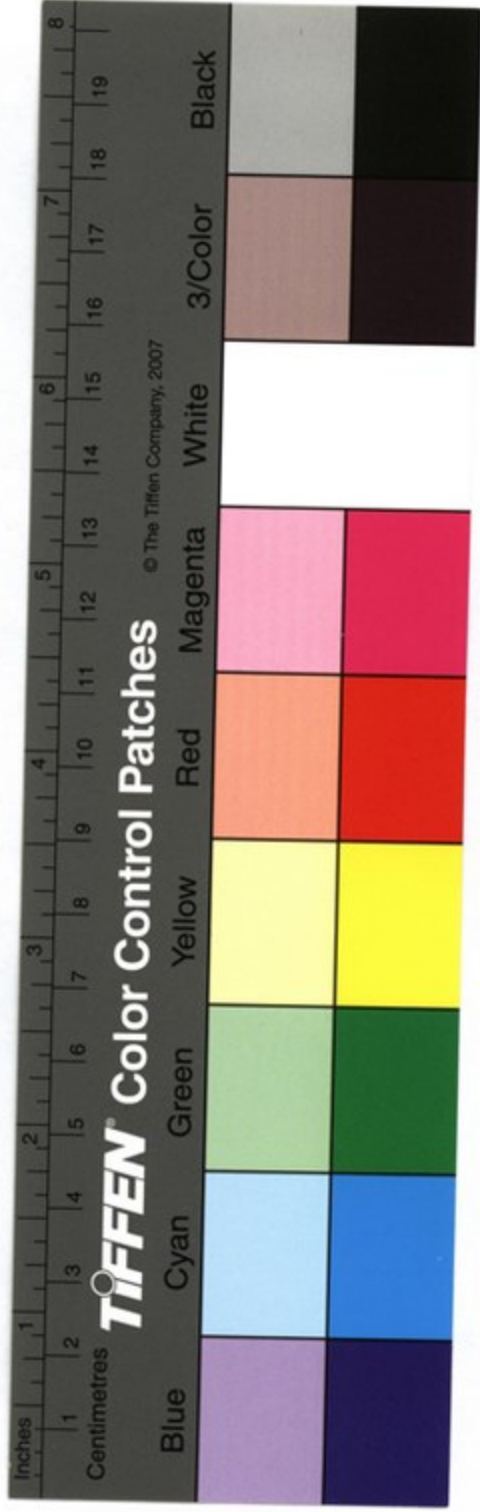
見四十八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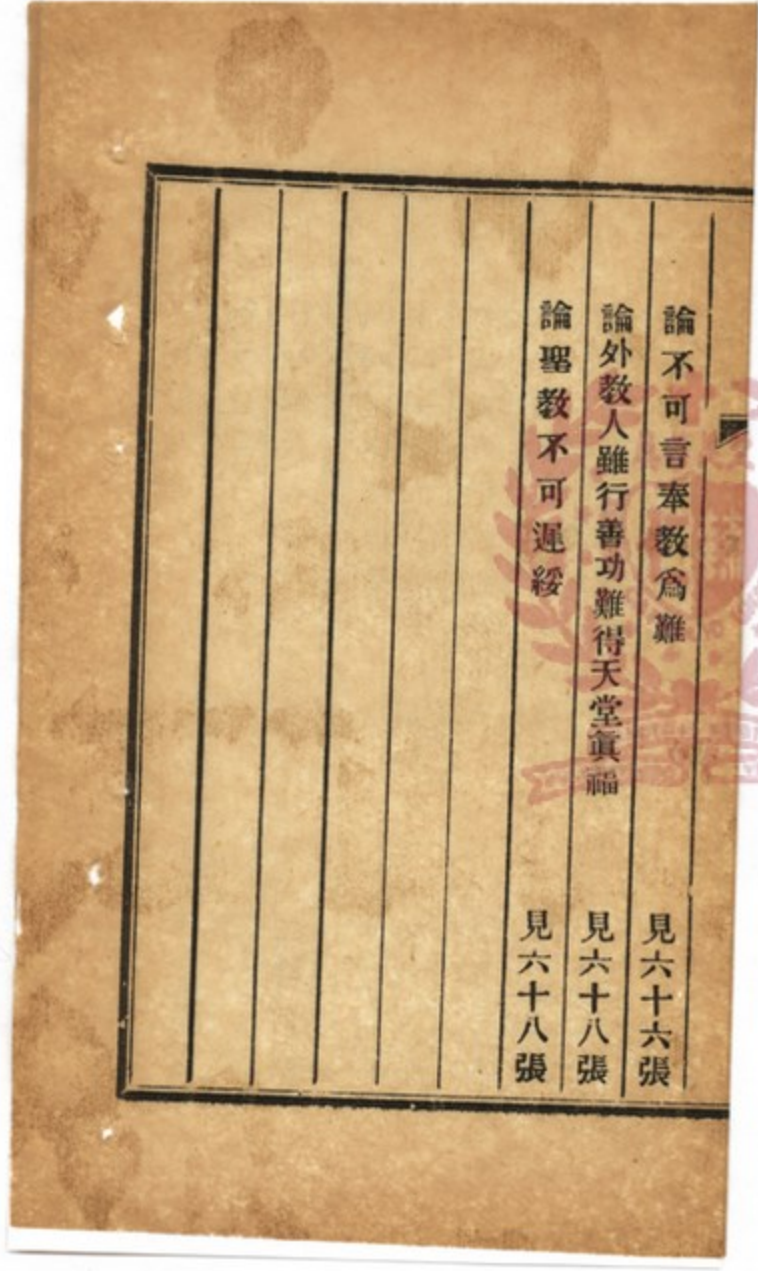
論真武

見四十八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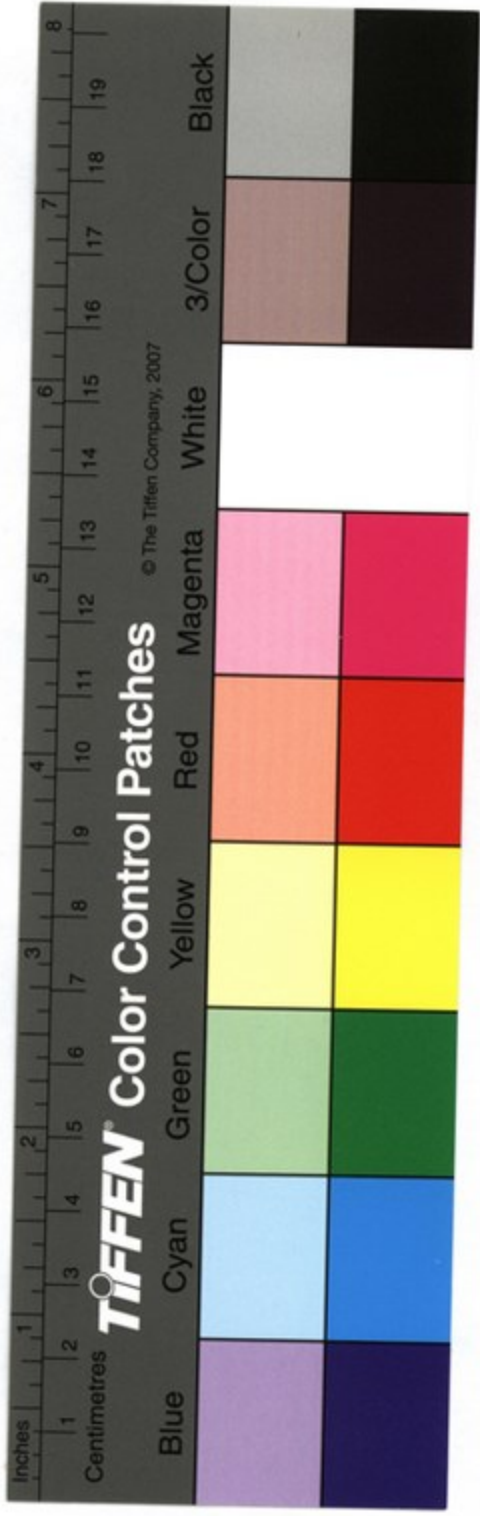
| | |
|----------------|-------|
| 論閻王 | 見五十四張 |
| 論張天師 | 見五十五張 |
| 論神仙 | 見五十六張 |
| 論長齋或密密教 | 見五十七張 |
| 論齋禁肉食不禁鷄鴨蛋水族等物 | 見五十八張 |
| 論聖教何故不許娶妾 | 見五十九張 |
| 論為何教內多女守貞不嫁 | 見六十一張 |
| 論為何傳道之人離家不事父母 | 見六十二張 |
| 論傳教士不婚的好處 | 見六十四張 |





論不可言奉教為難
 論外教人雖行善功難得天堂真福
 論聖教不可遲緩

見六十六張
 見六十八張
 見六十八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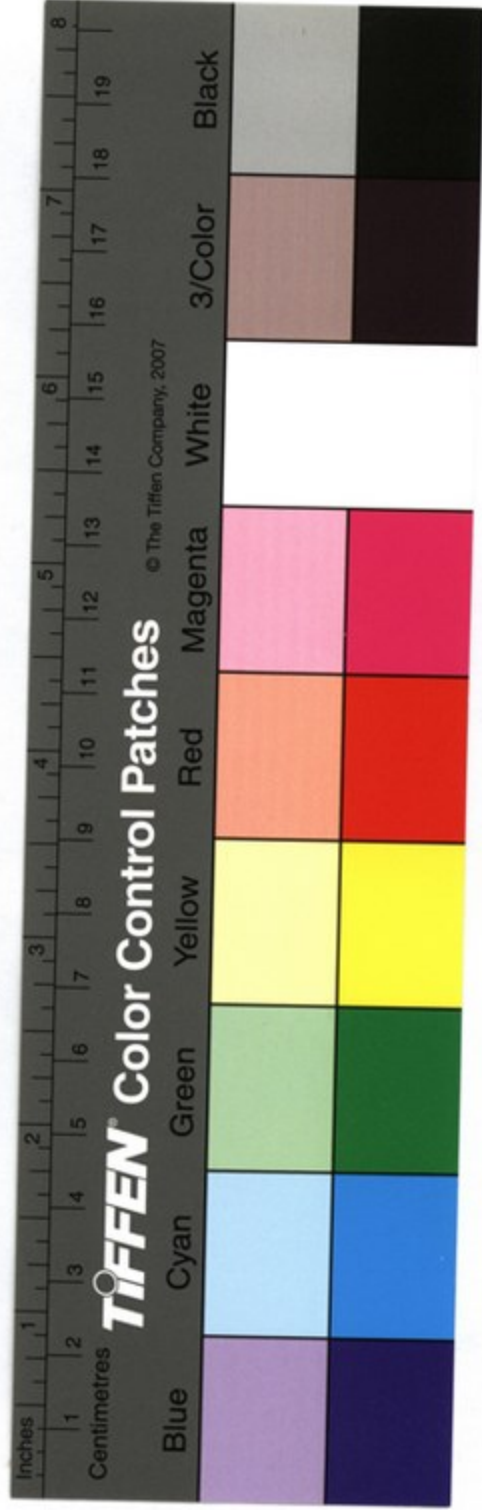


曰。天主二字。非天。非地。非理。非道。非氣。非性。非人。非
 受造之鬼神。乃造天地。神人。萬物。之大主。萬民之公
 父。萬國之共主。無始無終。全能。全知。全善。至尊無對
 者也。天地萬物之有主。猶國之有君。家之有長。木之
 有根。水之有源。國無君。則不能治。家無長。則不能齊。

論天主二字

聖教理證

客曰。你等奉教人。恭敬天主。吾不知天主二字。何解
 特來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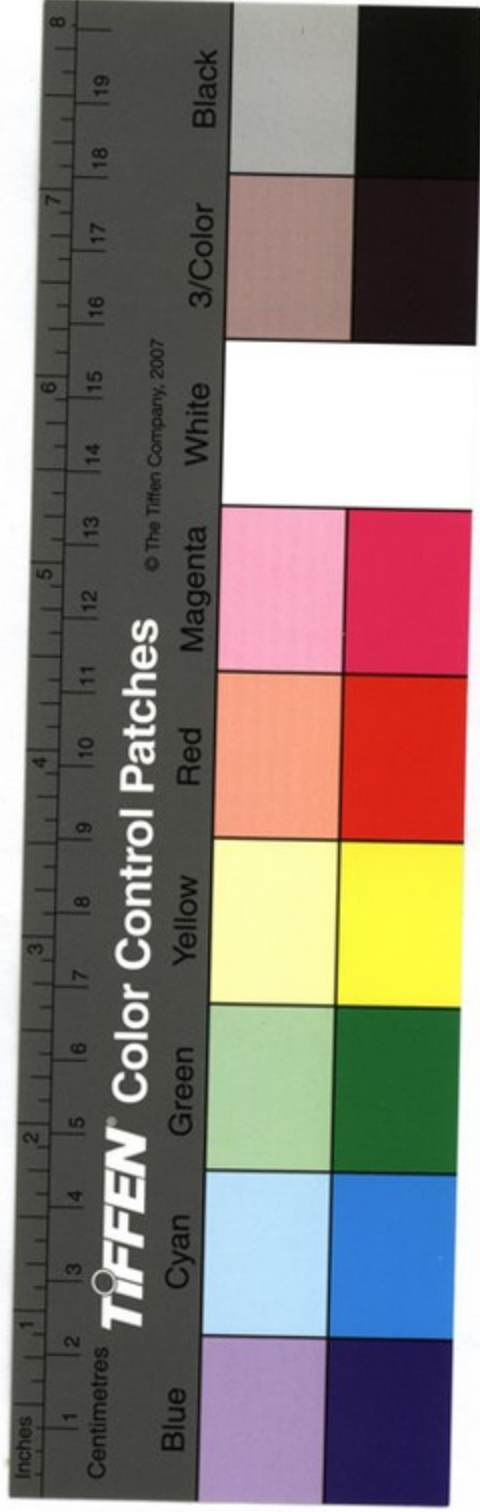


木無根則不能長。水無源則不流。所以無天主則不能
有天地萬物矣。明人君子。視其末而知其本。察其
固然而知其所以然。一見天地萬物。則知天地萬物
之必有主。又何疑之有哉。

論天主全能全知全善

客曰。何以謂天主全能全知全善。

曰。一。天主從無。而造天地萬物。不用材料。不勞心力。
不費時刻。命有卽有。命成卽成。命生卽生。命死卽死。
故謂之全能。二。天主能造天地萬物。卽能知萬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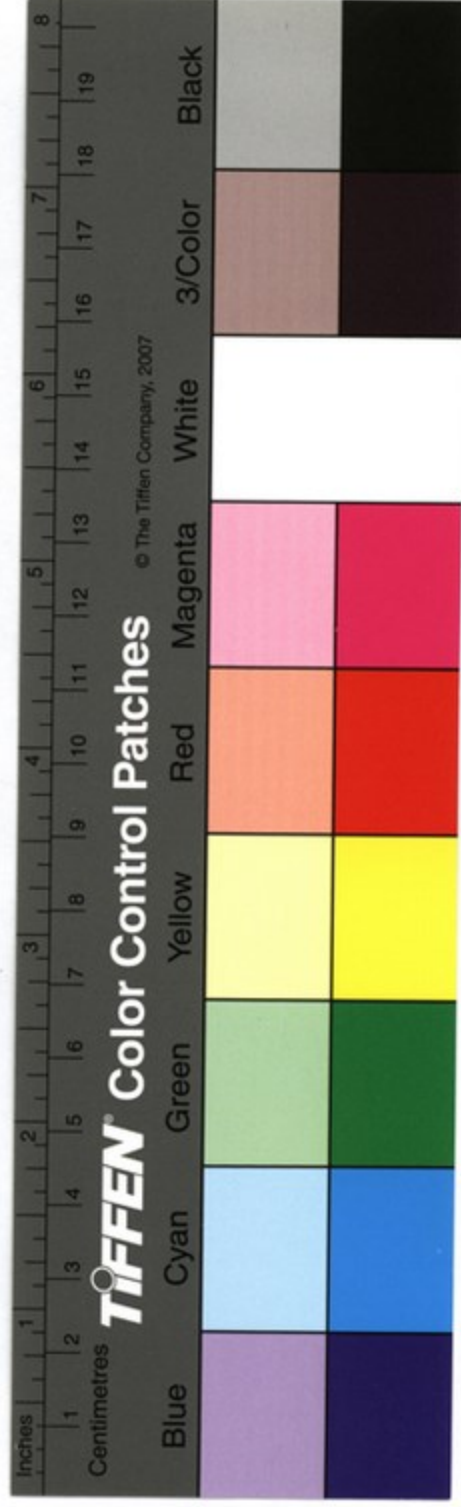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但又賜人有

客曰。天主既是全善。何以生人有惡。

論天主爲何生人有惡

性體使飛潛動植各得其所。永不能移。又天下萬民之善惡。各人心中之隱念。無不洞燭定爲賞罰。無能逃其鑒觀。故謂之全知。三。天主爲萬善之宗。萬美之源。圓滿無缺。天地萬物雖美好。不過由天主之美好而來。且不能全。不得爲全善。惟天主乃可謂之全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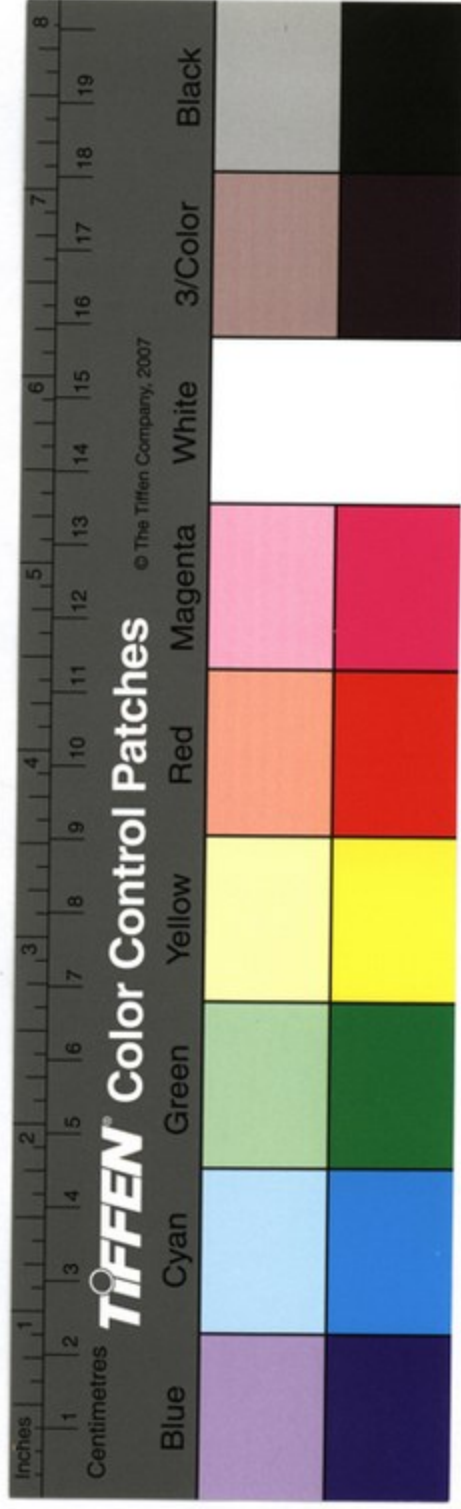


自主之權。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若人無自主之權。焉能修德立功乎。必與禽獸無異也。故人作惡。皆由自己之主張。豈天主生人爲惡乎。譬之父母養子。皆望子孫賢。若其中有不成材。忤逆不孝者。豈父母之意乎。

論爲何天主生猛獸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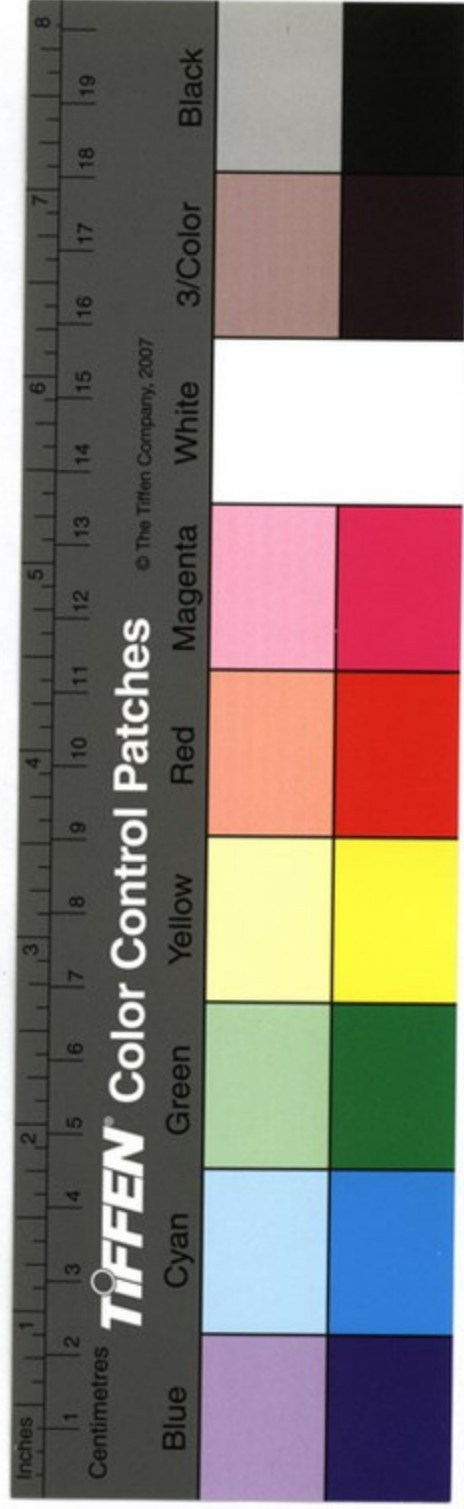
客曰。天主全善。主萬物以養生。爲何在猛獸蛇虫以害人。

曰。猛獸蛇虫。雖爲人有害。然亦爲人有益。但我等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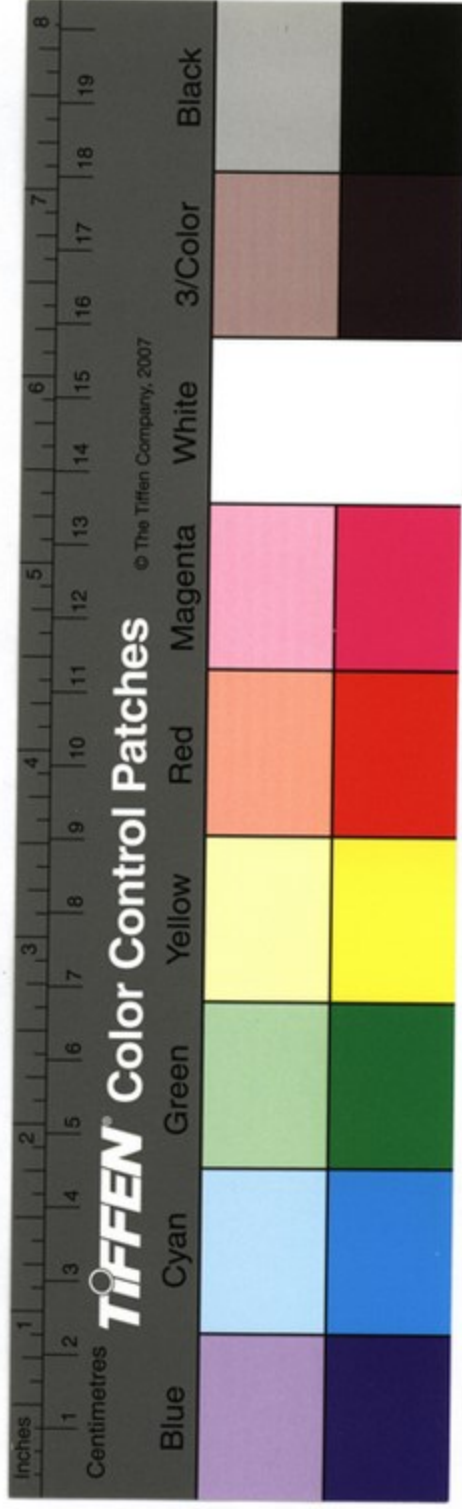


論一主難以管天地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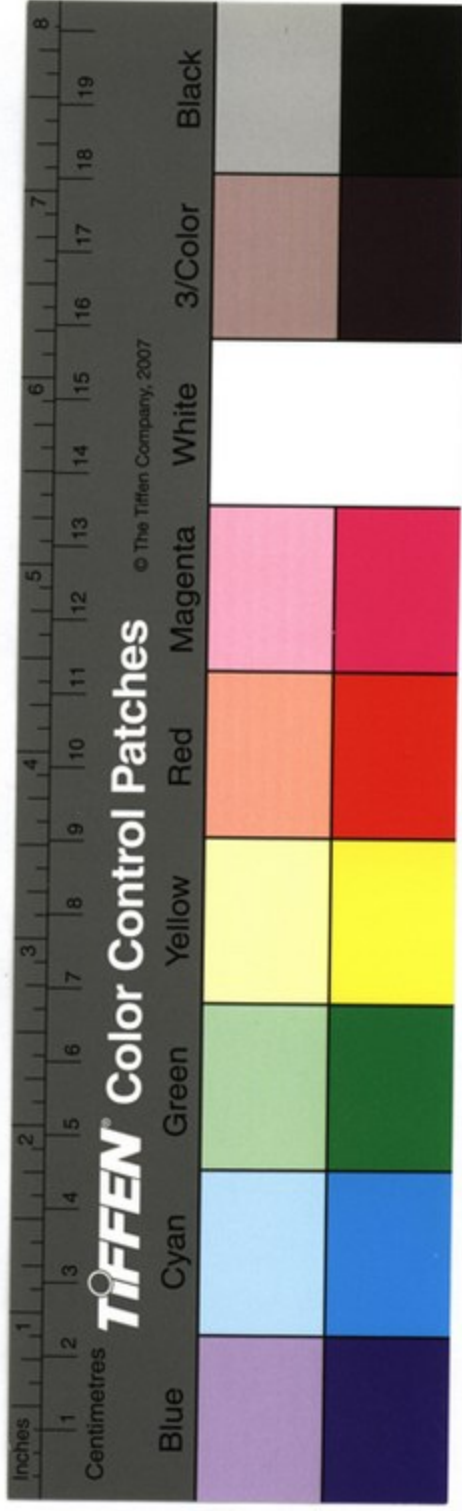
見薄識不知其用。豈不見虎骨熊胆皆可為藥。蜈蚣
 蝎子。皆能治病。再者。天主造之。以顯其全能。而增宇
 宙之美。譬如有光無暗。何以成晝夜。有白無黑。何以
 分五色。有甘無苦。何以別五味。故萬物之中。不論大
 小好歹。皆為吾人有益。故天主生善獸。代我等服勞
 苦。助我等修德行。固為有益於人。又生惡獸。俾我等
 食其肉。而寢其皮。可以養身。可以禦寒。可以治病。是
 亦有益於人也。天主豈主惡獸而害人乎。



客曰。你說天主至尊無對。又說只有一個天主。然觀
天地萬物。廣大無限。恐一主難以治之。
曰。天地萬物。只有一主。猶國只有一君。家只有一長。
身只有一首。若一國有兩君。則國必亂。一家有二長。
則家難安。一身有二首。則為怪矣。豈不聞四書曰。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由此而推。則知天地。只有一至尊
無對之主。不能有二矣。若有二主。則必有相爭而相
奪。你看天上日月星辰。晝夜運動。從古至今。數千年
以來。無一毫之亂。地下草木。四時輪流。春時發。夏



天主者。譬如數目。萬從千來。千從百來。百從十來。十
從一來。一之外。再無有一。若另有一。一則必爲二矣。
所以一爲諸數之始。何必更問一之一哉。又譬如樹
木。其花。其葉。其實。必出於枝。枝出於幹。幹出於根。根
乃花。葉。枝。幹。之源。何必更問根之根哉。推想人類。飛
禽走獸。亦然。今之人。必從先人所生。先人又必從先
人所生。如此推之。天地起初之時。則必有一男一女。
在衆人之先。爲萬民之原祖。再無別人。在原祖之先
者。原祖之先。就是天主。原祖之生。天主生之也。故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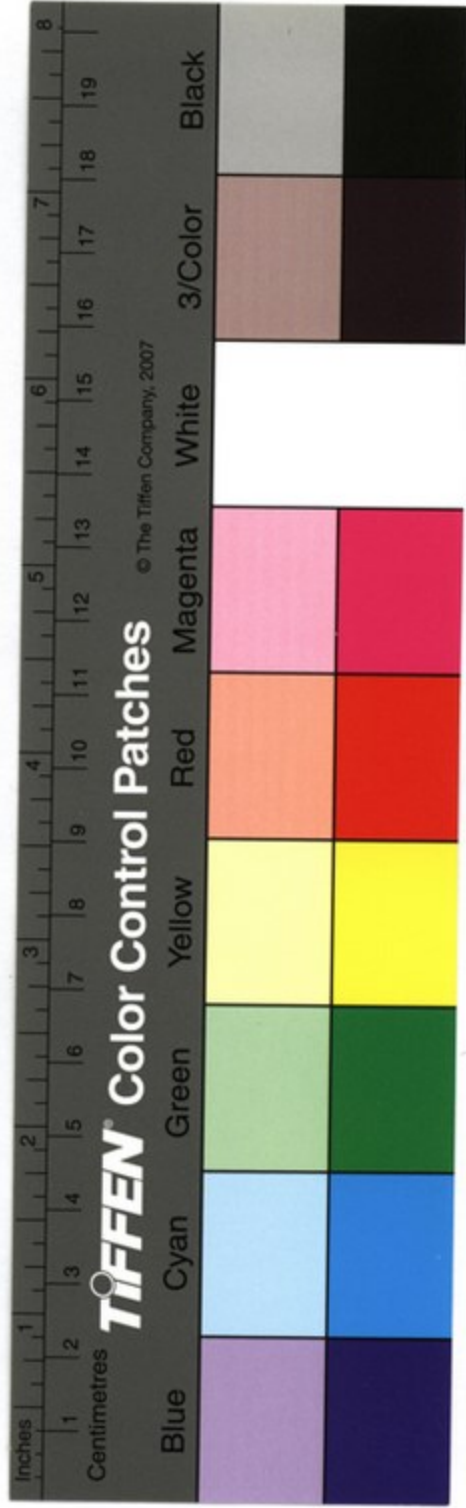
論何人看見天主

之天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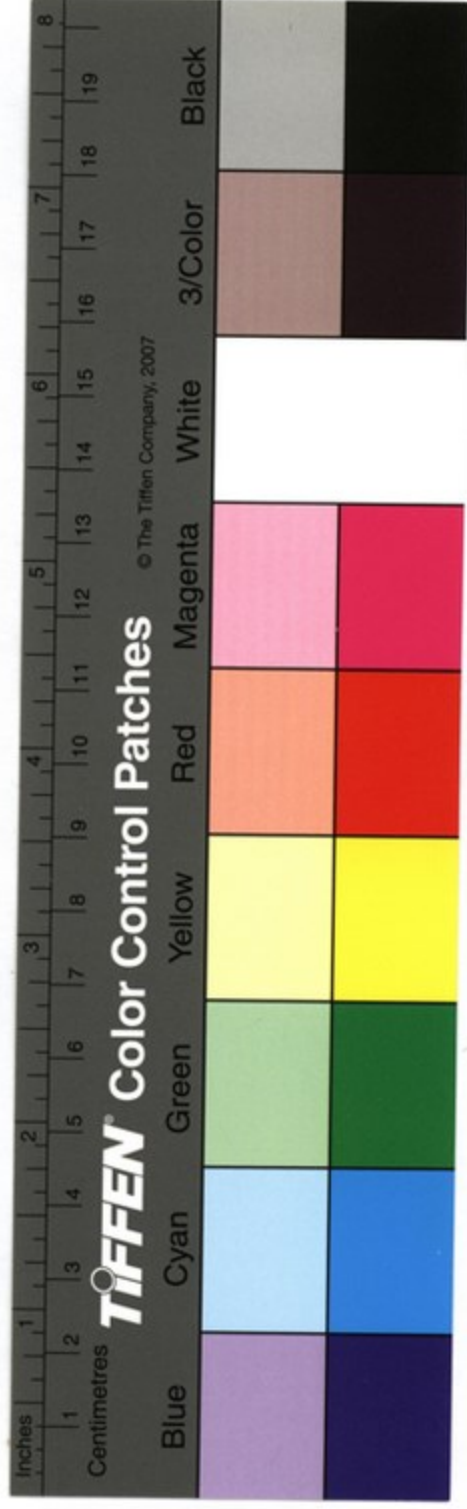
無終。若有終。則必有始。若有始。又有終。何以謂全能
顯是也。天主。乃無形無像自有之神體。既無始。則必
曰。凡有終之物。皆必有始。如人之肉身。飛禽走獸等
客曰。天主無始。為萬物之始。敢問天主。何謂無終。

論何謂天主無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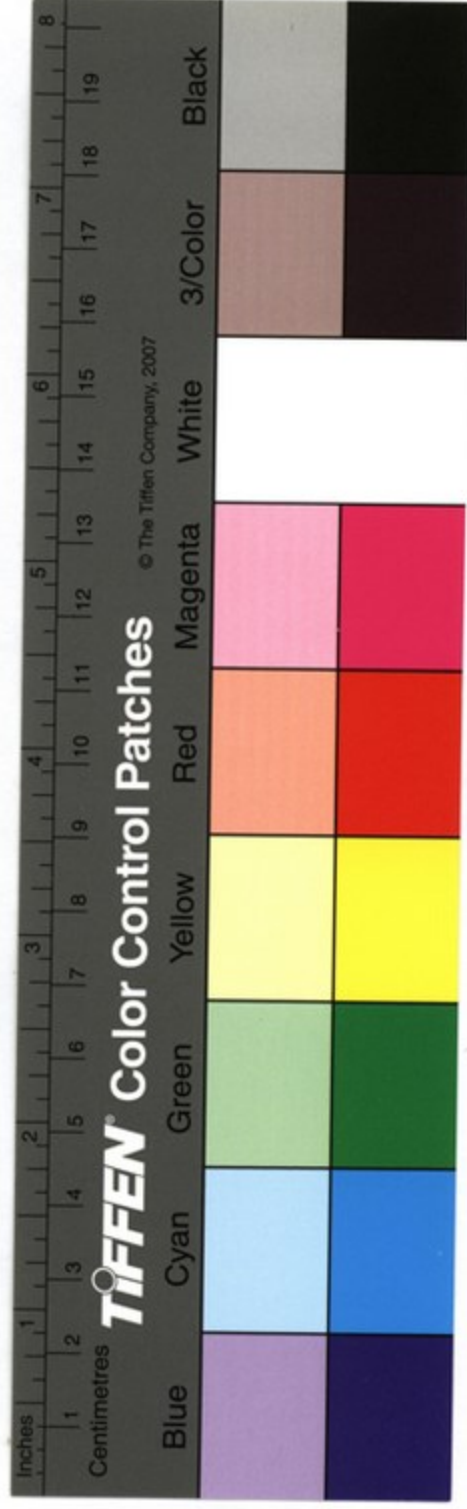
天主為天地。神人。萬物之原。吾人之大父母也。豈可
不奉事而敬之乎。



客曰。雖有天主。何人得見
曰。當知我等所敬之天主。乃無形無像之神體。非有
形之目所得而見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
庸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又曰。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若無一個無形無像
全能。全知之天主。則君子之戒慎恐懼。不涉於渺茫
乎。若說親眼見過。則信。不見則不信。比方人未曾見
先代祖宗。豈敢說先代無祖宗乎。要之君子循理。小
人循欲。見其末。而知其本。因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



如見於屋。則知有工匠。見煙則知有火。見光則知有太陽。見法制禁令。則知有君王。見天地萬物。則知有造物真主。何也。其理固有可見者。若無工匠。則屋不能自成。無火。必無煙。無太陽。必無光。無君王。不能有法制禁令。無全能之天主。萬物決不能自有。所以在見不見。惟在合理不合理。合理則信。不合理則不信。若是者君子也。如上古有堯舜。今人皆不曾見。然讀尚書綱鑑。人都信有堯舜。設有不信者。汝必笑其愚。今說有一天主。又有聖經為証。明載天主行寔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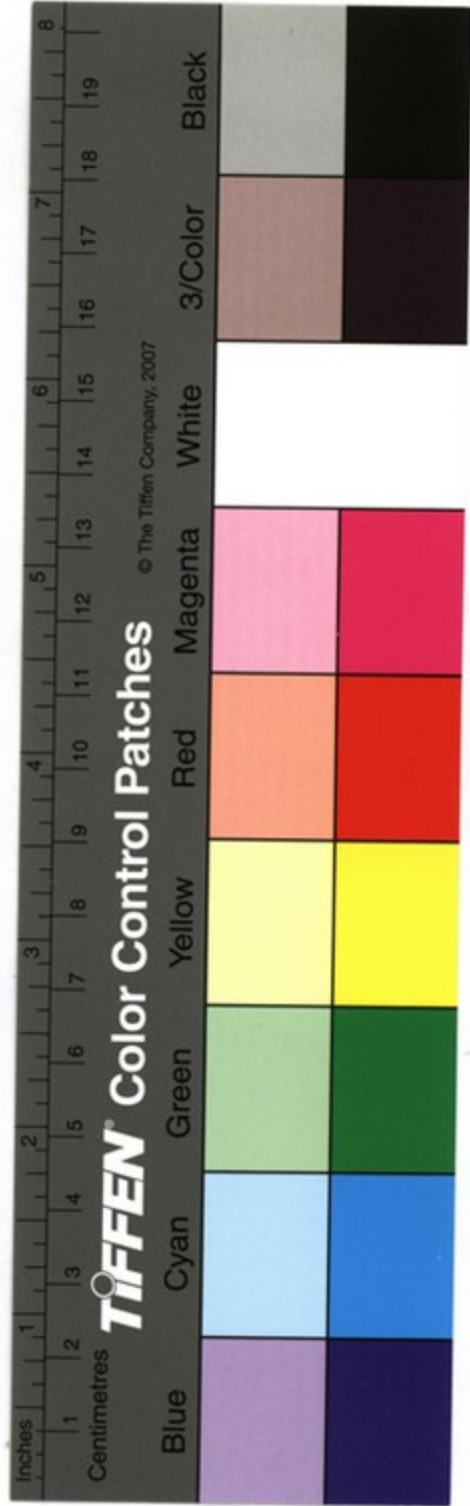


訓汝反以不見而不信。不亦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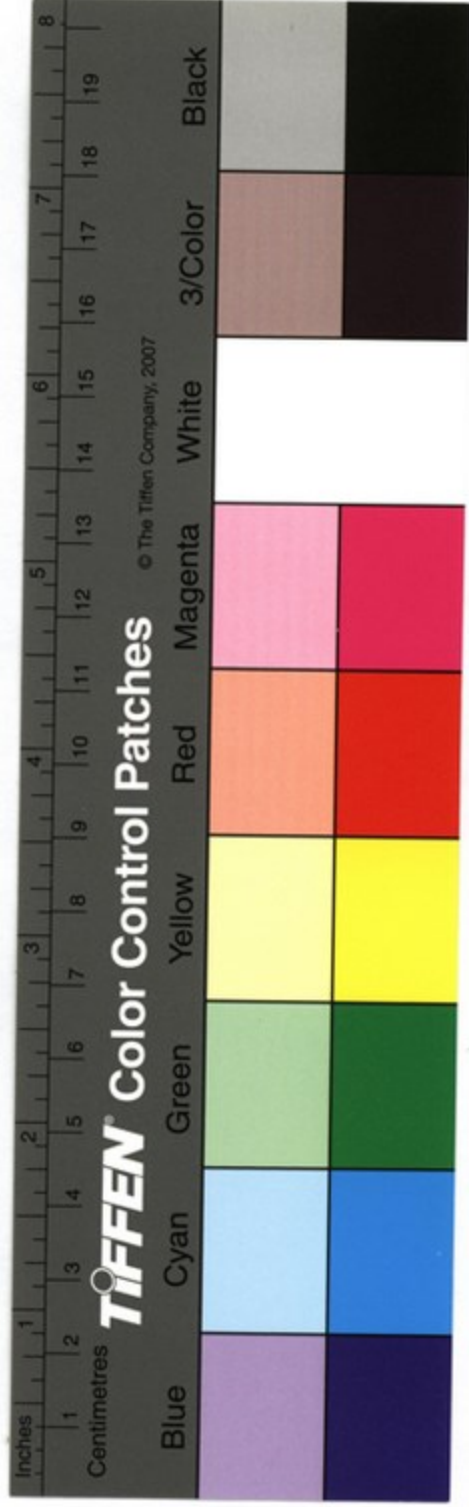
論四書五經內未有天主之名

客曰。四書五經內。所稱之聖賢。莫過於堯舜禹湯周公孔孟等。彼在世。皆未敬天主。亦未曾言天主二字。汝等不遵五經四書之言。突然題出天主而敬之。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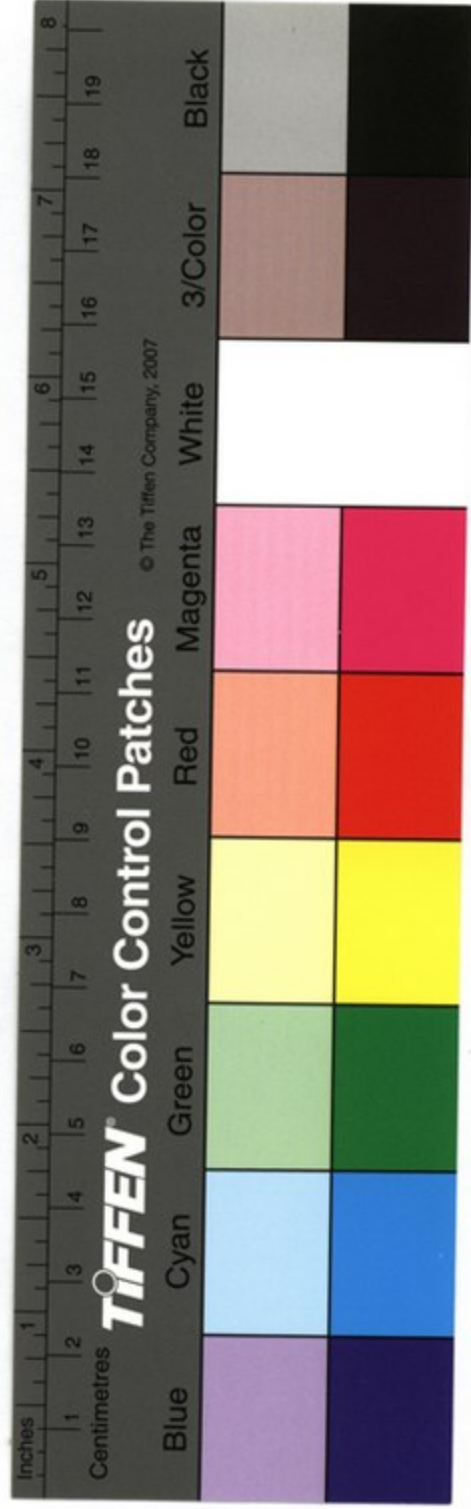
曰。汝說古帝先賢未敬天主亦未言天主二字。吾亦曰然。然讀書者。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况台所言之天主非他。乃造天地神人萬物之主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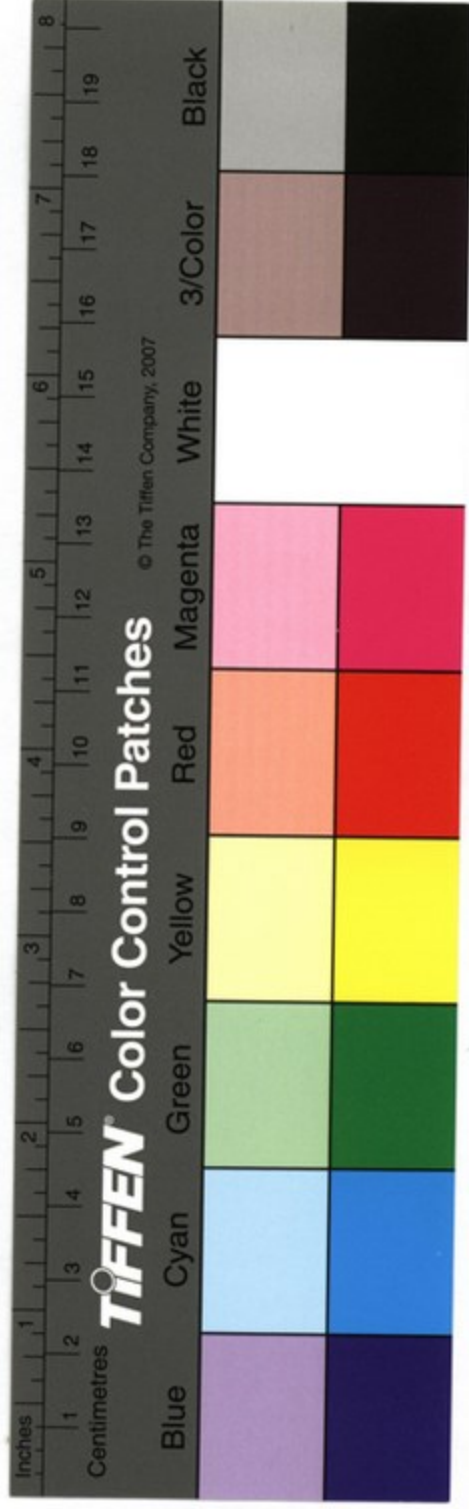
始無終。無形無像。全能。全小。全善。至仁至義。獨一無
 二。至尊無對。無所不在之純神也。汝試思之。如此至
 公至正之理。極尊極貴之神。萬物之根原。神人之主
 宰。安道古帝先賢。一無所知。一無所敬者乎。要知天
 主二字。非其本名。天主本無可名。然又不可不名。是
 以仰觀萬物之內。惟天為大。俯察眾字之中。惟主為
 尊。稱之曰天主。亦不過取其至尊之稱耳。伊等稱天
 而不稱主者。亦與稱朝廷。而不稱皇上。稱付縣。而不
 稱官之姓名同。雖不稱皇上官長之姓名。而皇上官



而何。揆厥所由。總因中國書籍。被焚秦火。現在之書。俱各不全。十分中不過有四五。且又少頭無尾。錯簡殘篇。雖存十六字之心傳。人又不知其真解。是以後世之儒。欲闢異端而無由。欲崇正道而無路。中心搖搖。不知所從。隨俗浮沉。醉生夢死。俱罹永殃。吾等所為。良太息者此也。幸而天主仁慈無限。不棄中國。以西國聖經為定衡。滿補儒理之不及。又且代有傳人。不遺遠邇。俾中國人民認識天主。得瞻正道。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何樂如之。奈之何。汝猶執五經四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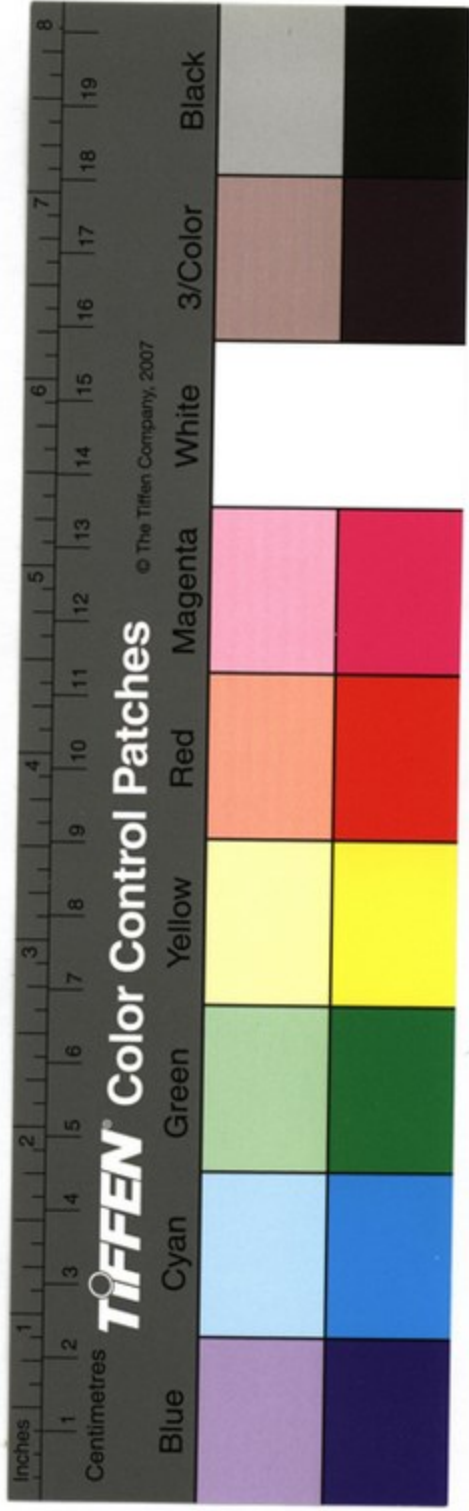


不載而未肯信。不亦固執一隅之見乎。況古帝先賢
立言本意之恐汝又未必心領神會。安得無此疑哉。
論爲何從儒教不足必該從天主教
客曰。天主教寔爲正教。然我儒教亦爲正教。爲何從
儒教不足。必該奉天主教乎。
曰。儒教雖亦有正。然於身心性命之學。寔爲不足。因
不知其根原。竟成了紙上之空談。終歸無益。何以言
之。儒教雖言止心誠意。克己復禮。而不知所以用功
之根由。講天地神鬼。而不知天地之所從出。神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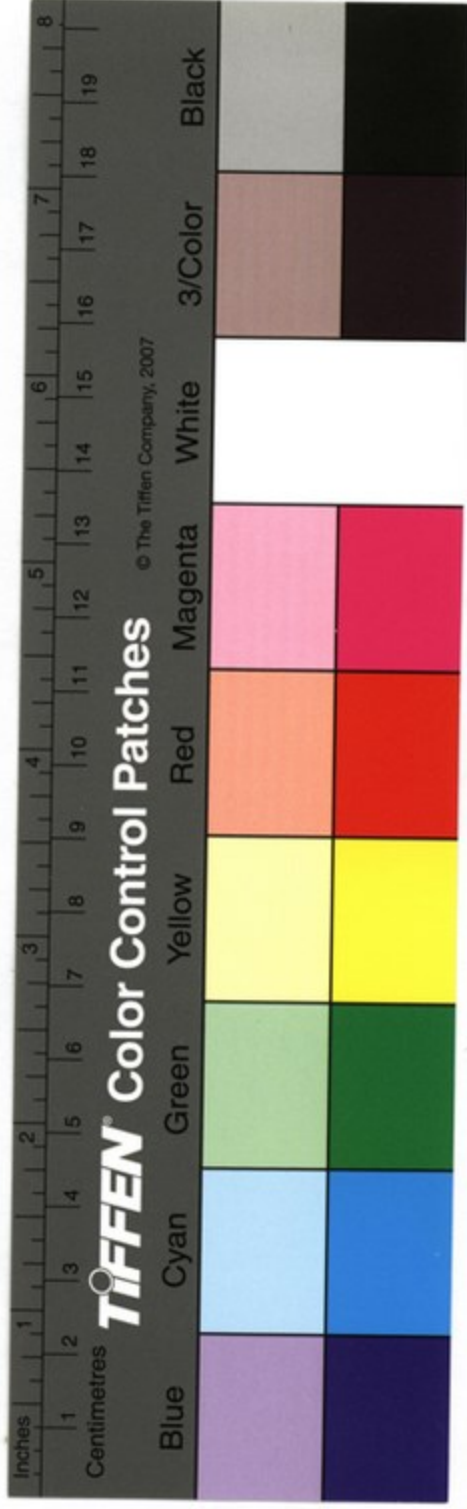


論爲何不做孔子

然死後之歸向。故不敢偷生以害仁。寧可殺身以全義。凡屬正心誠意克己復禮之規矩。莫不凜然謹遵。始終不二。不以治亂移其心。更不以生死改其節。至若以道徇人。同流和汚。非鬼之淫祀。邪說之妄爲。一毫不犯。寧死不從。以之爲正儒真儒。不亦宜乎。由此觀之。卽知儒理之不足。天主教爲至全。茲不暇細述。孰正孰不正。孰真孰不真。可從不可從。明眼人自能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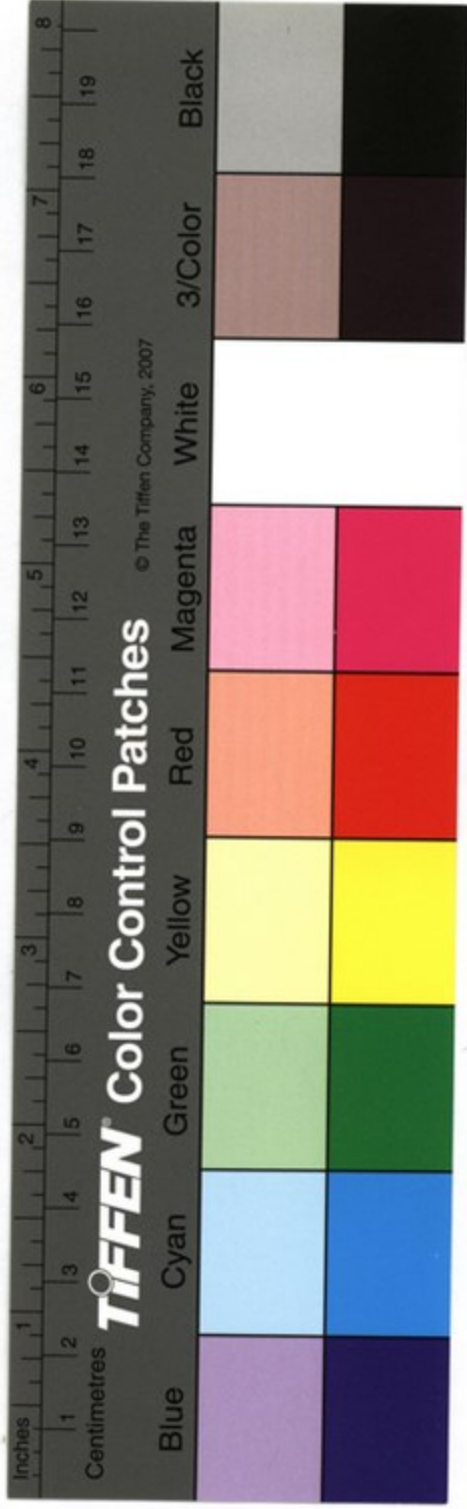
獨敬孔子。而不敬堯舜文武乎。或者曰。孔子繼往聖
開來學。大有功於名教。敬孔子。則堯舜文武之道久
湮滅不彰矣。所以獨敬孔子。而不敬堯舜文武嗟乎。
是猶祖創世業。傳至後輩子孫。爲子孫者。只知有父。
而不知有祖。可乎不可乎。要皆不必論。夫孔子亦人
也。亦是受生於天主。與我們一樣。不過先後智愚不
同耳。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原是天主生人
安排的本分。該感謝天主之大恩。恭敬天主而已。何
必特特的敬孔子。比方皇上施恩於吾輩。特差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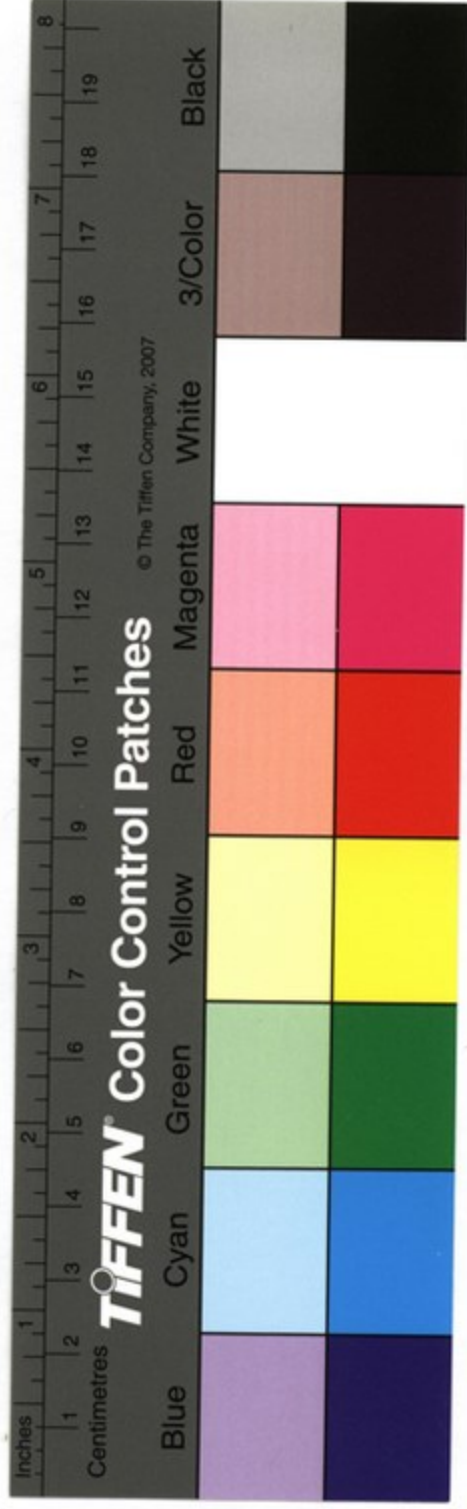
客曰。天主固當敬。然我等祖宗。乃生身之父母。亦不可忘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你等奉教之

論爲何不敬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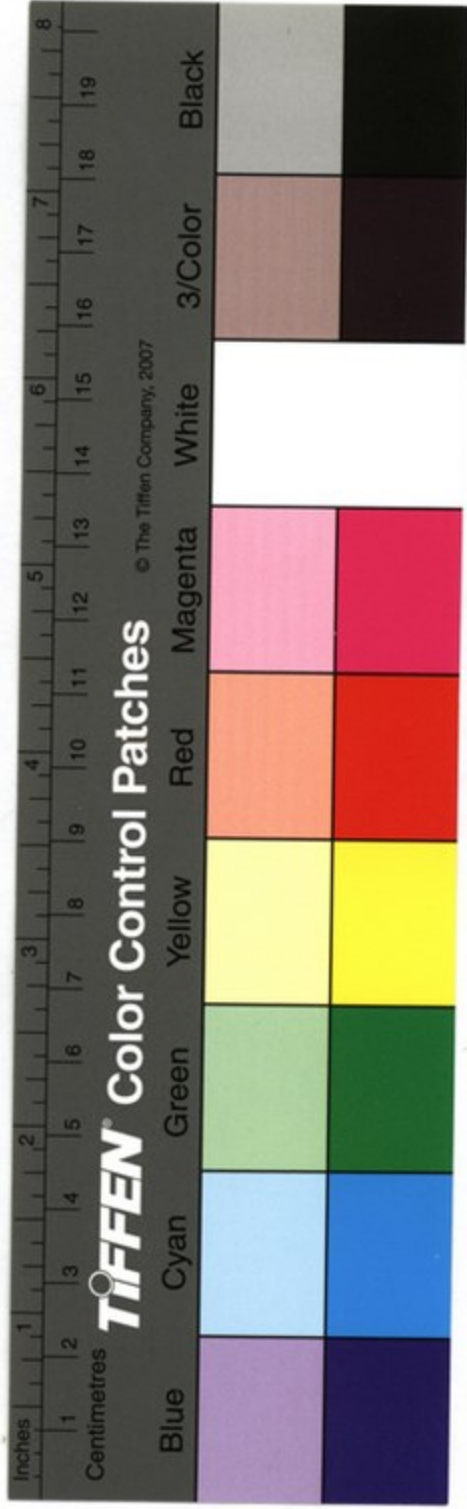
賚玉帛來頒。我等該時時感謝皇上。銘刻在心。至死不忘。於大臣。不過禮貌款待而已。豈可以敬皇上之禮敬大臣乎。是故肅敬在皇上。斯須之敬在大臣。理宜然也。況爾等之敬孔子。非敬也。辱也。何以言之。紙馬錢鏹等異端。當先孔子萬不肯爲之事。今反以之敬孔子。非辱孔子而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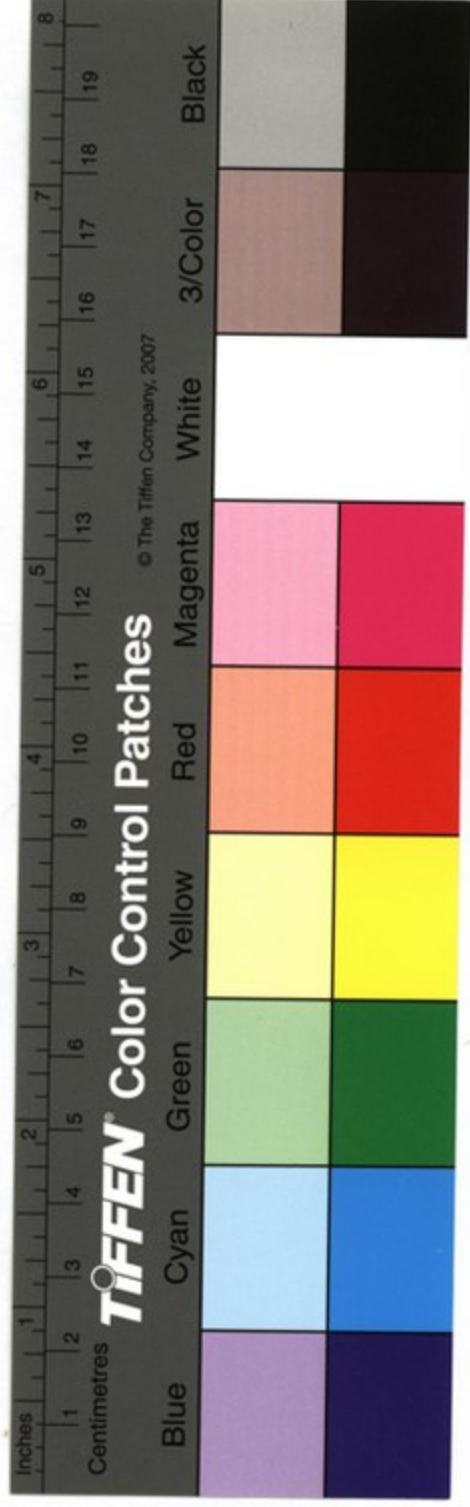
人不敬祖宗何故。
曰。要答此問。先當解明。祖宗二字之義。祖者。本也。宗者。根也。人類之根本。謂之祖宗。生我者。父母。生父者。公也。生公者。祖也。生祖者。太祖也。等而上之。必至開闢之始祖而後止。生我等始祖者。天主也。天主爲人類之根本。乃祖宗之祖宗也。所以敬天主。實乃敬祖宗也。不敬天主者。乃是棄宗滅祖也。樹無根。不能生長枝葉。水無源。不能長流江河。人類無原祖。今世之人。從何而來乎。你等敬祖宗。敬到幾代而止耶。家中



神牌所計者多則三十代。祠堂祖牌所計者不過百
 代而已。然百代以前。豈無老祖宗乎。若無老祖宗。你
 家百代祖宗。從何而來耶。既有老祖宗。為何敬新。而
 不敬老。新祖當敬。要知老祖更當敬。因其為祖宗之
 祖宗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今日你等敬祖宗。只敬其末。而不敬其本。敬其
 終。而不敬其始。敬其後。而不敬其先。其可乎。
 今解慎終追遠之義。慎終者。父母臨終之時。子當盡
 心扶事。以助其善終。終後。又當盡力預備棺槨。以葬



其遺骸。此乃慎終二字之正義也。追遠者。卽追念祖宗。併父母之恩情。而不可忘。又遵守其遺訓。而不可忽。此乃追遠之義也。然你等恭敬數代祖宗。不可謂追遠。只可謂追近矣。當追到人類之根本。方可謂之遠。此根本者何。卽天主也。所以我先說過。敬天主者。有祖宗。不敬天主者。無祖宗。再者。你等敬祖宗所用之禮節。不過將酒飯魚肉。置於祖牌之前。或燒錢紙。或焚鏢錠。或奉香禮拜。然細心查考。這些禮節。名爲表孝。實爲虛假。何者。因你所擺之酒肉飯食。未見祖



宗飲一口酒。食一口飯。既祖宗不飲不食。擺之何益。
 假令祖宗能食何獨奉新祖。不奉老祖乎。豈老祖宗。
 該饑渴而死乎。

論燒錢紙之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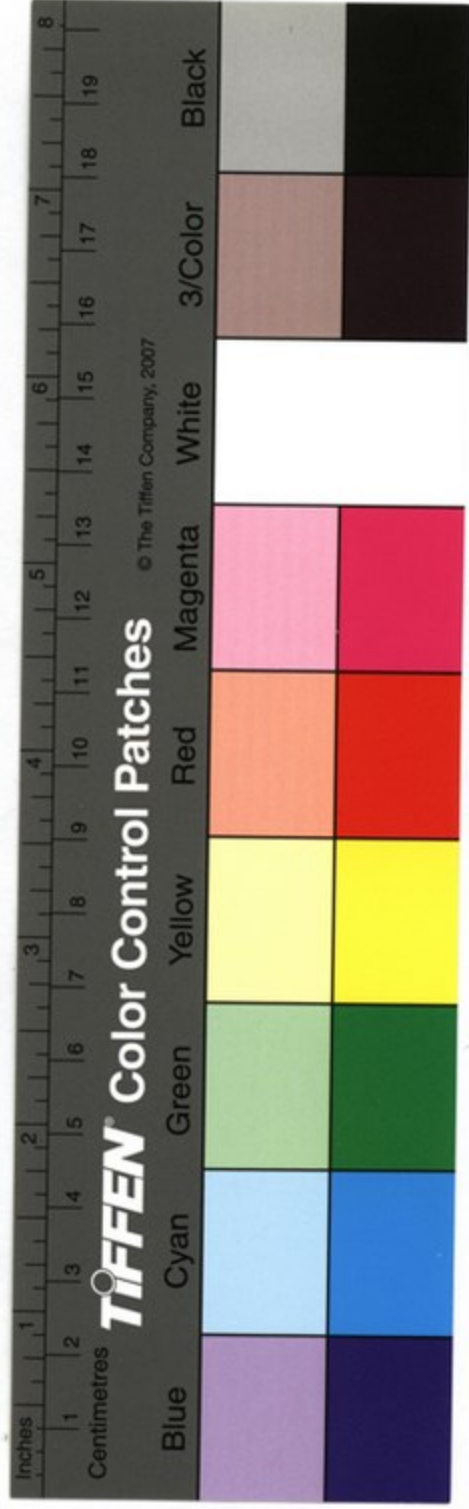
論燒紙錢課錠亦然。你等皆說祖在陰間。俱要銀錢。

使用中。既要銀錢。當奉真銀真錢。為何用紙灰而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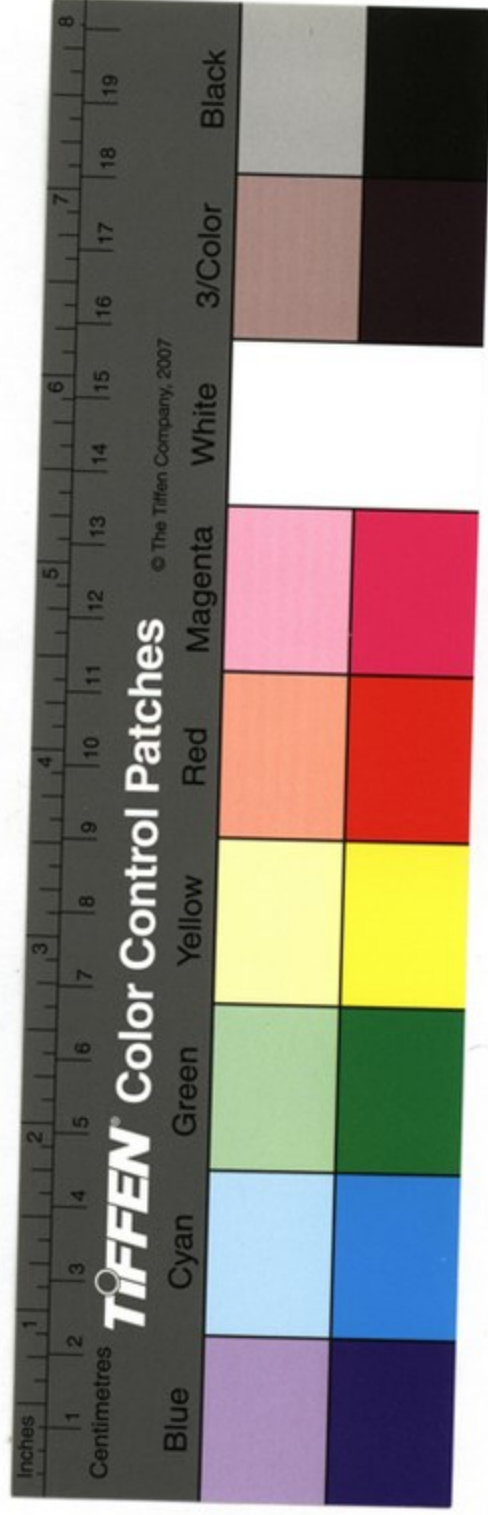
紙乃竹料所成。既燒之後。乃至賤之灰。何得變為真。

錢真銀耶。雖盡燒南山之竹。你亦不取一撮之灰。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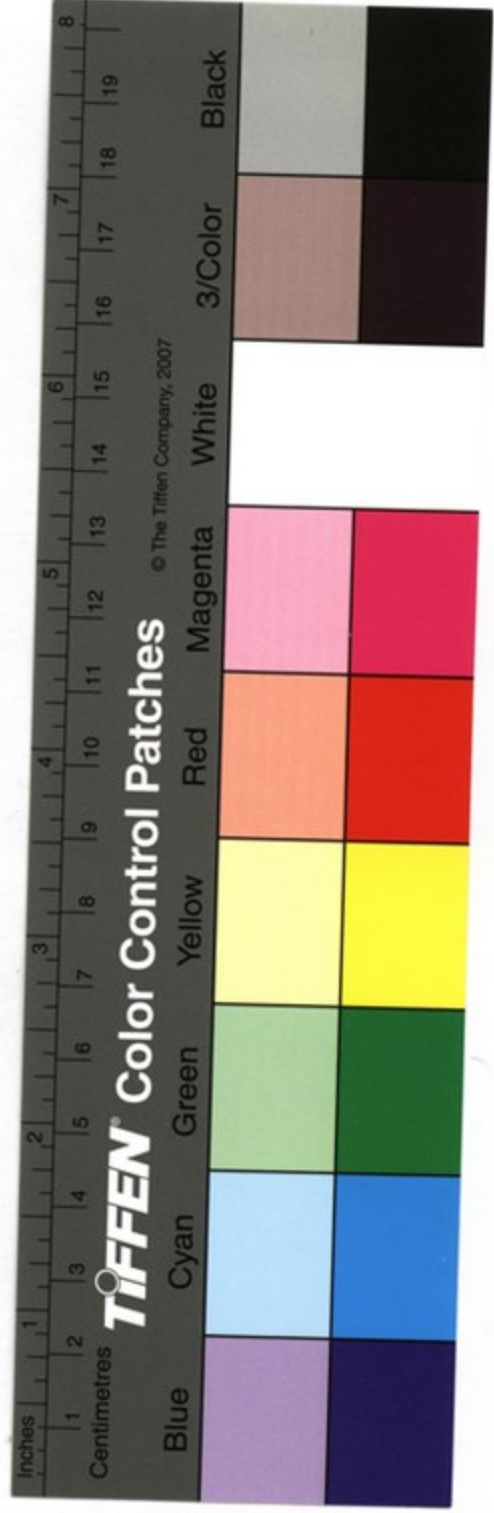
為真銀真錢。你既不取。你祖焉能取之乎。你祖你父。



在世之時。你將紙灰稟之曰。此乃真銀錢。彼不但不
 受。反責你欺哄之罪。既不可欺生。亦不可欺死。豈不
 聞孔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說乎。或又曰。紙
 灰雖不能變真金真銀。亦可表孝子一點心情。殊不
 知。欲表孝子之心。自有一番正經道理。何必弄假事
 爲盡心地乎。無或乎。多有外教人。誹謗奉教者。說天
 主教人無良心。父母死後。紙亦不燒。所以外教人。以
 燒紙爲孝。以不燒紙爲不孝。然細查綱鑑古書。夏商
 周三代之時。未會有紙。寫字皆用絹布。既無紙。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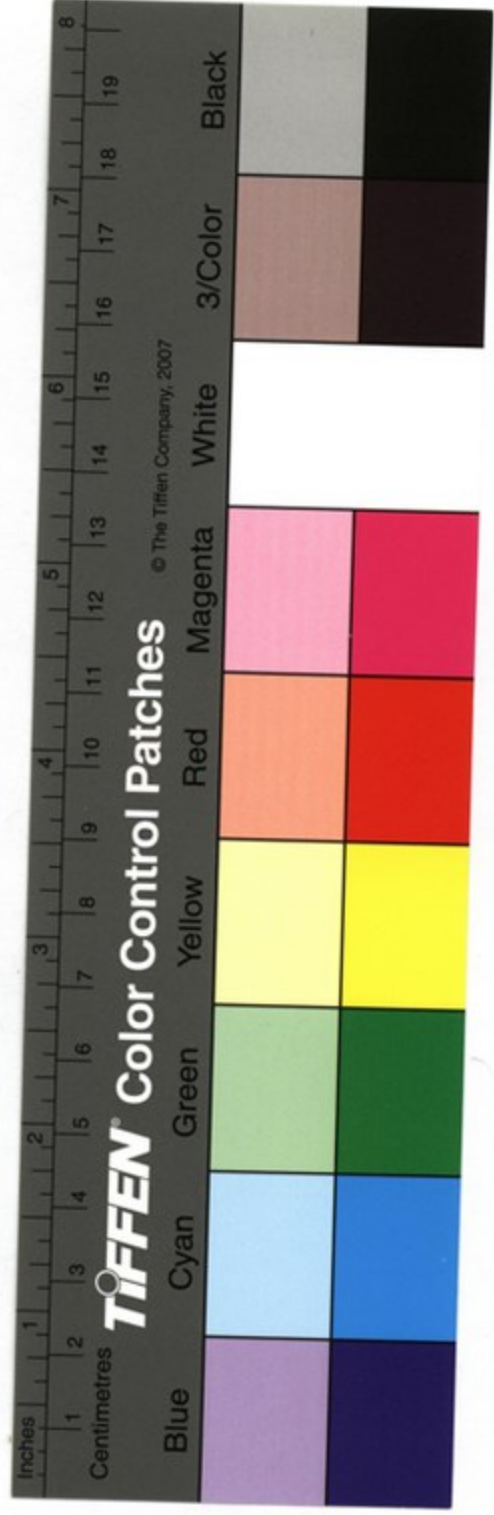
燒紙。因不燒紙之故。豈得謂三代無忠臣孝子乎。豈敢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皆為不孝之人乎。況孟子論不孝之罪有五。亦未曾言及。不燒紙為不孝也。今世之人。不遵孔孟之言。不隨先王之道。妄燒紙錢。鏤錠以騙父母。以此為孝。豈公論乎。當知人死之後。靈魂皆受天主審判之賞罰。若有善。天主必賞之。天堂。若有惡。天主必罰之地獄。若在天堂。得享無窮之福。用紙灰何為乎。若在地獄。當受無盡之苦。用紙灰何益乎。再者。人生在世。有肉身。肉身乃自形之體。



得用有形之物。爲衣食器用計。故要銀錢。人死以後。肉身歸土。靈魂乃無形之體。不得用有形之衣食。既不衣不食。雖真銀錢亦無所用。况假銀錢乎。除此以外。仍等燒紙敬祖宗。名爲表孝。實爲求福。大抵皆爲求其保佑子孫昌大。此事又不可不辯。當知爲祖爲公者。誰不願子孫興旺。誰不望子孫賢哲。青出於藍。強公勝祖。雖有此心。然無此力。嘗見公祖在世之時。眼見子孫有病要死。或愚蒙不肖。尙不能保其不死。亦不能保其皆賢。既公祖在世之時。有眼能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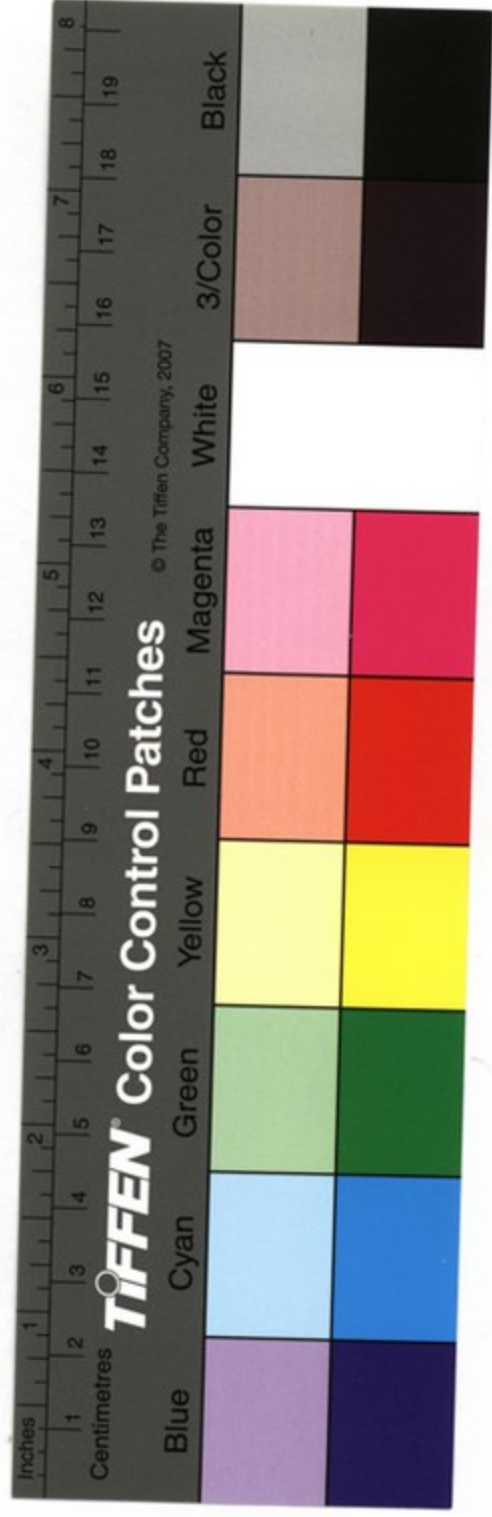
足能行。有手能動。有舌能言。尚不能保祐子孫興旺。
 况死後屍體既變為坭土。能保祐子孫昌大乎。只聞
 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未聞生死富貴在
 燒紙。敬祖宗也。查考歷代古書內。最賢者。莫過於堯
 舜。伊等且不能保其子孫皆賢。而有天下。何况他人
 乎。堯王之子。名丹朱。因其不自故讓位於舜。舜王之
 子名商均。亦不肖故讓位於禹。嗟此二帝汝等稱為
 聖君。在生尚不能保其子。今世俗子愚夫。死後又焉
 能保其子孫乎。



論不拜死屍

客曰。奉教人。不供祖牌。不燒紙錠。實係正理。然父母裝殮入棺。子孫在傍。亦可叩拜。以顯哀悼之情。你等奉教之人。不然。父母死後。裝入棺內。孝子孝孫。俱不叩拜。何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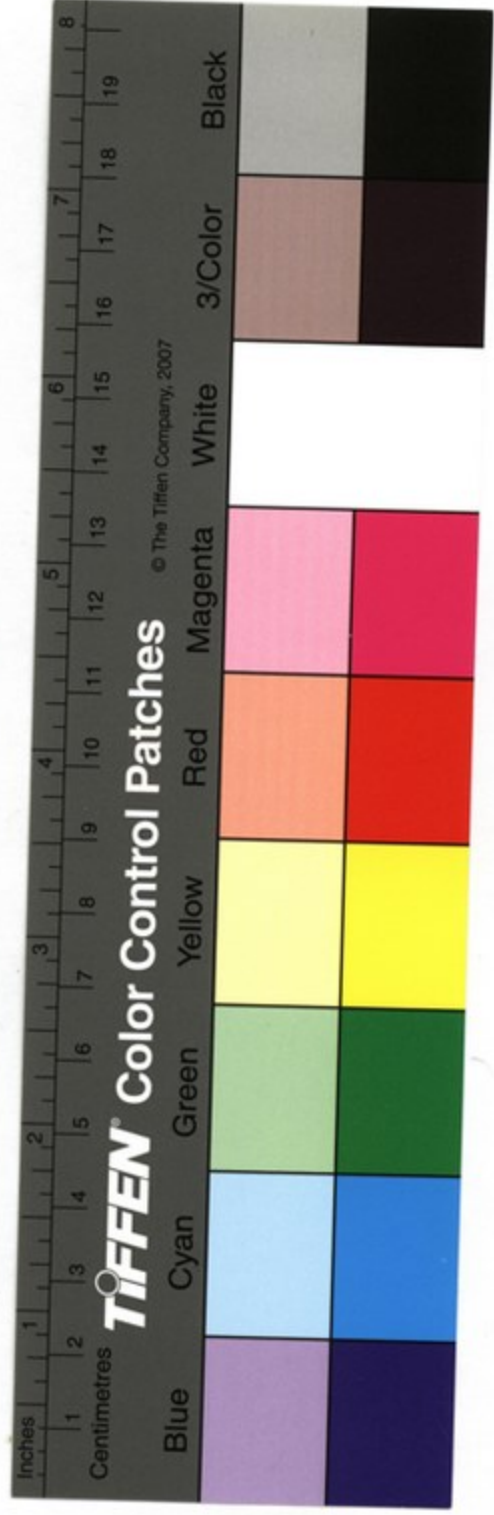
曰。父母生時。在家過年過節。或父母誕生之日。子女無不叩拜者。天下通行之禮也。倘父母有遠行。或出任外省。家中兒女過年過節。亦將拜之乎。曰。不拜。何也。因父母不在家故也。父母生時。或拜或不拜。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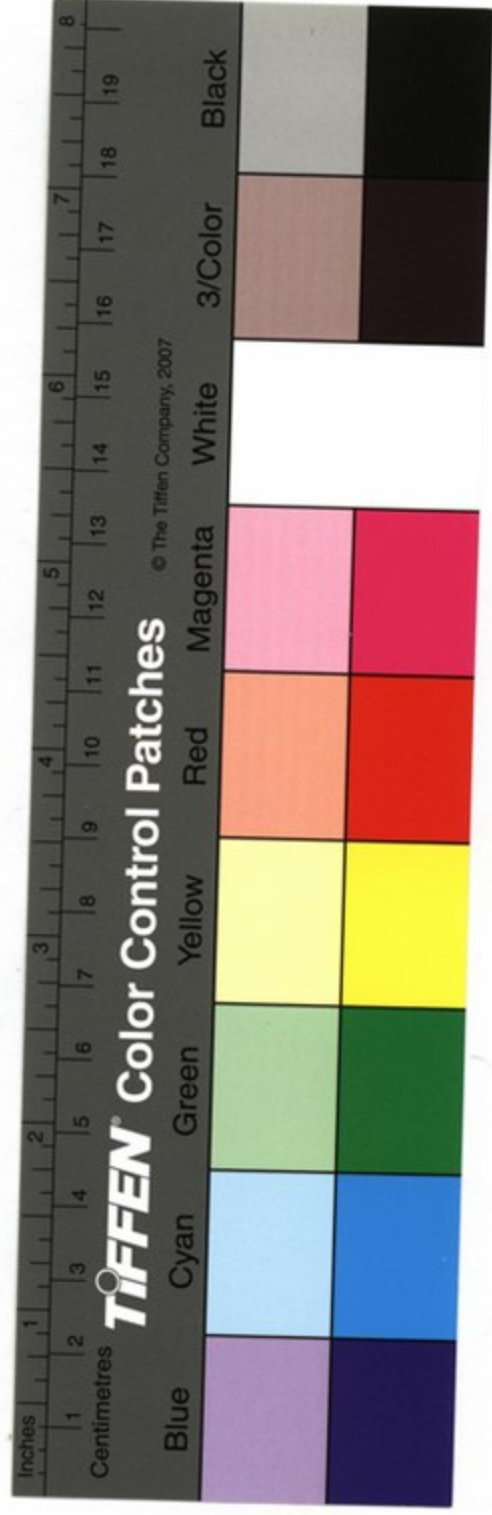
客曰。你等信有天堂。乃萬福之所。以賞善人。信有地

論天堂地獄

何益。
不拜。若父母死後。靈魂一離肉身。就到天主臺前。眼
審判。或受賞。或受罰。水不能移。所遺死屍。無知無覺
拜之何為。子孫雖拜至膝。傷頭破。父母其知之乎。再
者。父母在世之時。兒女要拜。必不在睡着之時。必待
睡醒然後叩拜。父母睡着之時。靈魂猶在本身。尚且
不拜。父母死後。靈魂走了。身如木石。不知不覺。拜之
何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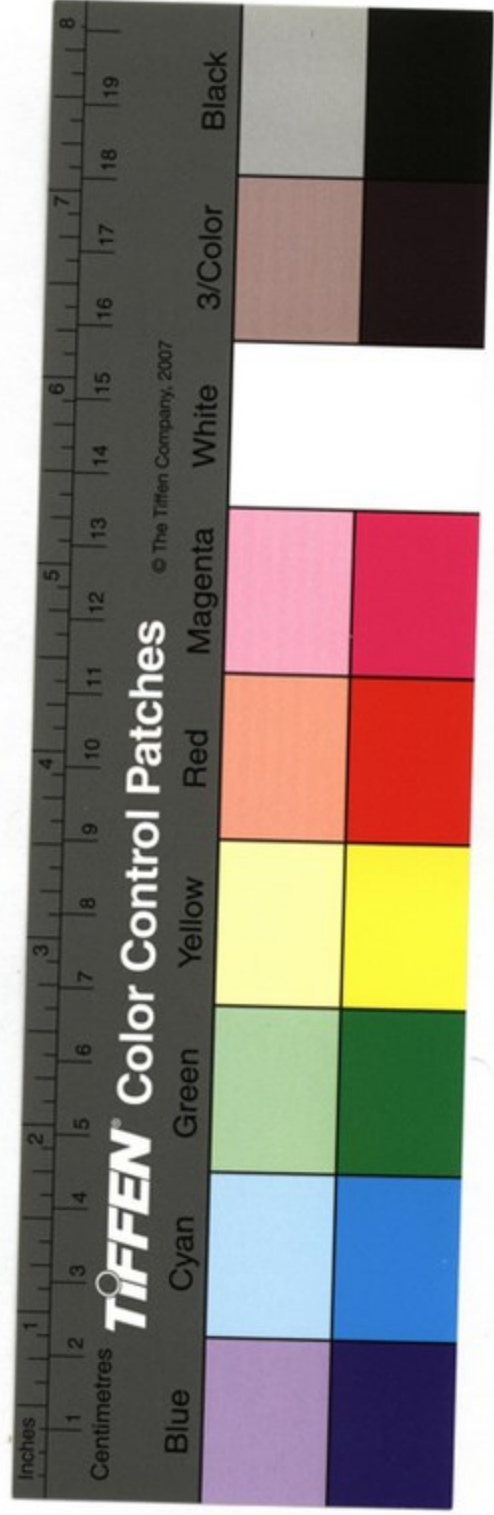
獄。乃萬禍之處。以罰惡人。但五經四書內。並未明此事。你等信之何故。
曰。今讀古賢之書。不細考文義。就說古賢不言明天堂地獄之事。何不觀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世有哲士。三后在天。註曰。三后者。即太土。王季。文王也。又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士在天。古書言在上。在天。在帝左右。豈不是言天堂乎。因天堂是萬福之所。諸聖之鄉。故以天堂二字稱之。以表示遠安樂之意也。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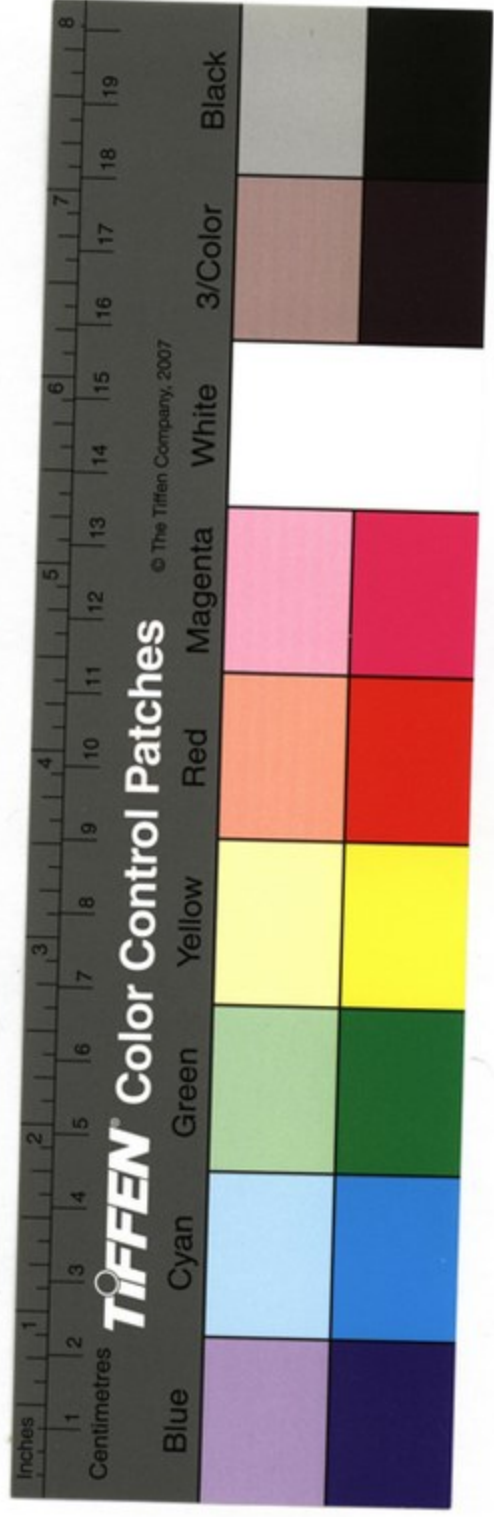
論魂有三等

客曰。由此而推。身後必有賞罰。但世人嘗曰。人死魂散。若肉身一死。靈魂即散。雖有天堂地獄。焉能受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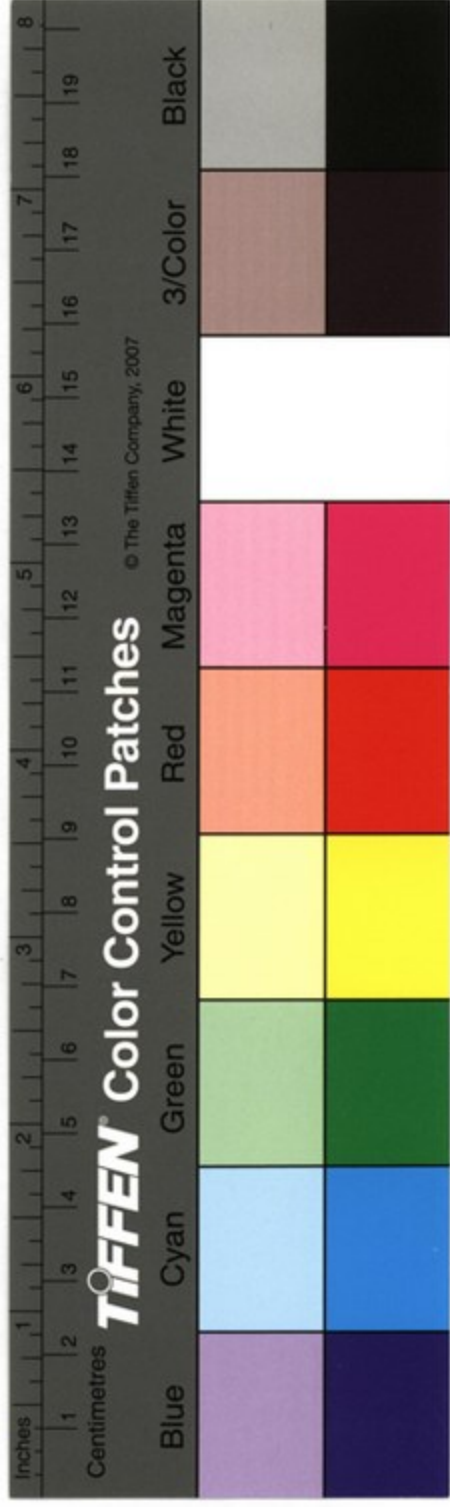
可見。古賢皆知有天堂為善人受賞之處。有賞必有罰。又有地獄。為惡人受罰之所。此自然之理也。古書內。稱殷王。文王。為有道之聖君。謂桀王。紂王。乃無道之昏君。聖君在天堂。難道昏君亦在天堂麼。必在地獄無疑也。地獄者。乃是惡人同魔鬼受天主教怒公罰之處。故借地獄二字。以表永遠受罰之意也。



罰乎。
曰。此乃愚者之言。爲他人遮蓋作惡之羞。爲自己開
無知妄作之路。豈爲定論乎。要明此理。先當知道魂
有三等。下等爲生魂。中等爲覺魂。上等爲靈魂。生魂
乃草木之魂。由於水土之濕氣。能扶草木生長。開花
結菓。但無知覺運動。水土濕氣一乾。草木即枯。生魂
即帶覺魂。乃鳥獸魚虫之魂。由於本身之血氣。不獨
能扶鳥獸魚虫生長。且能令其知覺運動。又使其見
害而知道。饑渴而求飲食。匹配而傳本類。但不能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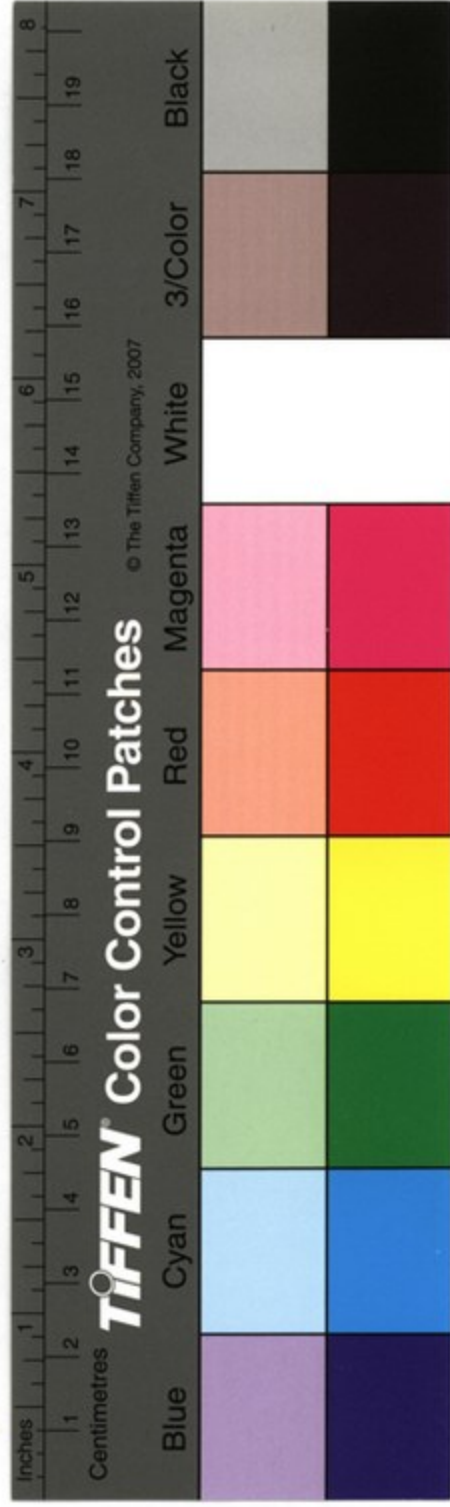
忠信若說行善爲圖名聲。然我身死歸土。變成灰坭。
美名醜名。與我有何干涉。有何損益。從此可見。文武
仁義。流芳百世。亦無益處。桀紂暴淫。遺臭萬年。有何
害處。只此身死魂散。一句話。大開小人僥倖之門。敢
惡黨自覺之路。萬惡萬禍之根源。皆由此一言而立。
是故一言之害。乃至此乎。言不可不慎也。且人情莫
不好逸而惡勞。棄苦而就甘。若死後靈魂卽滅。誰肯
忍受數十年之勞苦。爲圖百年之虛名乎。曰。文王在
上。三后在天。有何着落。再者。曾子每日三省。顏子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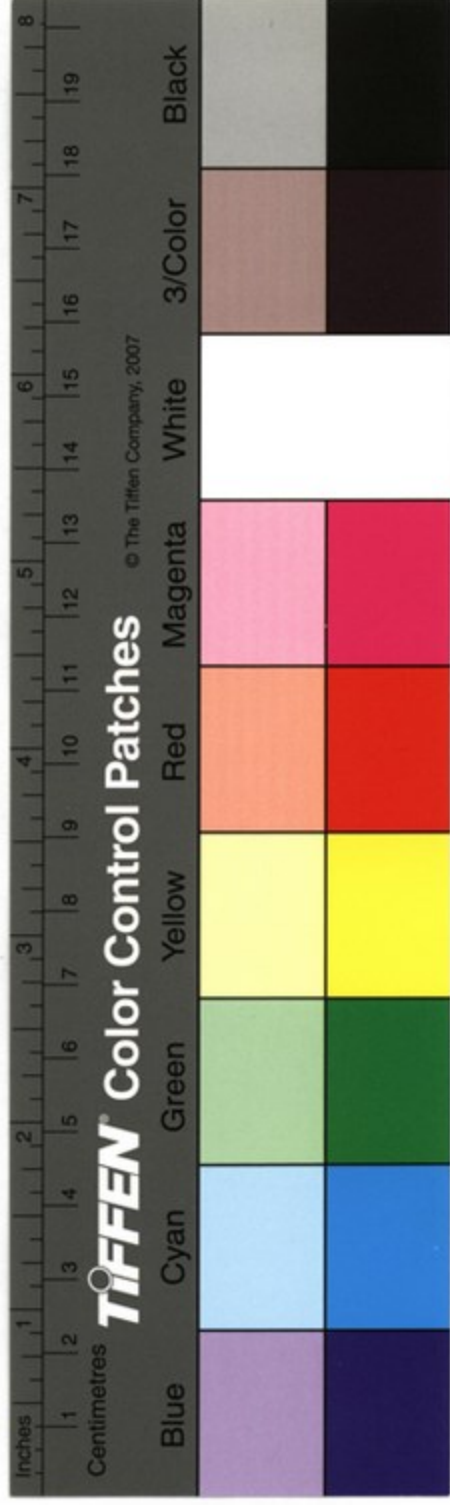
食瓢飲。君子終日乾乾。謀道不謀食。蠱道不憂貧。不
幾愚乎。况靈魂不滅之說。不獨經書有之。即世俗亦
嘗言之矣。世俗之言曰。人死如虎。虎死如羊。虎雖猛。
一死之後。人皆不怕。又食其肉。而寢其皮。人死則不
然。雖是至親好友。無不恐懼心怯者。此乃明徵身死
魂存之理也。

論神人鬼三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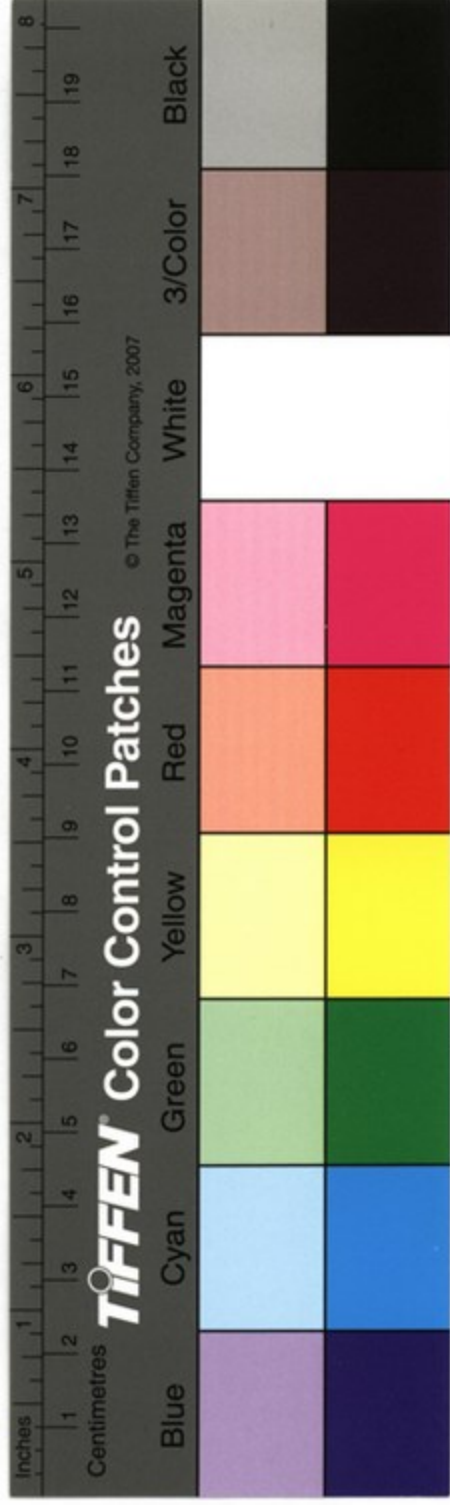
客曰。據你前言。可識人之靈魂。與禽獸大有分別。人
身雖死。其魂不滅。但世人嘗言。人死變爲鬼。鬼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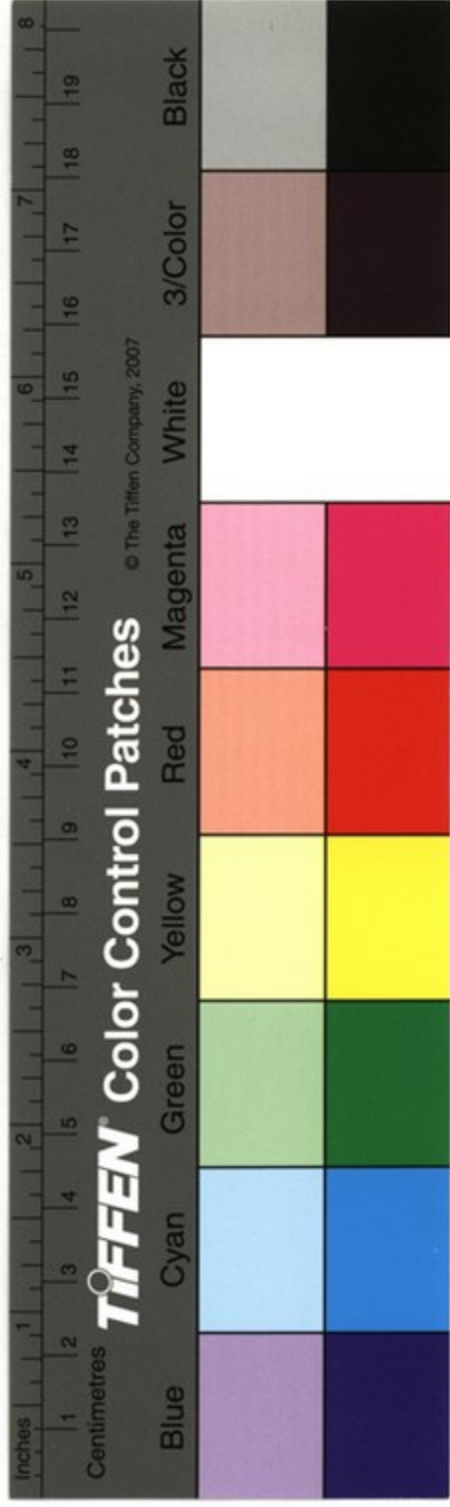
變爲人。不知真否。
曰。你問神鬼兩樣之事。我今辯明神鬼人三端之情。
世人多有不明此三端。而混雜之。你今問之。不得不
辯。神鬼二者皆無形無像。有始無終之體。天主造天
地萬物之時。未造人類之先。造有無數使神。位分九
品。其體無色無像。有明悟。記含愛欲。三司。常在天主
左右。奉令承旨。似朝廷百官然。其中有一個。才能最
高最大者。名路瑟拂爾。自恃其能大位高。遂生傲心。
想同天主一樣。當時衆使神之中。有三分之一。順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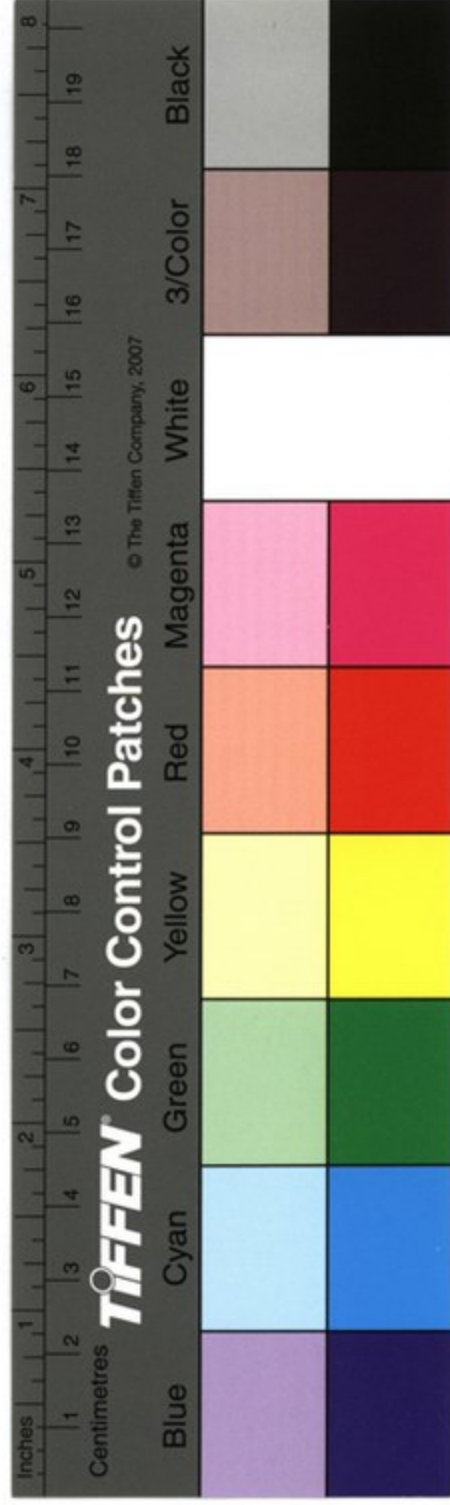
路濟佛爾同背天主。天主富時將此一黨叛神罰下地獄。小受無窮之苦。即今所稱魔鬼惡神者是也。其餘二分忠神。常在天主左右。小享天堂眞福。即今所稱天神善神者是也。天主罰傲神之後。方造我人類元祖二人。男名亞當。女名厄娃。用黃土造成肉身。賦一靈魂。令彼在世度心事主。修德立功。死後靈魂得升天堂以補叛神之位。小享無窮眞福。即今所稱靈魂者是也。若在世背主事魔。任意胡爲。死後靈魂必下地獄。與魔鬼同受無盡之苦。此乃神鬼人三者之



來歷明乎此。則神鬼人之道。思過半矣。
論爲何天主准魔鬼出世害人
客曰。魔鬼既下地獄。必不能返於世上。然今世嘗見
邪法人行怪異之事。若非魔鬼出世相助。單人之本
力。萬不能爲之。可見邪魔仍能隨便出世。以騙世人。
爲何天主不禁之。
曰。有時天主准其出世。以刑戮惡人之罪。以試練善
人之功。故有時邪法人。或邪像菩薩顯靈顯異。非邪
法人及菩薩之能。乃魔鬼附其體而爲之。令人尊之。



爲主。而信之拜之。使身後偕彼。同受地獄之苦矣。
論魔鬼害人之故
客曰。魔鬼要陷人同受地獄之苦何故。
曰。我先已說明。魔鬼當先原本是使神。但因驕傲之
罪。招了天主之罰。失了天堂之永福。得了地獄之永
苦。見天下萬民。乃天主之兒女。又知吾人在世。敬主
修德立功。身後必得天堂永福。爲此上恨天主。下妒
世人。想害天主而萬不能。只得害天主之子女。故千
方百計。附於邪法人之身。合於菩薩之體。冒名頂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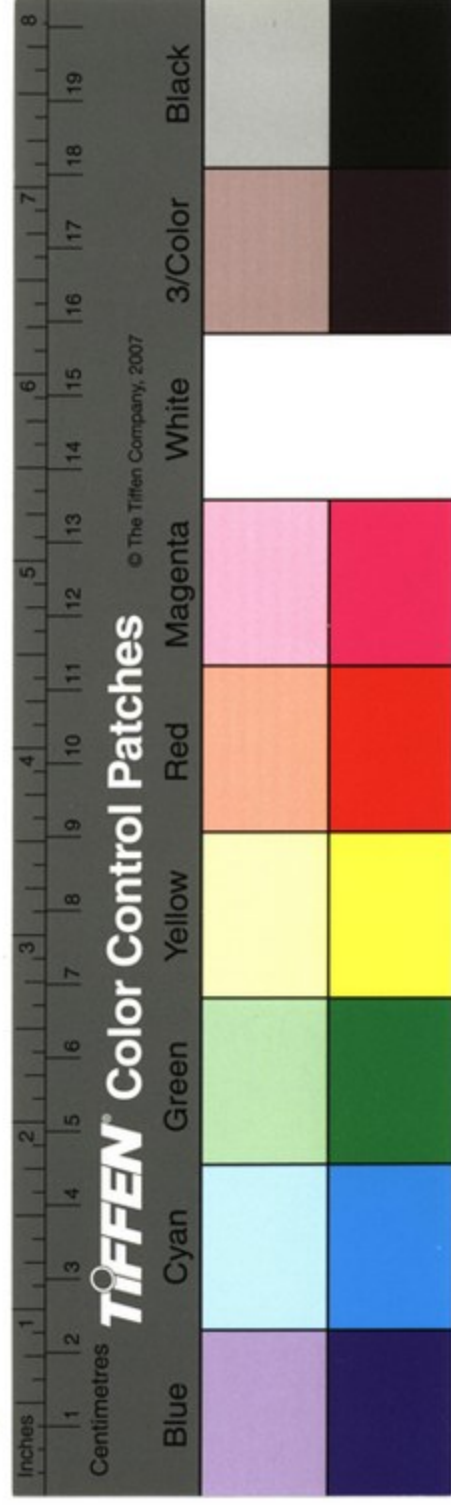


作怪弄奇。誘人背主向己。同陷地獄。永苦。故凡敬邪
神之人。不為天主之子。直為魔鬼之奴也。

論為何天主許魔鬼陷人於永苦。

客曰。天主許魔鬼陷人於永苦。何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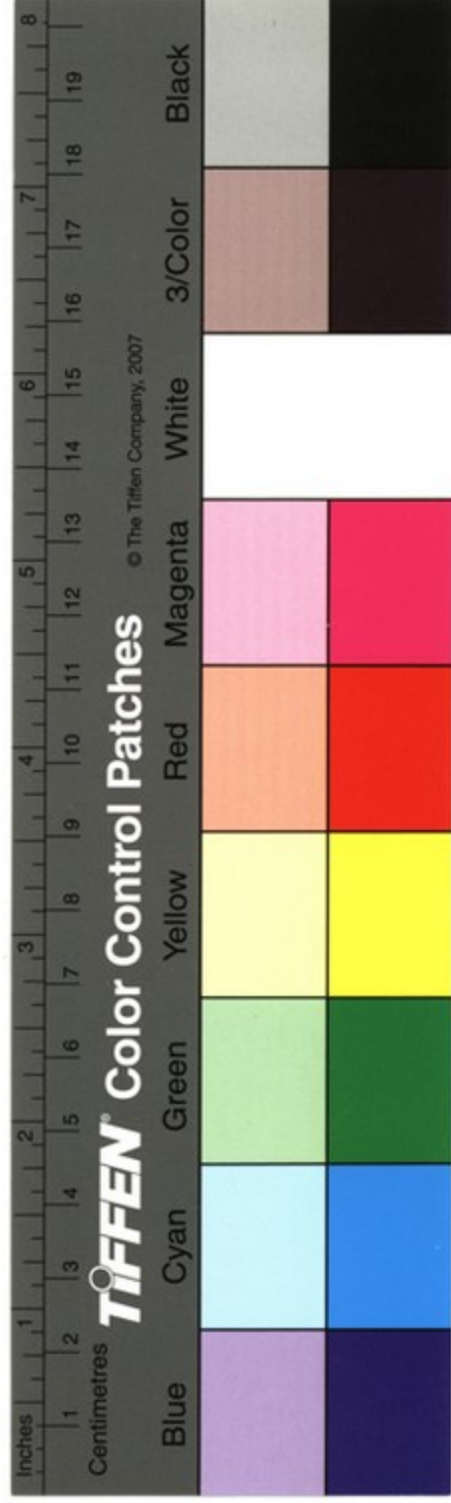
曰。天主許魔鬼出世。一為試人心之真偽。二為增善
人之功勞。三為顯惡人之罪。當知天主賜人有明智
之德。自主之權。能分善惡。能別邪正。或善或惡。皆由
自己取舍。魔鬼雖能誘人行惡。不能強人犯罪。願順
魔誘者。有從邪之罪。不肯順魔誘者。有克邪之功。如



世上嘗見善人終身受苦。惡人終身享樂。如是顛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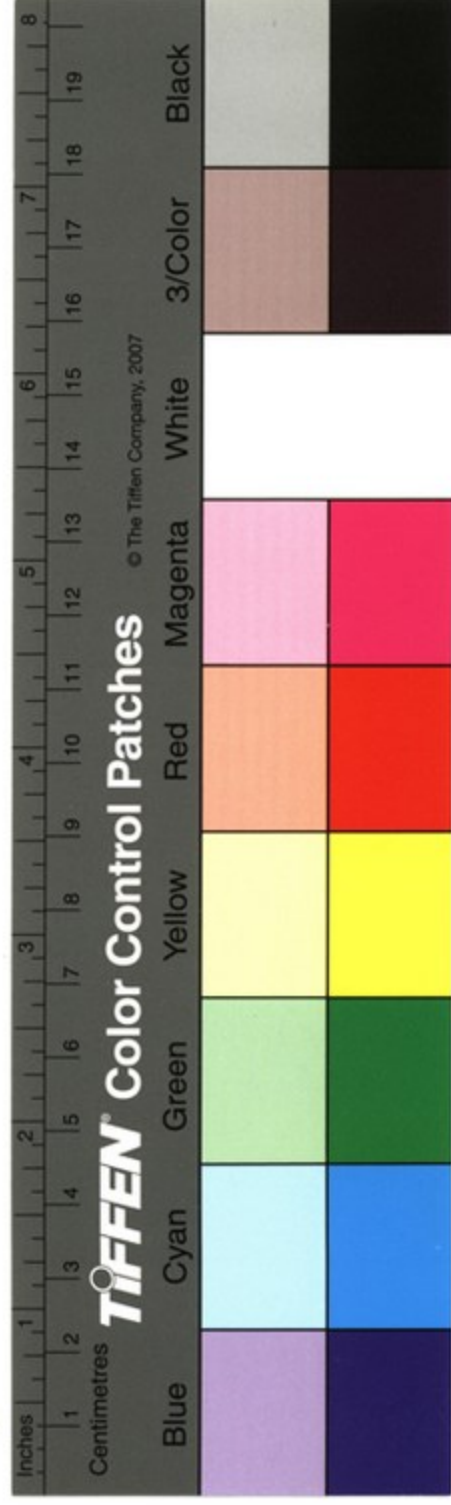
論天主之公義何在

兵將一般。勝仇者有賞。順仇者有罰。吾人乃天主之
兵將。在生一世。乃戰敵之時。若勝魔誘而守主誠。至
死不變。必得天堂永福之報。若隨魔誘而背天主。至
死不敗。必受地獄永苦之罰。又當知天主。至公至義。
我等絲毫之善惡。無不受相稱之賞罰。纖毫不能遺
漏。要知魔鬼非陷人。乃人自陷於魔鬼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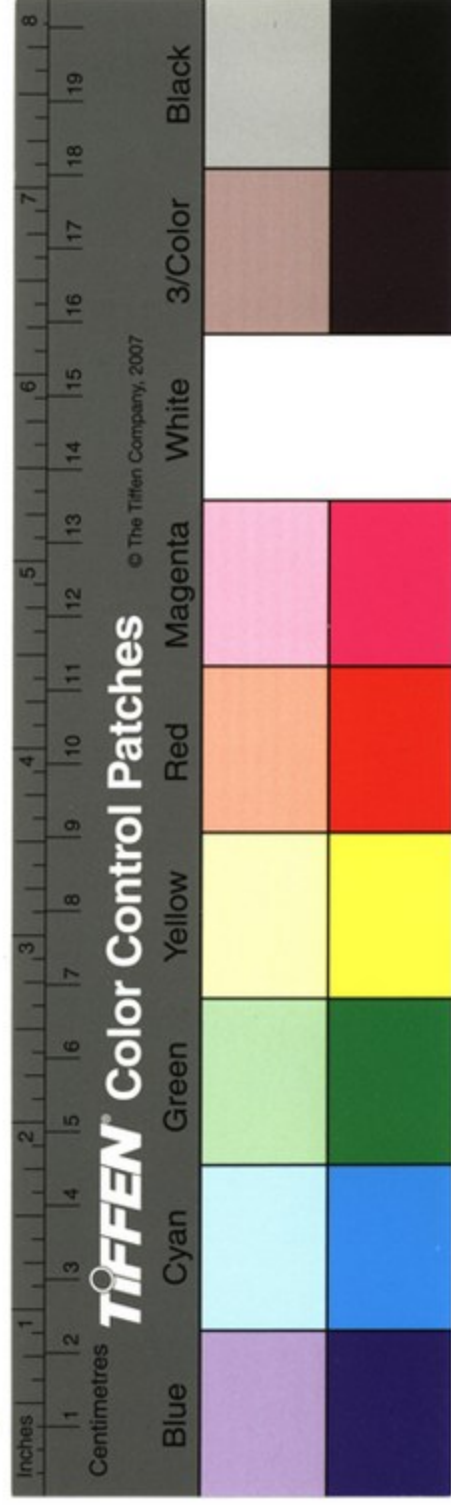


錯亂。增君子之疑惑。寬小人之奸心。不知天主之公義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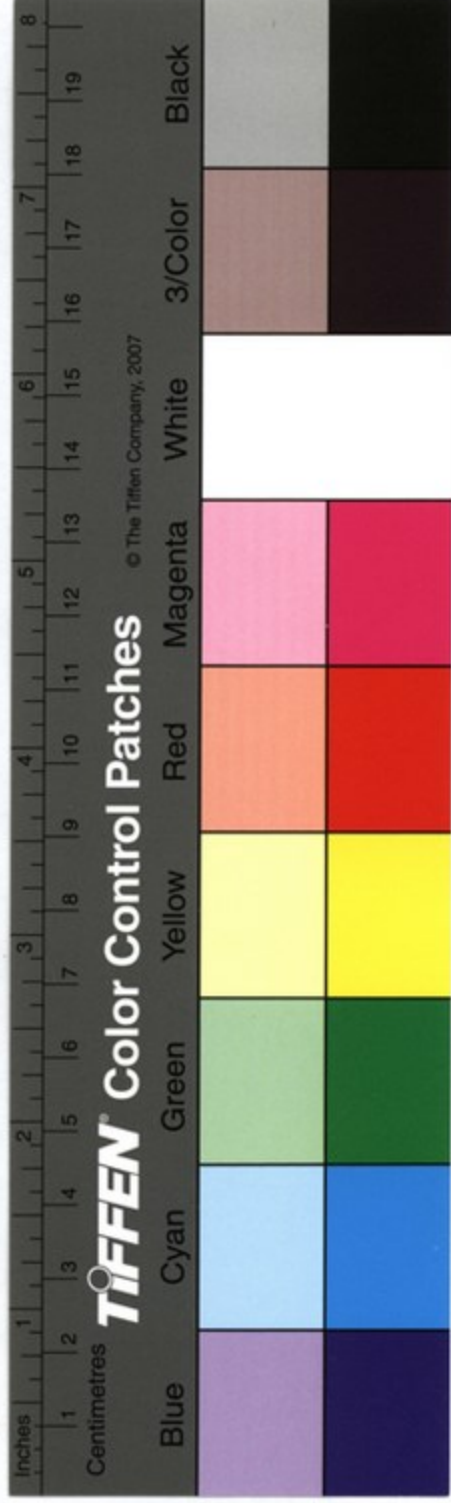
曰。爲善得賞。爲惡受罰。此乃自然之理。不必疑也。書經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註曰。順善者吉。從惡者凶。如影隨形。如響隨聲。又曰。天道福善禍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乃賞善罰惡之理。定而不可易者也。然當知天主降祥降殃。不必全在今世。必待死後。乃能盡賞罰者之公義。再人之真善真惡。今世不能一定。若真善者之思言行爲。全合天主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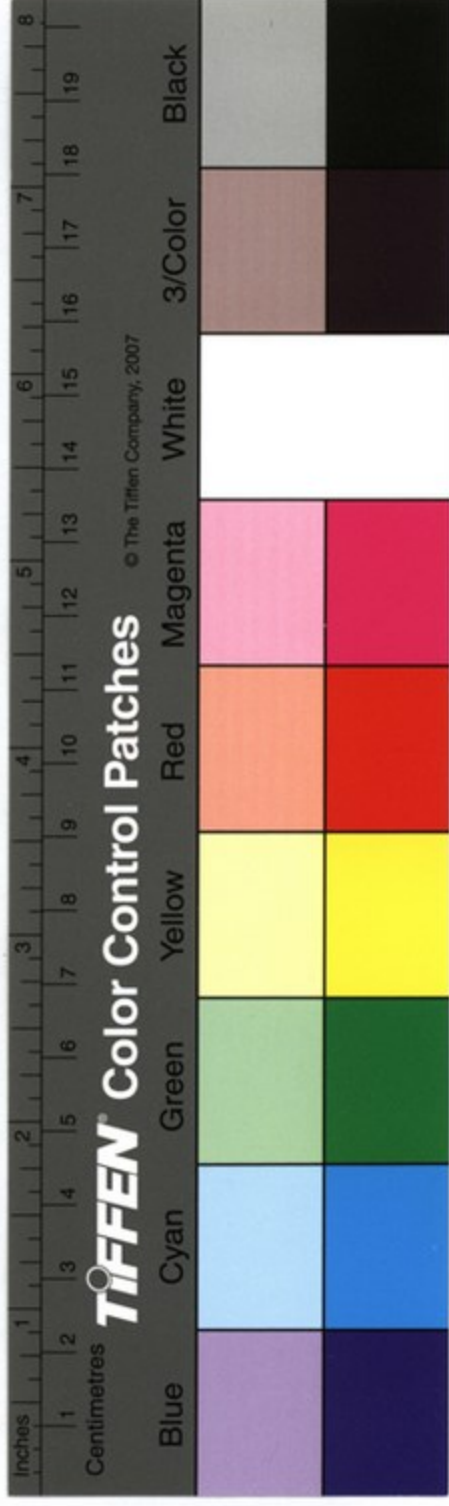
意。不犯天主之誡命。倘有些微不順之欠缺。就算不得真善。蓋作善要全。今世可有全善無缺之人麼。所以多多事情。我等看為善事。恐天主反視為惡事。因我等只見人之外貌。不能識其心思。天主則不然。不但看人之外貌。且知人之隱微。再者。今世之人。雖罪大惡極者。必有些微小善。小善該受小報。世上之榮華富貴。算不得真福。因不能久享。雖享至百歲。一死就完了。天主用今世之暫福。報惡人之小善。身後用地獄之永苦。罰惡人之重罪。豈不是天主之公義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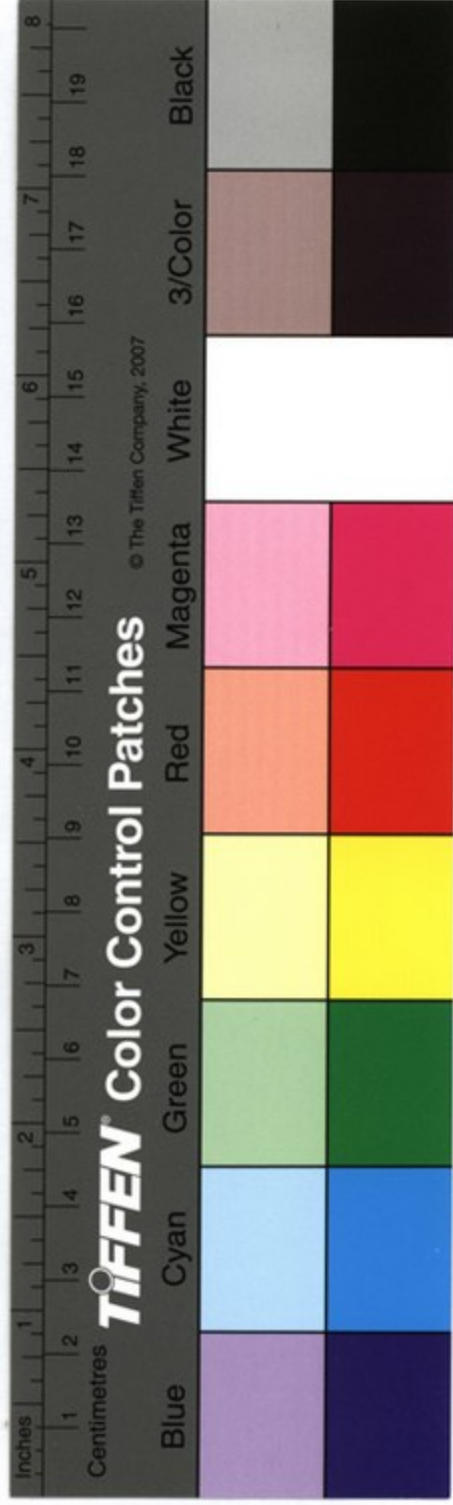
論爲何天主不罰惡人爲報善人之譽。
 客曰。惡人在世。常害善人。若天主至公。爲何不盡罰之。以報善人之譽。
 曰。天主雖是至公至義。但又是至仁至慈。公義要罰。仁慈要救。今世乃天主施仁慈之時也。身後乃天主用公義之時也。天主今世以仁慈待人。望其改過遷善。而救其靈魂。倘惡人固執於惡。至死不敗。天主方用公義以罰之。再者。惡人雖爲善人有害。然亦爲善人有益何也。曰。無惡人之殘害誹謗。善人何以修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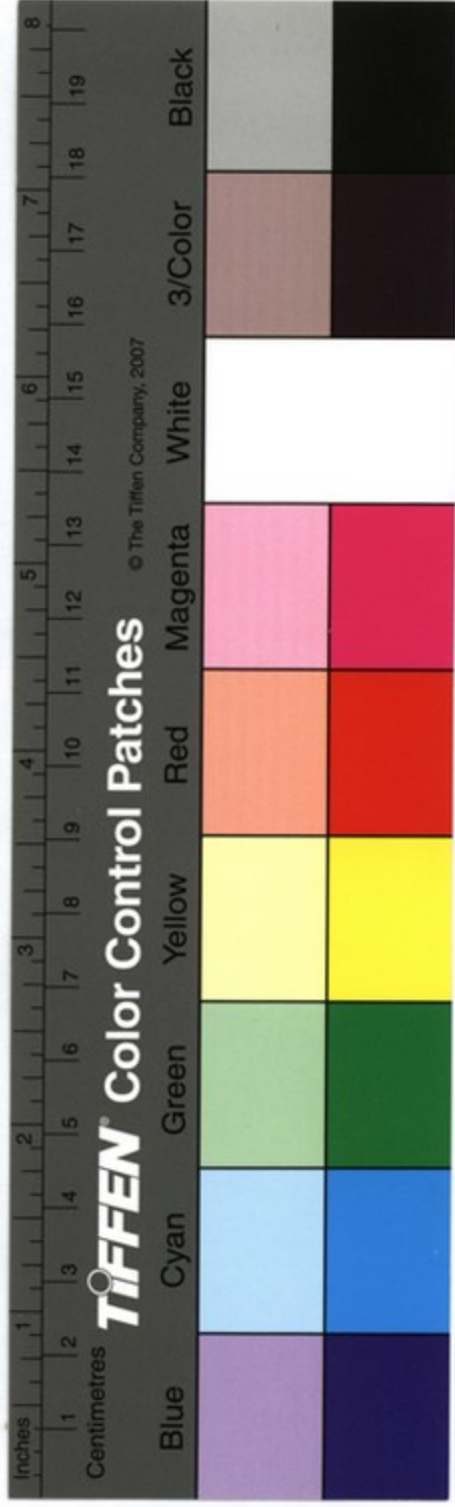
耐之德。立寬惠之功。無歹人之奸邪。何以顯正人之忠良。無桀紂之暴虐。何以顯湯武之仁愛。無小人之鄙見。何以顯君子之高明。若天主立刻盡罰惡人。於善人亦多不便。假如父暴子良。若立刻罰其父。子不受孤獨之苦乎。妻賢夫不肖。若立刻罰其夫。妻不受寡獨之憂乎。又世間至重之罰。不過是一死。殺一人者。當一死以抵其命。殺萬人者。焉能受萬死以抵萬人之命乎。故至仁之主。暫且存之。養之。容之。誨之。望其改過遷善。他若至死不改。則仁慈盡矣。公義至矣。



天主仁義豈不兩全乎。
論爲何天主不均分財帛於人
客曰。若天主至公至義。何不將世上財物。均分於人
無貧富之別。使彼此相等。豈不美乎。
曰。天主生人。原是教人立功。故予以各樣本分。小分
雖不同。及其立功一也。是以有富貴貧賤殘疾之不
等。若果能言念行爲。順合天主之意旨。爲天主盡本
分。無驕無吝。不怨不尤。卽爲有功。受賞。不然。卽爲有
罪。受罰。此乃明顯天主之全能全智。至公至義也。若



世人皆富。誰作工匠。誰肯耕種。倘衆人皆貧。則窮人
 無用力之處。有何倚賴而養生命乎。故曰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豈有盡富貴之理乎。
 論爲何稱天主教爲聖教
 客曰。吾觀奉教書內。皆稱天主教爲聖教。不知何以
 爲聖。
 曰。天主教者。天主所立之教也。所傳之道理。至誠無
 妄。所立之規誡。極中極庸。凡天地之本末。人物之終
 始。生從何來。死從何往。天堂之吉宜。趨地獄之凶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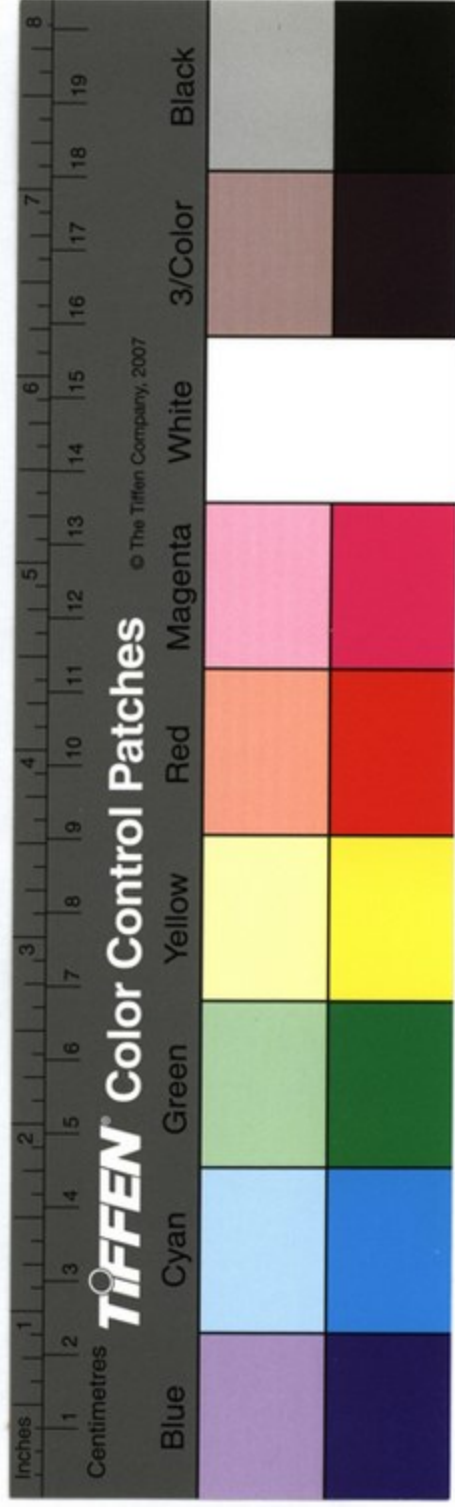


避無一不備。正大光明。真所謂天下之定衡。入聖超
 凡之捷徑。以之持己。則順而公。以之待人。則和而平。
 以之治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較之世俗之教。不
 啻天淵。故稱之曰。聖教。其誰曰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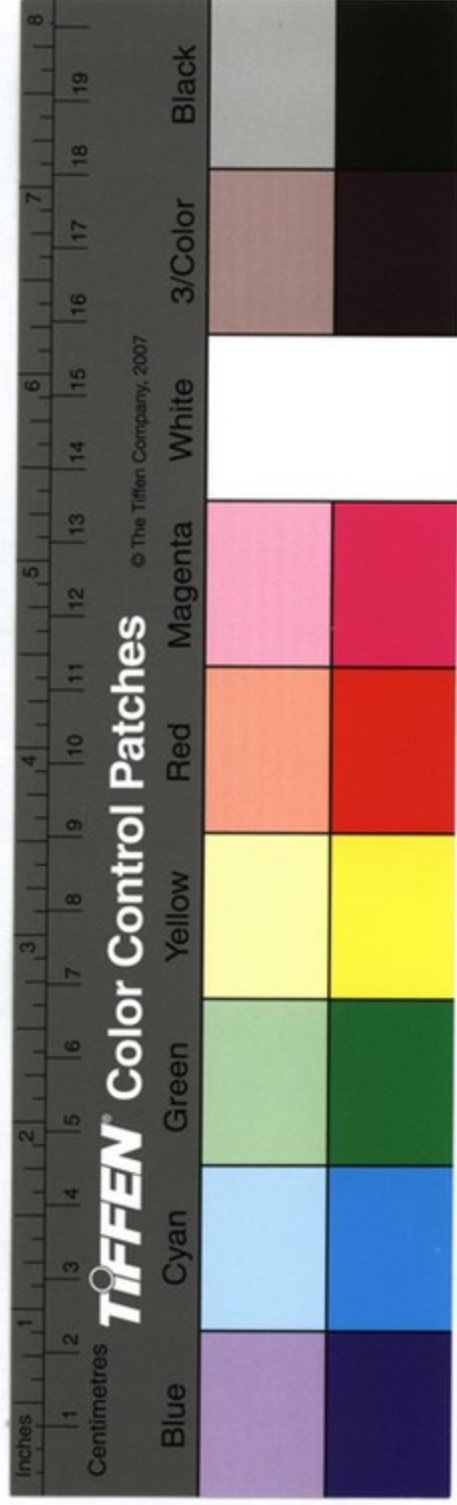
論奉教人守何誠

客曰。奉教人所守何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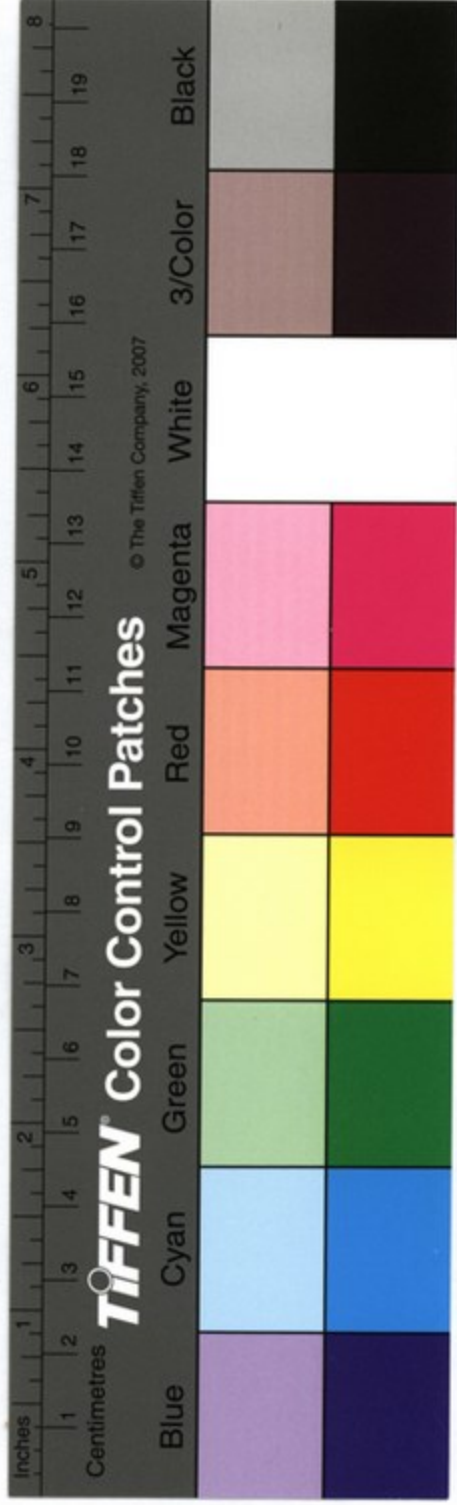
曰。天主十誠也。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即我等時
 時處處。當小心翼翼。而敬之。各般邪妄異端。俱棄絕
 之。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即不可用天主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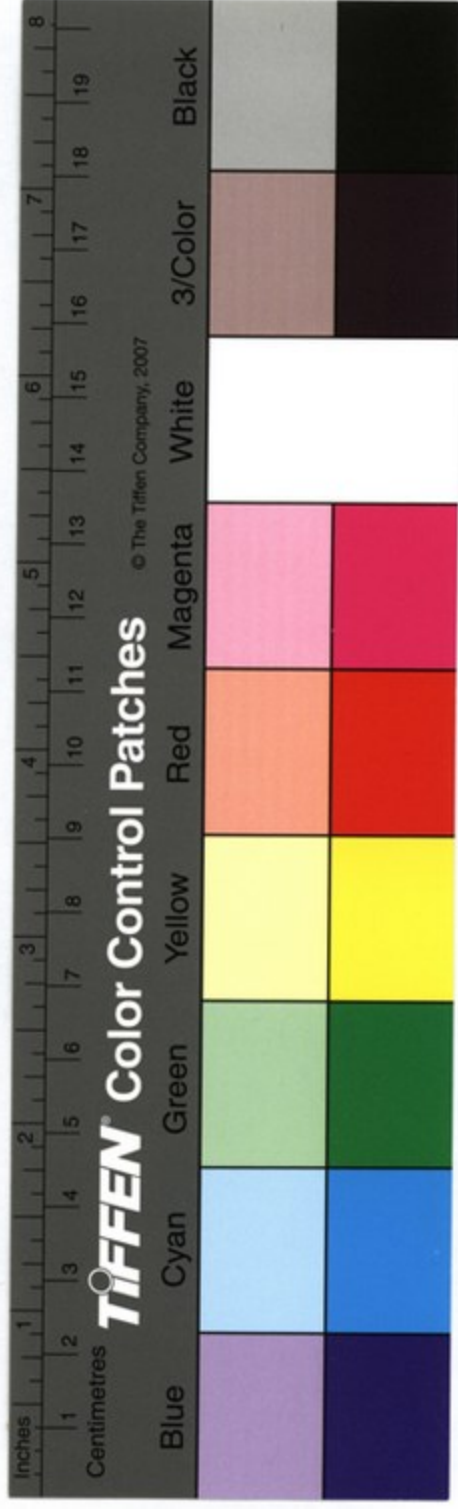
以發虛咒。言假誓而騙他人。三。守贈禮主日。即七日
 內一日。當誠心祈主。保祐國泰民安。並父母親人靈
 魂肉身之事。俱當求之。四。孝敬父母。即帝王官長。併
 父母師長。俱當敬之。五。毋殺人。凡忿恨詈罵。毒藥刀
 棍。以及各般傷人之事。俱不可為。六。毋行邪淫。即凡
 汚人妻女。或穢本身之事。俱不可行。七。毋偷盜。即凡
 傷人財物。以及各般不公平之財。俱當戒之。八。毋妄
 証。即毀他人名聲。並妄証誣賴。妄告等情。俱當絕之。
 九。毋願他人妻。六。誠禁止淫事。此誠禁止淫念。十。毋



貪他人財物。七誠禁止偷盜。此誠禁止貪心。以上十
 誠。列為兩端。前三誠。皆恭敬天主之事。後七誠。皆愛
 人如己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凡順主命。而
 遵守此誠者。乃為善人。身後得受天堂之報也。凡逆
 主命。而犯此誠者。乃為惡人。身後必受地獄之報也
 論守誠之人少
 客曰。聖教十誠。皆係良心之理。絜矩之道。然細查奉
 教人中。守者少。不守者多。亦有無所不為者。比我大
 教人。更醜更惡。若稱此等為聖教人。則天下之人。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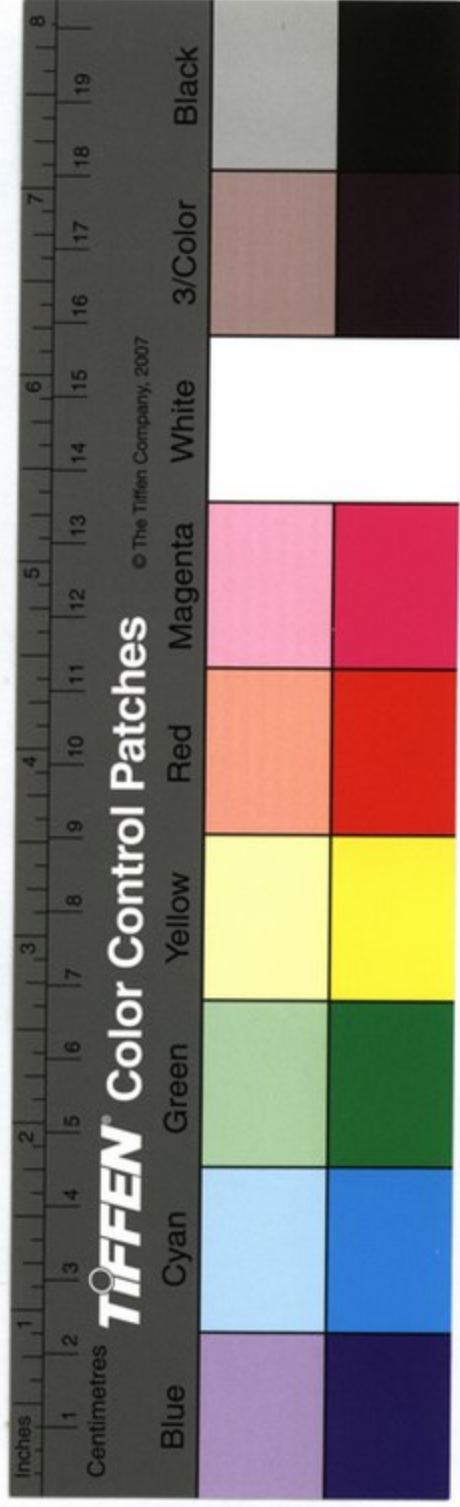
可稱爾聖矣。
曰。今我等。只論教之邪正。道理之真假。不論奉教人之善否。豈可因教中人偶有不善者。就妄議聖教之不善乎。國家法度到無不善。何不令國人皆善。以致天下太平乎。然遵者雖多。不守者亦不少。故也。豈因國人有奸盜詐僞土棍及匪類之徒。遂謂國家法度不善乎。我等聖教訓人。不用刑罰。只用道理規誡。若有不遵守規矩者。乃自暴自棄之流。於聖教何與。豈因有不守規矩者。遂謂聖教道理不善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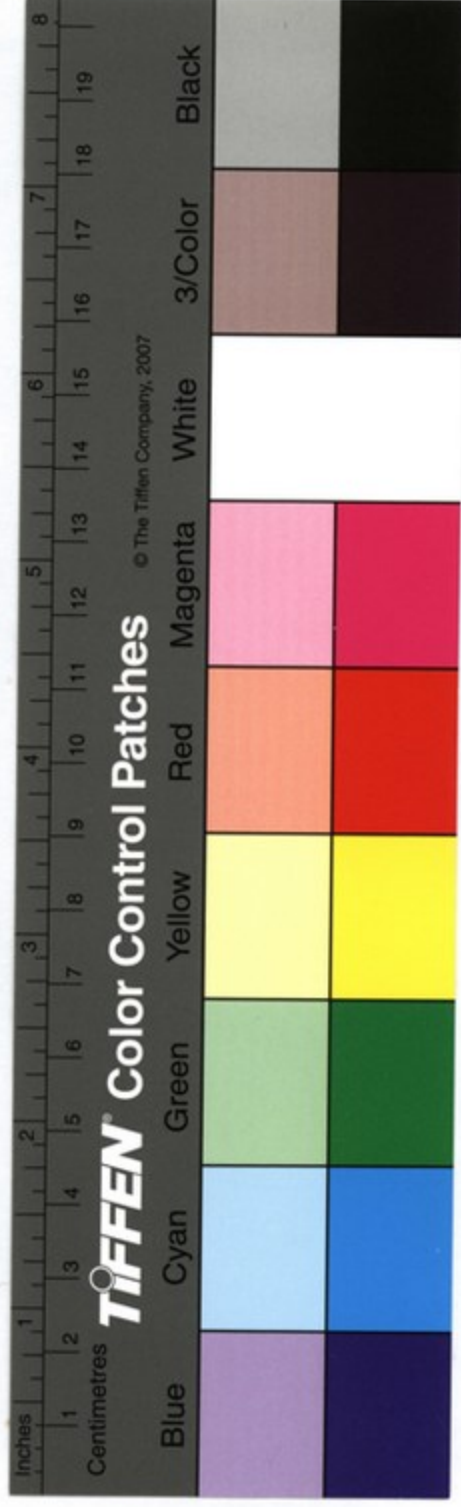
論爲何帝王不遵聖教

客曰。天主教。既爲眞教。正教。爲何帝王不遵。反又禁之。滅之。何也。蓋上行下效。乃人之常規。若帝王奉教。敬主下民。豈不皆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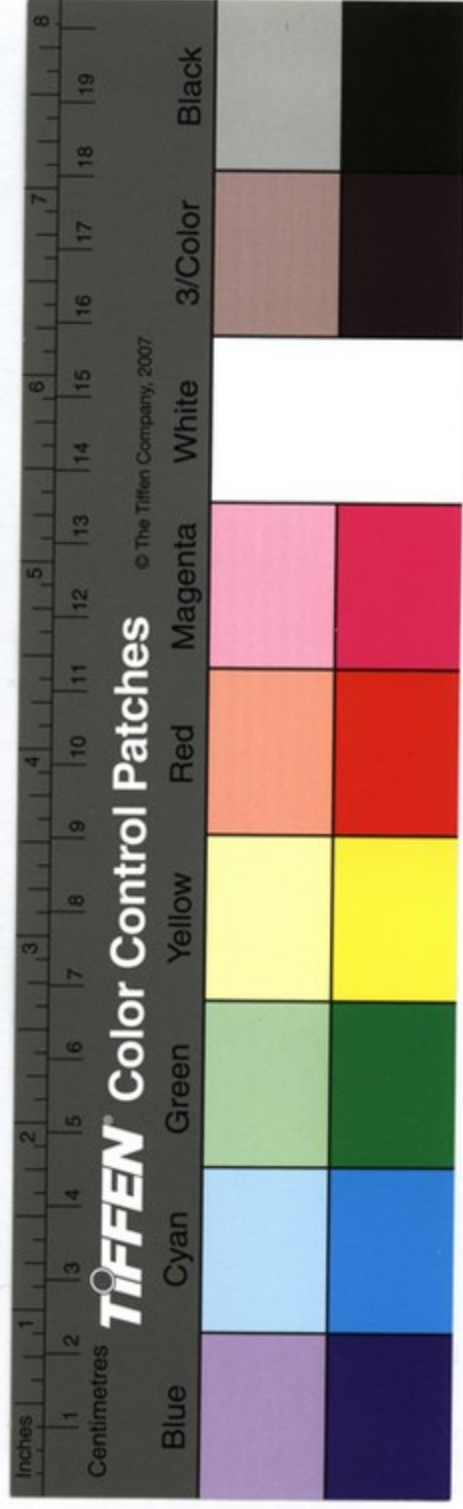
曰。要知。教之眞僞。不在帝王遵不遵。總看道理正不正。道理果正。雖帝王不遵。不可謂之邪。道理不眞。雖帝王遵之。亦不可謂之正。即以當時言之。國家崇信佛老。增修邪廟。若以良心書理衡之。正乎不正乎。由此觀之。上行下效之說。亦容有未必然也。譬如父母。



亦不能無善惡之別。若父母良善。子女當效其良善。倘父母凶惡。子女亦可效其凶惡乎。又比方帝王。堯舜禹湯文武皆爲帝王。桀紂幽厲隋煬帝亦爲帝王。堯舜禹湯文武之行。下民效之宜也。若桀紂幽厲隋煬帝之所爲。下民亦當效之乎。要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之言。乃爲正論。若要說必以帝王所遵爲可從。所不遵爲可棄。民將無所措手矣。並無可從之教矣。何也。秦始皇火焚儒書。坑殺儒士。是儒教不可從矣。兩漢之時。求詩書。又崇信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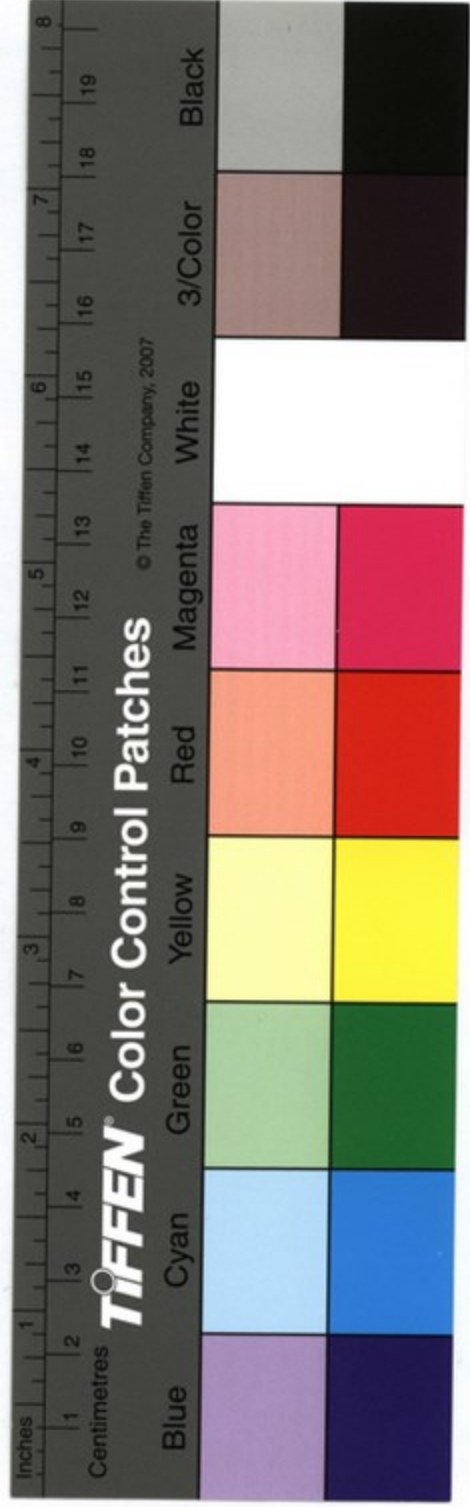


是釋教可從矣。當唐之時深信釋道。反以儒教爲迂。儒教之人多有受難遭貶者。迨至宋徽宗又專尙道教。不信釋教。及元世祖又感釋教而禁道教。且焚道教之書。又文帝時魏崔浩勸北朝魏主盡誅沙門。拆毀廟宇。凡在魏境者靡有孑遺矣。迨唐高祖下詔有司。滅僧尼道士。梁武帝又愛佛法。不愛道士。其子梁世祖孝元帝又信道教。不遵釋教。等等不同。又何嘗有一定之規哉。可見各君皆隨自己之私欲偏情。並不分眞實善惡。或因受哄。或因哄人。總因道理不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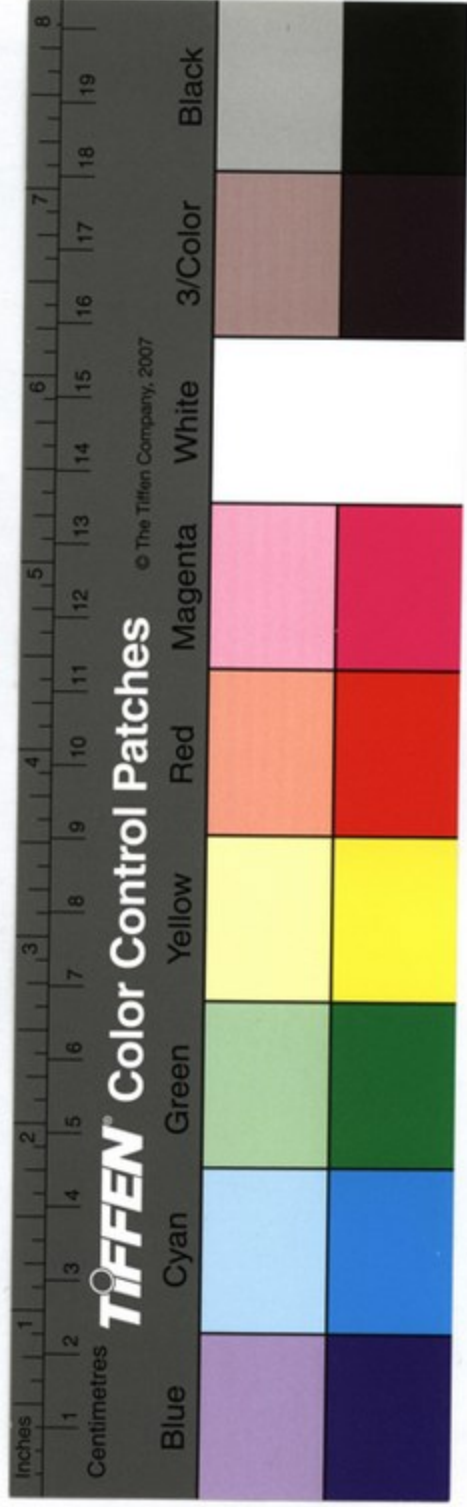


遂致信疑不定。要知不在帝王遵不遵。禁不禁。惟在教之正不正。道理真不真。不可一槩而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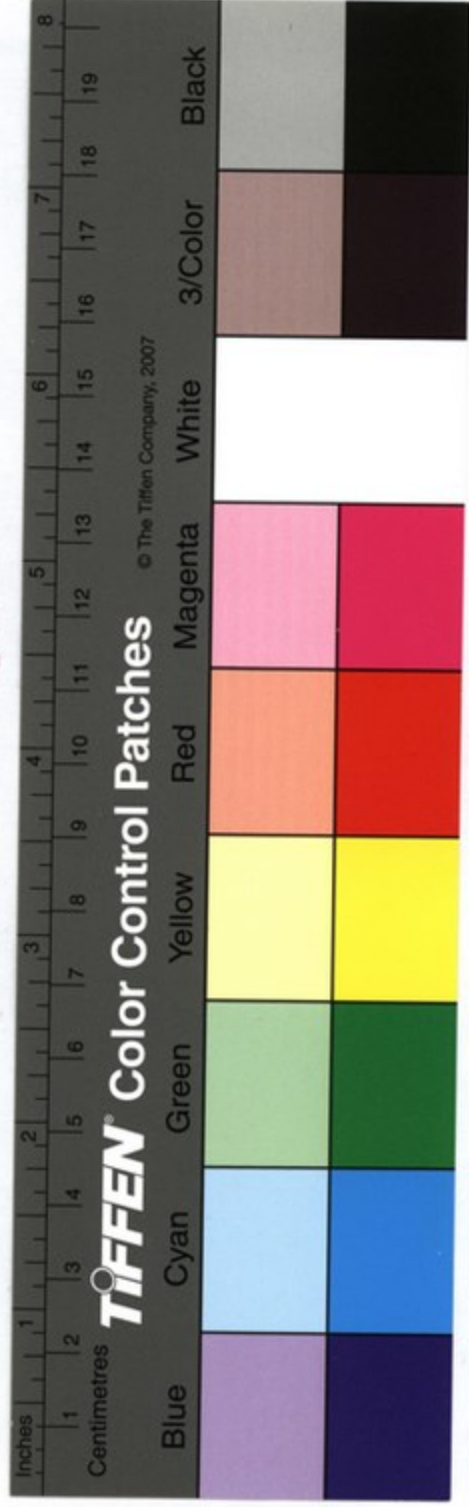
按中國自伏羲至於周朝。未有佛老之感。此時人心猶樸。君民臣庶。咸循本性之道。莫不小心翼翼。昭事上天之主。所以國泰民安。年豐人壽。自周朝末時。率性之道漸衰。異端之說始萌。自秦漢以來。異端蜂起。邪說暴行盈天下。佛老之道徧寰區。敬天主而講仁義者誰乎。唐貞觀十二年。欽准宣傳天主教。有西安府景教碑可憑。及至元朝。尚未斷絕。准傳教立堂。且



不一其所。至明朝萬歷年間。又有西士利瑪竇者。傳
 教中華。當時名儒俊傑。莫不心悅誠服。傾心奉教者。
 難以枚舉。迨我大清順治年間。立西士湯若望為欽
 天監。稱之曰通微先生。康熙御題匾額曰。萬有真
 原。雙對聯曰。無始無終先作形。靈真主宰。宣
 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各省居堂修士。俱給以
 內務府印文。雍正之初。天主教之名儒數位。蒙命教
 習官生。學天主教之原語文字。乾隆之後。天主教雖
 然禁阻。然考其禁之之故。並非為天主教不正不真。



滋事爲非。乃因別教之徒。嫉妬刁唆。妖言毀謗。或因
 多之事官。受人財賄。混拉天主教於異端邪教之中。
 朦朧妄奏。朝廷被欺。此乃禁之之由也。至道光二十
 五年。查明聖教之根原。知天主教爲真爲善。專以勸
 善戒惡爲本。與別項邪教迥不相同。屢頒旨諭。准中
 華人民習學天主教。不許禁阻。各處建堂禮拜。聽從
 其便。
 所以自古至今。帝王尊重天主教者多。禁止者亦不
 少。要知泰山不能掩日月。魚目焉能混珍珠。君子之



道闢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豈以帝王遵不遵爲定論乎。

論不可言外國之教不當從

客曰。道理雖真。然是外國之教。中國人不必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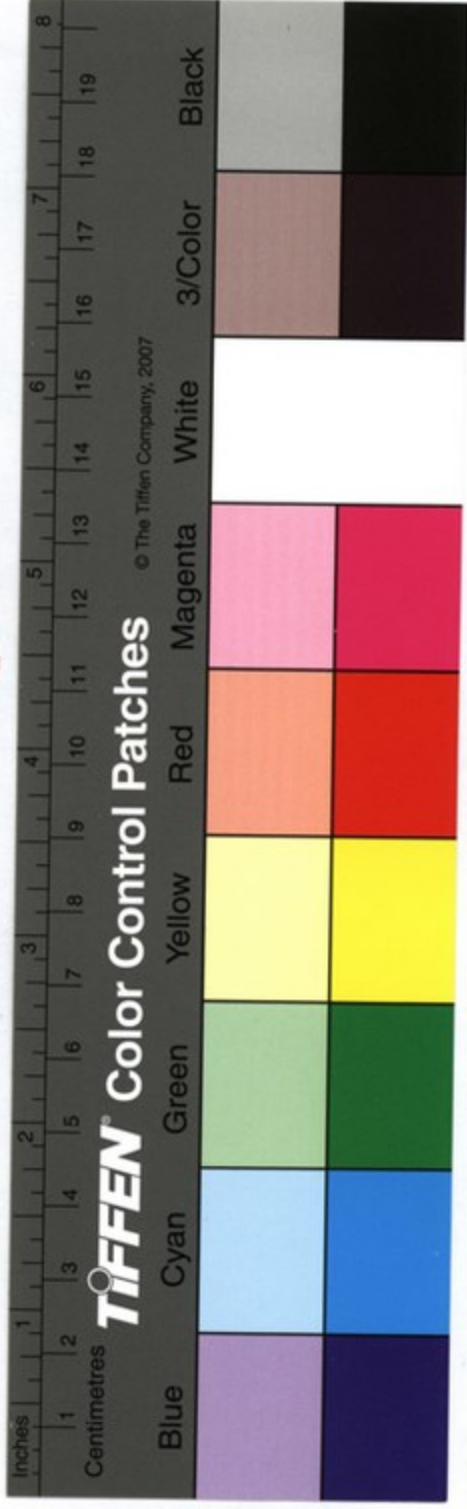
曰。金不擇地。惟精是寶。道不拘方。惟真是尚。真則普

世當遵。豈可以中外定從違乎。孔孟生於鄒魯。道且

傳於齊晉。未有笑齊晉爲孔孟所感者。比方中國饑

荒。外國米糧運來。豈寧死而不食乎。洋貨鐘表。燕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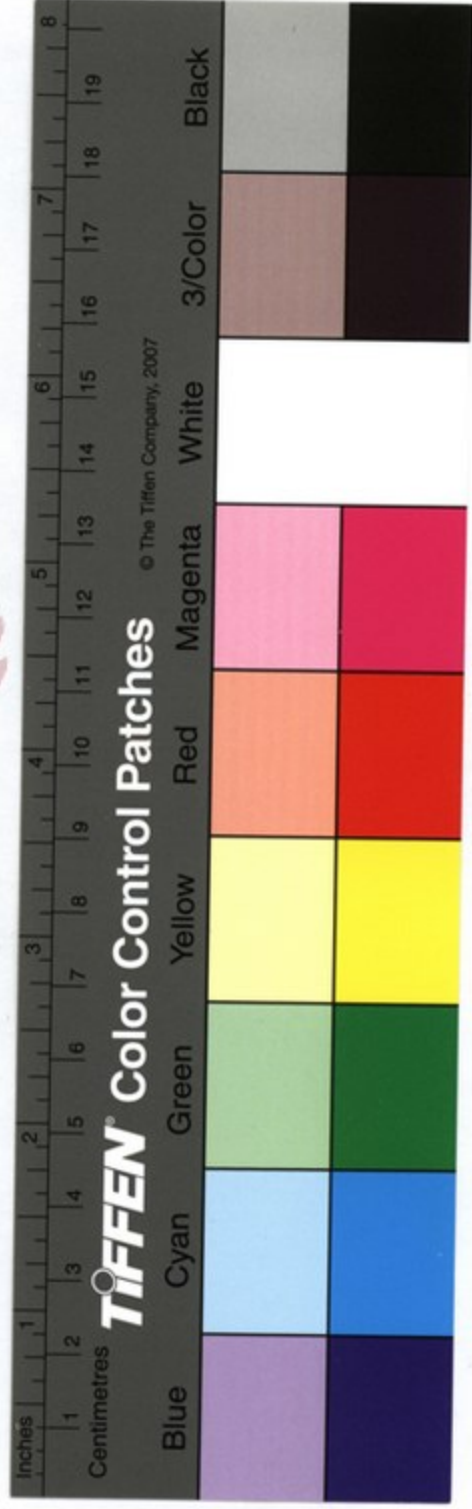
丁香。白蔻。洋參等物。皆從外國而來。豈可說是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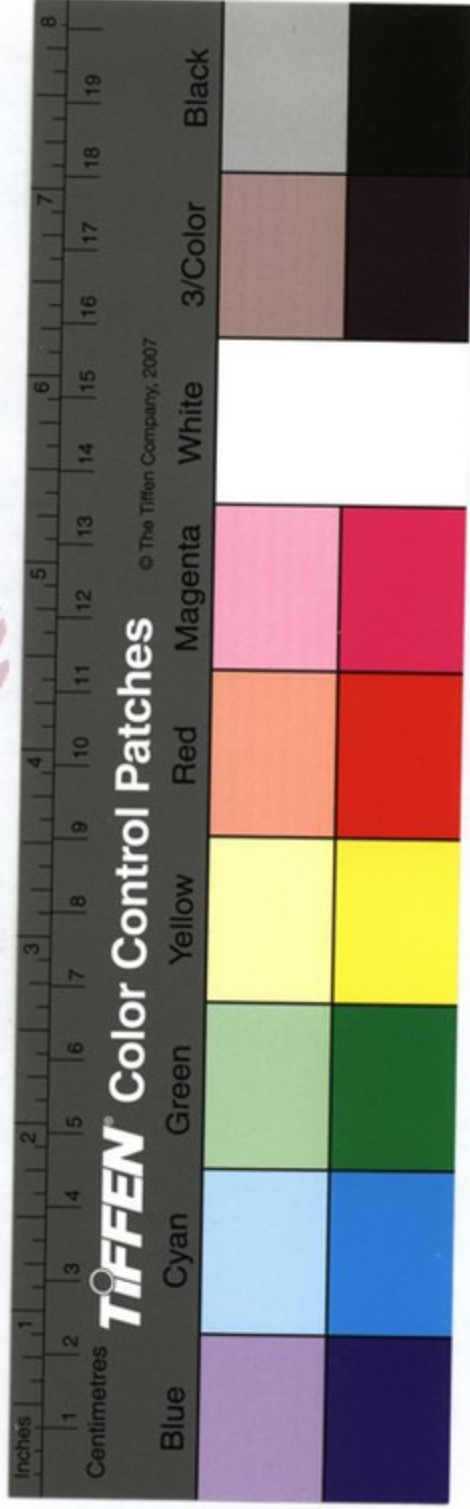
之物。而不用乎。再者。佛氏之邪教。乃自天竺國而來。且佛氏所傳之道。皆係滅倫敗俗之毒。中國從而敬之何也。我等聖教之道。有根有源。句句真實。能使人。生時成聖。死後得福。汝反以爲外國之教不可從。豈毒藥當喫。而良藥反吐之耶。

論異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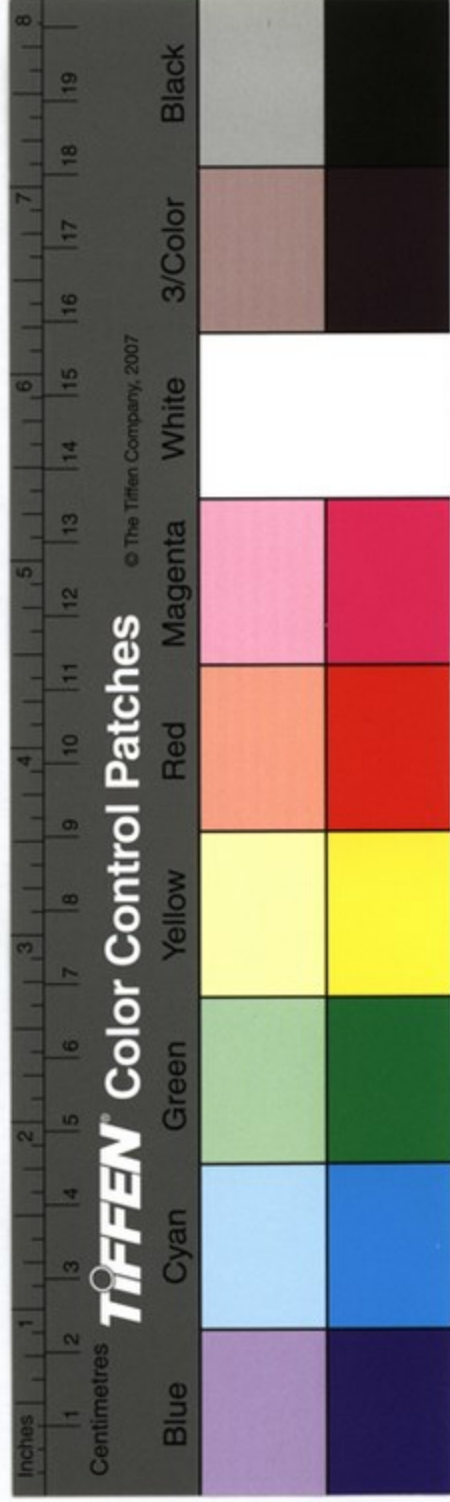
客曰。由此講來。理當恭敬天主。然世俗所通行之事。如貼神字。或五字牌。看風水。擇日。撰期。算命。相面。占卦。求籤等。用之亦無碍。你等一槩棄之何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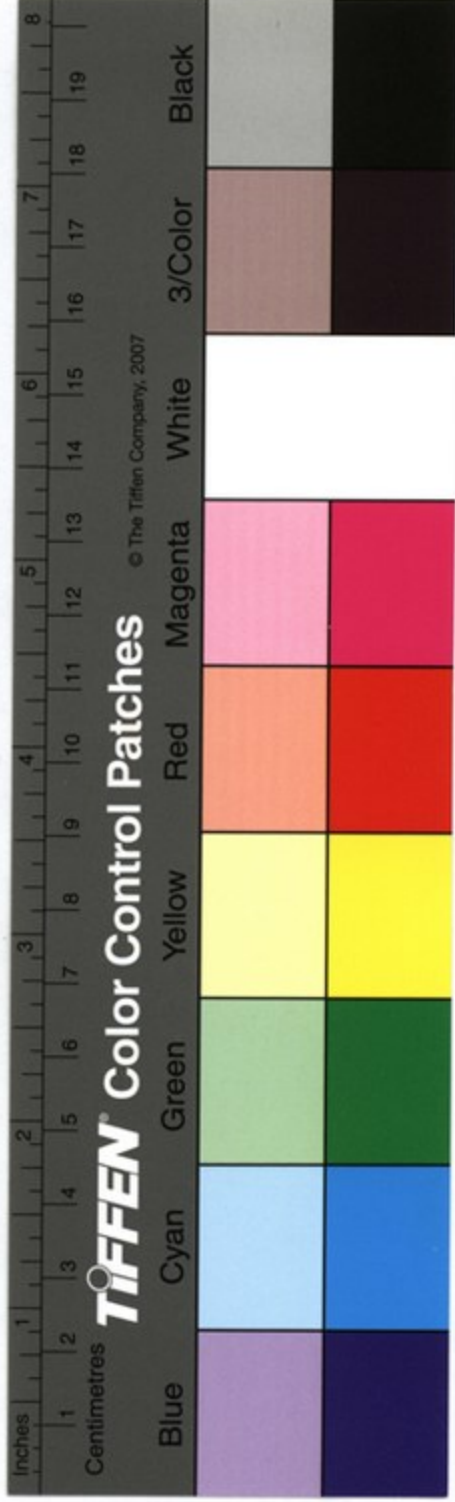
曰。邪正不容並行。楊墨之道不息。孔孟之道不著。黑
 能混白。白不可雜黑。若沾些微之黑。就不為純白矣。
 凡道有根源。即為正道。凡理無根據。必是荒唐。今將
 你所說的幾條。一一辯明。自然黑白分矣。
 論貼神字或五字牌
 一論貼神字。及五字牌之偽。貼神字者。或以天地等
 字。或以先代死人之名字。種種不一。難以細述。今先
 講明五字之義。便已了然。何必更求他解。按字彙
 云。一大為天。猶云人所見之物。惟天為大。地者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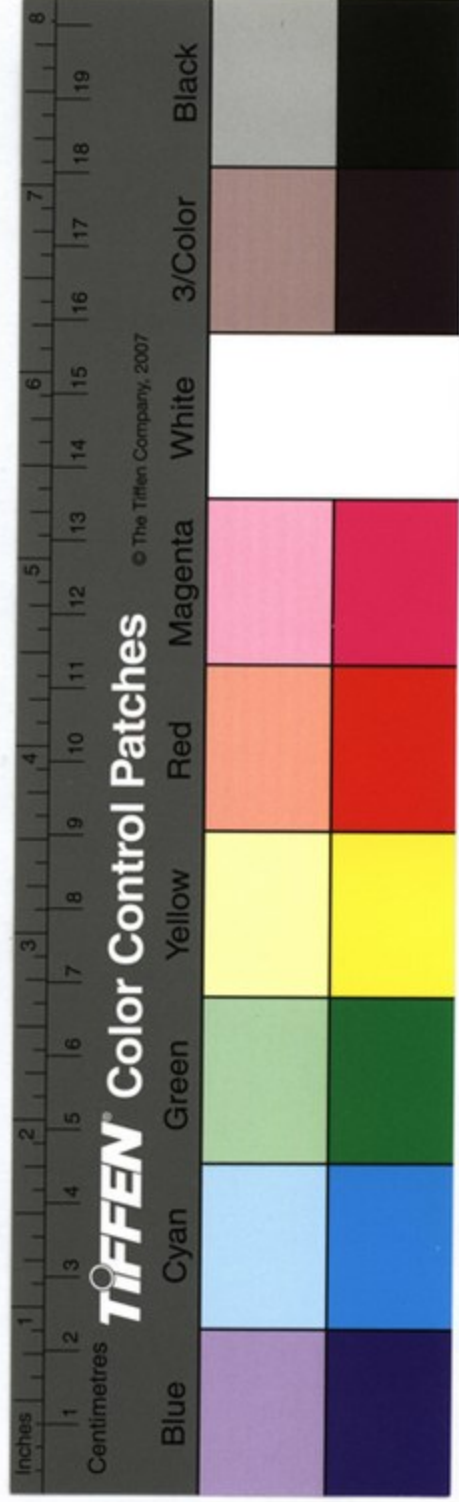
天地二者。皆係冥頑無靈之物。世之貼天地者。有何益乎。因天有日月五星之照。地有滋生萬物之能。是以人多謂天地爲有靈之物。殊不知天之光照地之生產。非天之本能。乃有在天地之先者。能定天地之性。使之然耳。如自鳴鐘時辰表。必先有巧工造之。然後使之。乃能不亂。豈鐘表亦爲有靈之活物乎。天地亦然。況物之活者。必由小而大。由長而衰。由衰而死。且又必藉別物以養之。今考天之形體。則不然。凡物之活者。或行或止。至此至彼。不能一定。卽如虫蟻之



微。禽獸之驚。人亦不能預知。今考天行之路。卯在東
 午在頂。酉在西。人皆知之。可見天不是活物。又物之
 活者。若受傷必覺疼痛。今仰視此地。耕田種土。皆剗
 削之。所用鹽煤及五金之鏹。皆由地深中挖出。若地
 是活物。能不疼痛難當。咨嗟太息哉。天與地原是塊
 然死物。不能降祥降殃。敬之何益。要知降祥降殃。惟
 一造天地萬物之真主也。與其敬無靈之天地。何如
 敬造天地萬靈之真主乎。知恩報本之謂何。何不思
 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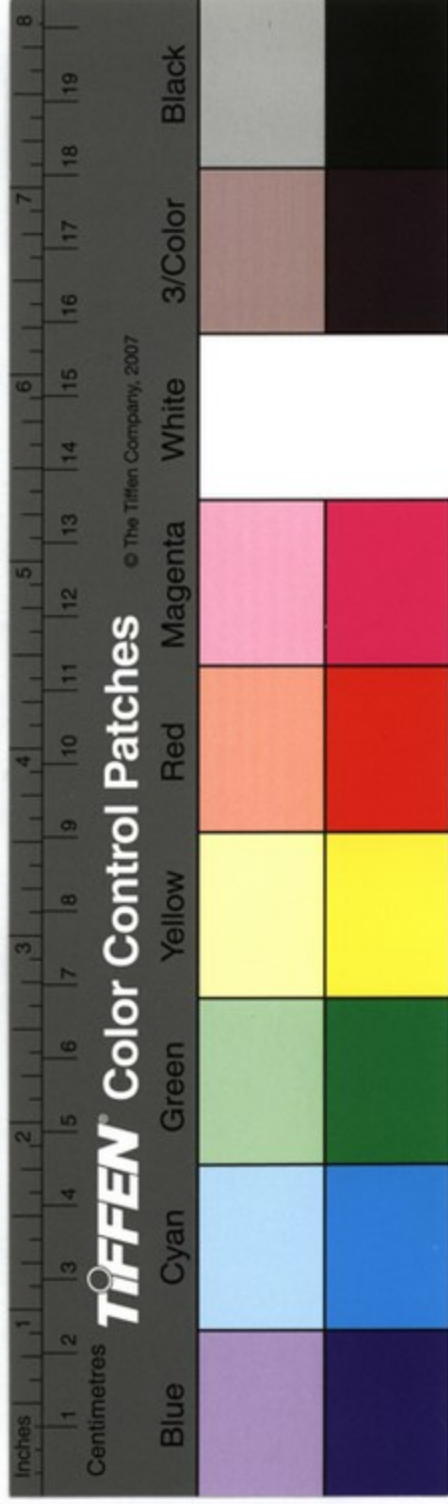


君親師人也。而君撫有國家。得操作威作仁之柄。固吾人所宜敬也。但敬之道。不在徒貼君字。及一貼紙三炷香。向彼燒之之偽禮也。孔子云。事君盡禮。又云。臣事君以忠。未聞以香紙事君也。再觀違條犯法者。不乏其人。豈因其家貼有君字。即以為之忠。而得謂無罪者耶。可見吾輩奉教。承天主聖命。以下六端。皆是實禮。原無虛文。天主嚴命曰。臣庶可畏。國主可愛。可敬。可為彼祈。可奉其命。可納其賦。聖賢解曰。制斧鉞以罰惡。其畏之故。護民如父。懷之如母。其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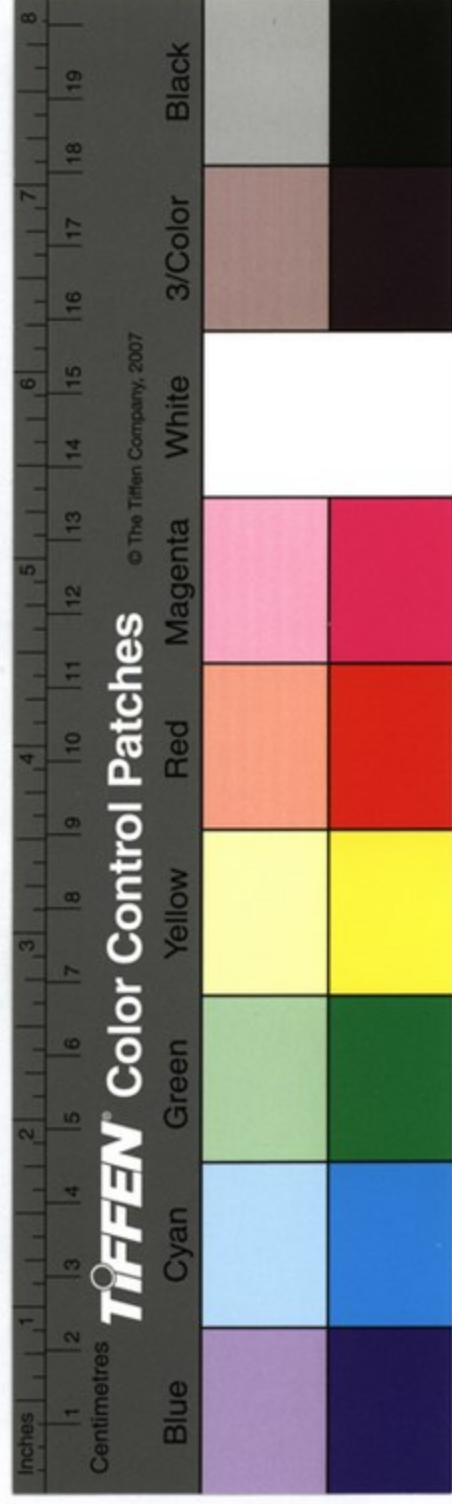


故尊以高位。超越國衆。其敬之故。其康寧。舉國之康寧也。祝祈天主。賜延生命。且君之令。即如天主之令也。奉其命之故。玉食以養身體。多資以備國用。納稅之故。國人全守斯理。真爲忠心事君矣。若只以虛文事之。不幾視君爲虛境乎。慢之甚矣。吾人不貼君字者此也。

親也者。乃肉身之本。固當竭力以事之也。吾儕既恭奉天主正教。於神形之大父母。尊之事之。於肉身之父母。敢輕而忽之哉。惟是事親有道。原不在虛文。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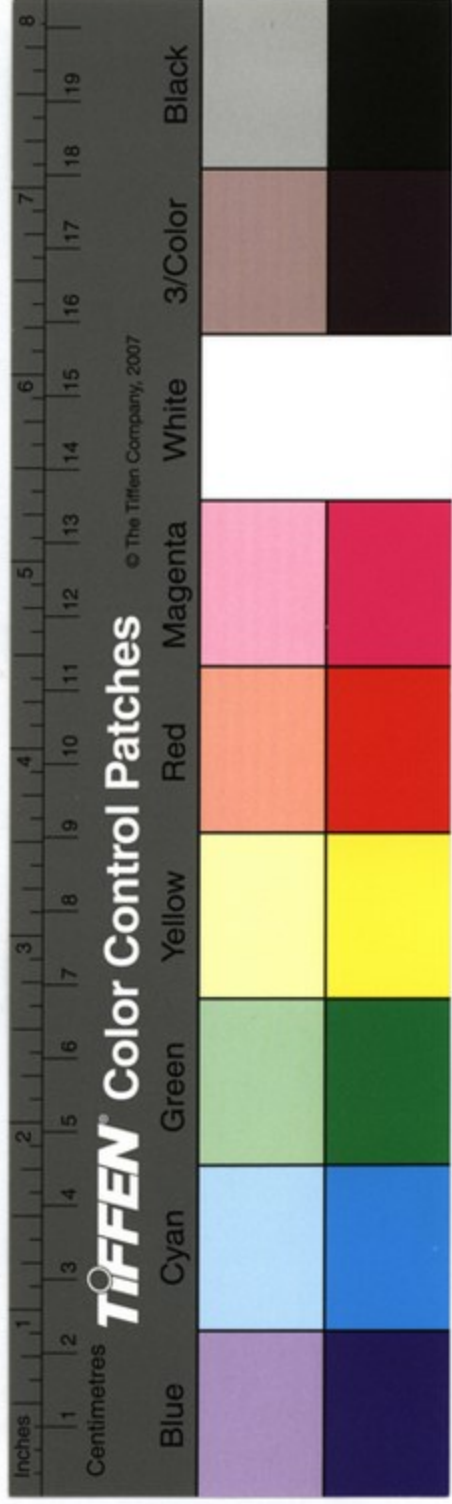


子云。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禮記云。小孝用力。中孝
 用勞。並未聞有孝敬親字。教人徒寫親字之說也。今
 之人。因其家貼有親字。遂自稱爲孝子。但親戒之。勿
 嫖。勿賭。勿喫亞片煙。抗心背逆。固執不順。如此之人。
 雖時時燃燭刻刻燒香。豈得爲孝乎。天主教所講
 事親之禮。皆合正理。今略述一二。兒女該當愛惜父
 母。聽他正命。盡心盡力奉事他。看顧父母肉身靈魂
 要緊的事。此事生之禮也。若其既死。不獨衣之殮之。
 葬之。更必爲之祈禱。天主欲其早享永安。又謹遵父



母之善表。效其善德。如生存時一樣。此事死之理也。總以孝道銘刻在心。終身不忘。乃真孝也。豈必貼親字於堂乎。吾人之不貼親字者此也。

師也者式也。既教我以禮義。我當效法之。固我所宜敬者也。但師之教弟。官傳以至真至正之道。而弟之敬師。亦不可徒尙虛文。禮記云。事師就養無方。心喪三年。可見事師之禮。不在燃燭貼神字也。若蓬蒙學射。陳相見許。師徒互相雀角者。豈有因其家有師字。遂可諉之無罪耶。要知事師之實禮。在順其正命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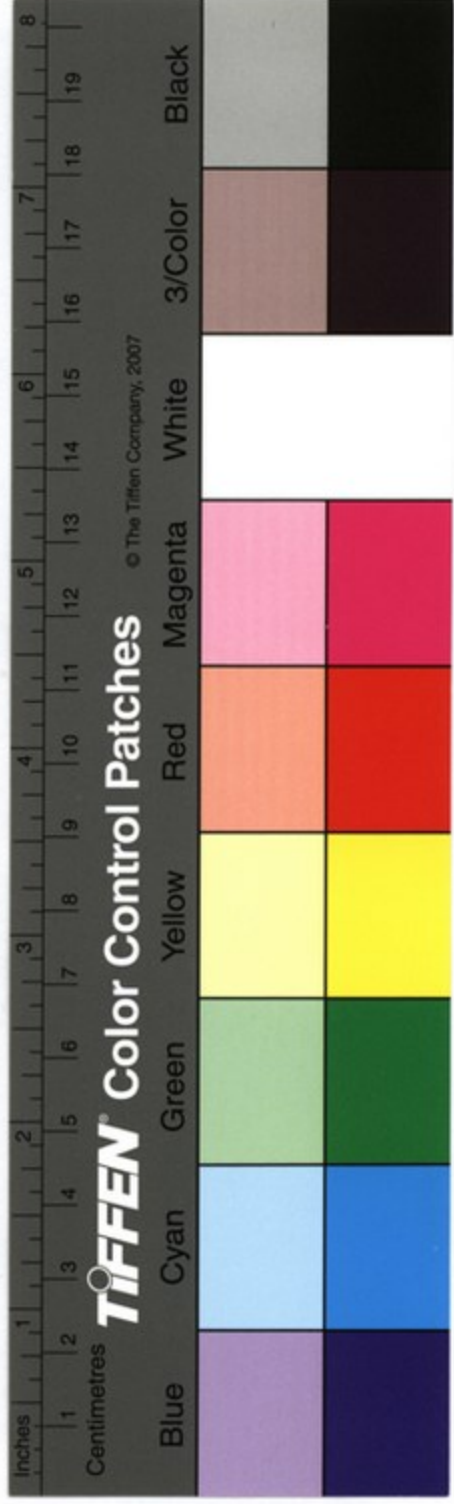


其善行。所傳真道。牢記於心。或有過錯。聽師改正。永不再犯。終身記念師之恩情。祈天主早賜其安。是即敬師之正理。吾人不貼師字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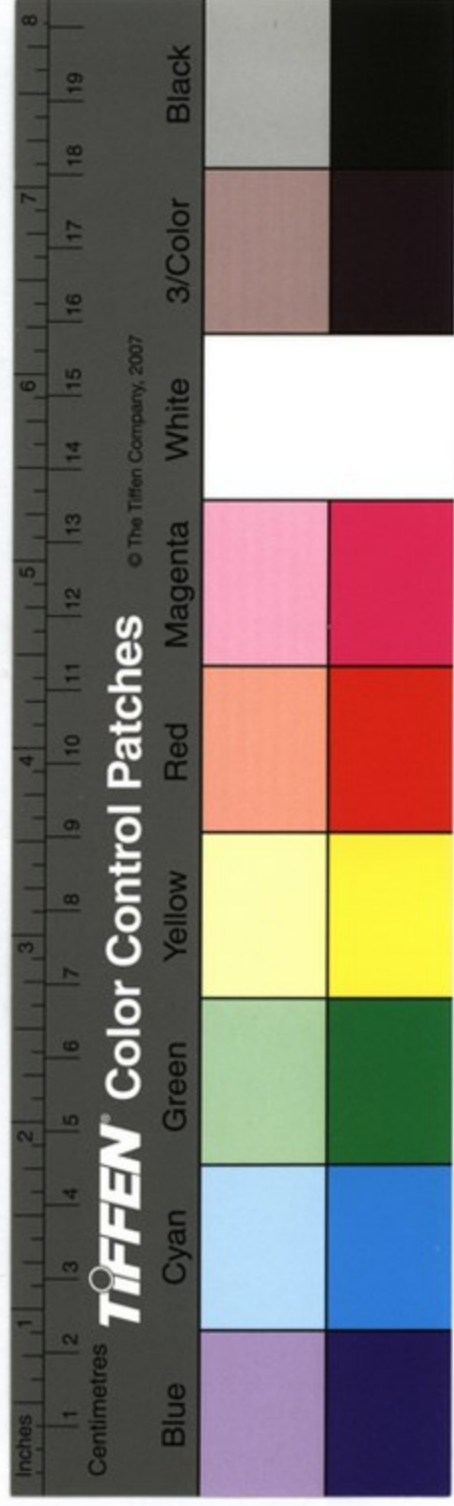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天地者。受造之物也。君親師。受造之人也。物爲我用。不可以受我敬。人於我有恩者。我固當以事人之道而事之。斷不宜妄祀之爲神也。况此五字牌。原自無爲教而興。胡堪用乎。

論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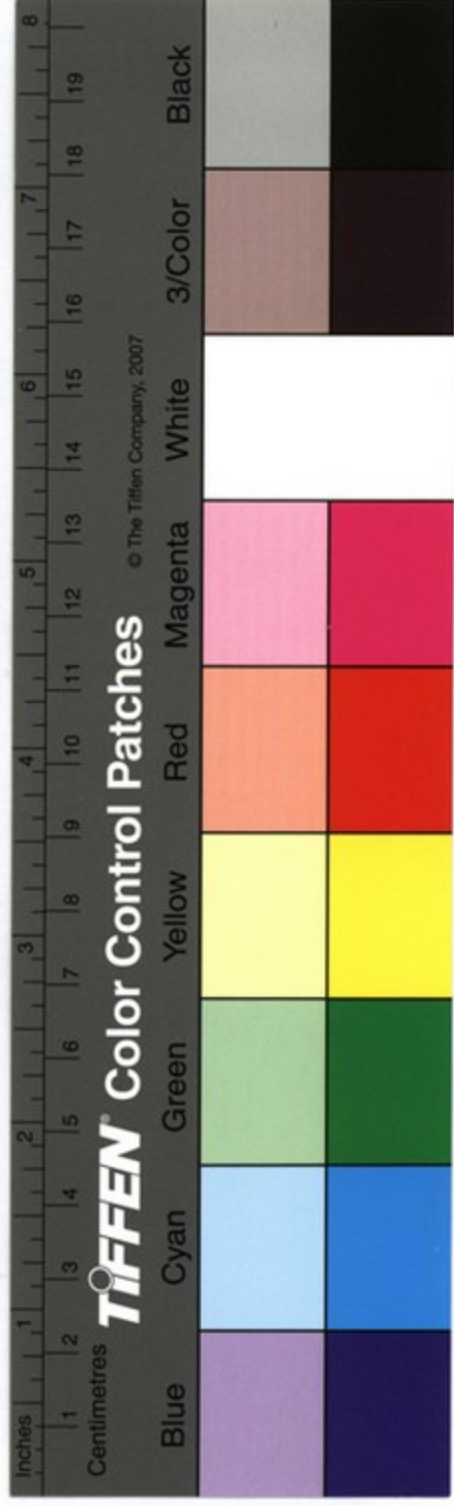
二論堪輿風水之事。欲知風水爲何物。宜先明其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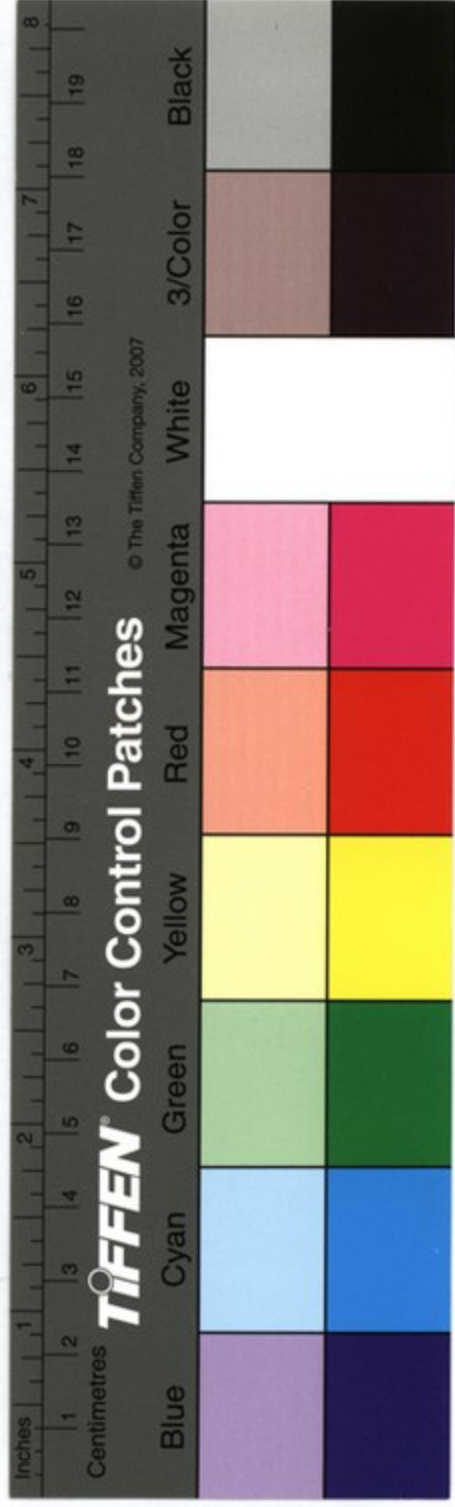
鼓動萬物以萌長。故有四方之風。風者何乃氣之運
動發乎外。水者何。乃地陰濕之氣。以滋養萬有。以浸
潤乾燥。故有江湖河海澗井泉之水也。二者悉天主
造以存養我人者也。你等或造屋。或葬地。先必請地
理九生。來看風水。定方向。然後纔敢起工。若不然就
怕家裡有災害。或怕後代不興旺。這是你等通行通
信之事。我等奉教人皆不如此。凡造房屋。只看地方
之高矮。水之遠近。風之大小。若基地過低。恐受水浸。
若水太遠。用水必難。設有不測之火災。難以滅火。若



降之百殃。未說地道不常。風水作祥作殃。又孟子曰。
 上古之時。常有不葬其親者。親死之後。則拋其屍於
 溝壑。今日之人。皆古人之子孫。當時拋親屍於溝壑
 之人。豈有心擇龍穴。而揀方向乎。若地理果有報應。
 則古人當死絕。爲何今世之人。更多於古時之人。又
 常見堪輿之師。少有富貴終身者。既知有龍穴之地。
 何不自葬其祖宗。使已得享福。富貴終身。榮及子孫。
 豈不樂乎。爲何有智爲人謀。無智爲己謀耶。故世俗
 常曰。堪輿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世間果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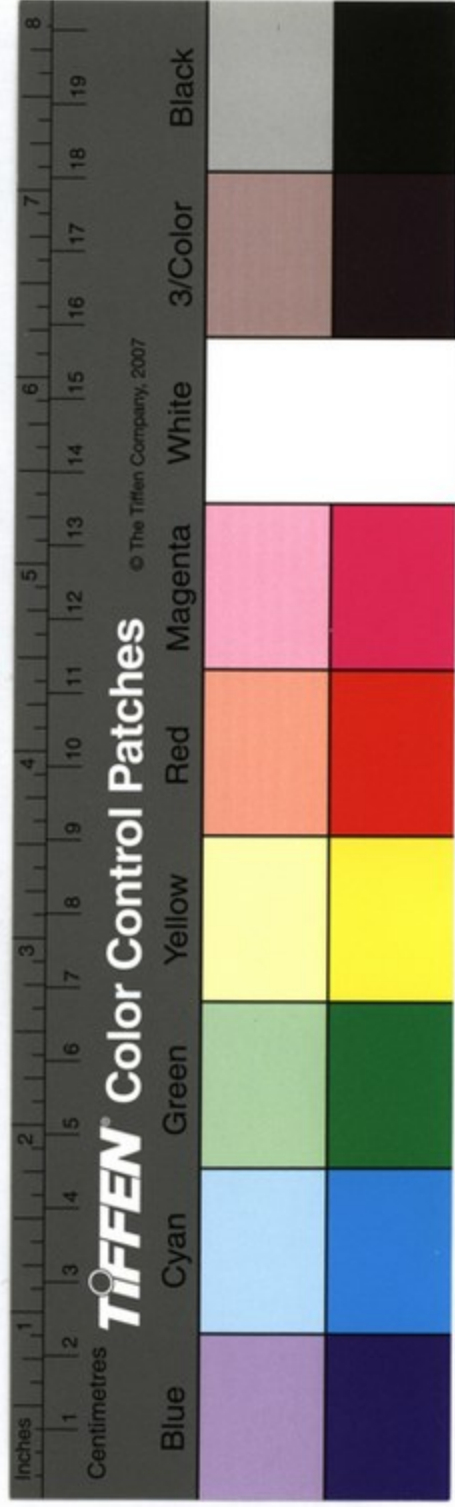
王侯地。何不先謀葬乃翁。此雖俗語。實係至言。再者。考之堪輿之術。起於晉朝郭璞之手。且郭璞死於非命。被璫倒而壓死。嗟。能爲他人謀利。不能爲己避凶何哉。又有楊筠松。作撼龍經。曾文迪。作青囊序。然此二人。皆未昌大其後。豈作術爲人。而不爲己耶。又考之夏商周三代之時。未嘗有此堪輿之術。當時亦有富貴卿相。貧賤壽夭。今時之人。亦不過如此。再者。若祖宗葬於福地。其子孫俱富皆賢。爲何有賢有不肖者。爲何有壽夭不齊者。爲何又有貧富不等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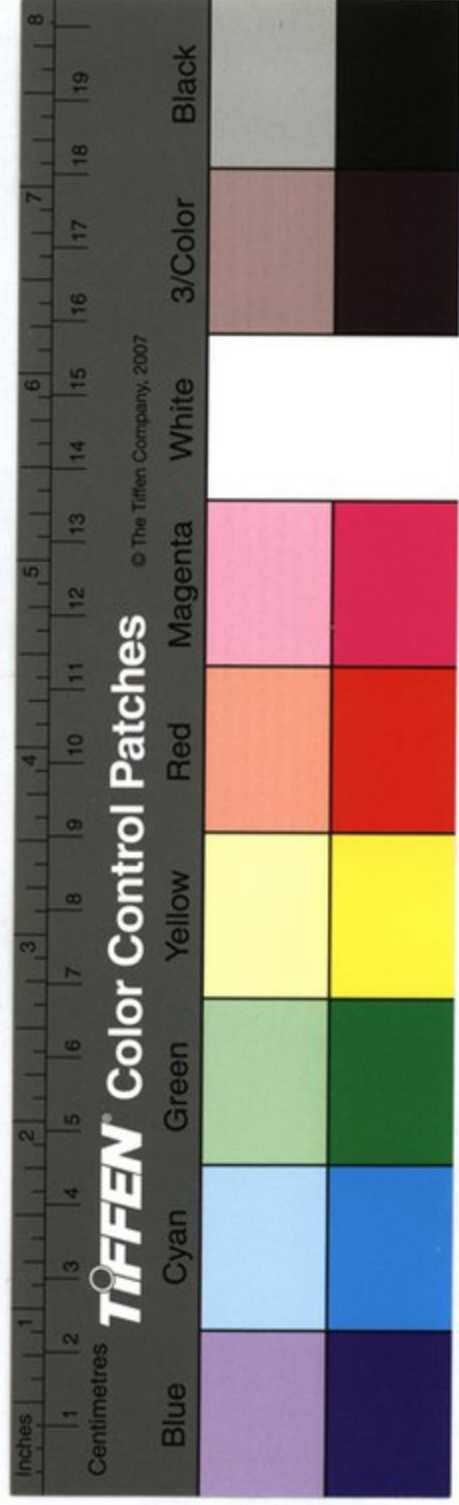
見堪輿之謬說。不必智者知之。即稍有明悟者。亦知其誕妄不經矣。

論擇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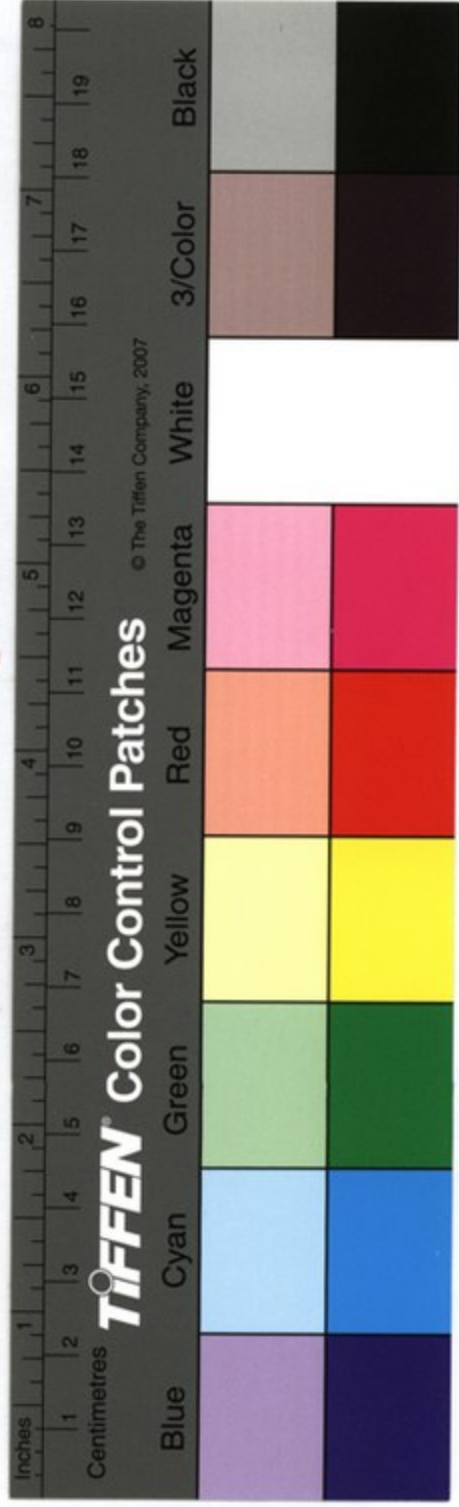
三要關擇日之妄。只看武王以甲子日與紂王以甲子日亡。二王同日交戰。有勝有敗。兵事如此。他事亦然。譬如同日張場。同日婚娶。查其效驗。多有不同。又一時之間。普世之人。有生者無數。死者無算。時候雖同。為彼可稱為生時。為此可稱為死時。由此可知。日子時候。並無吉凶之別。惟我等行善。可稱為吉。行惡



就是凶。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與日子何干乎。
 論算命
 四論算命之妄。查之鑑史。有軒轅黃帝。命不撓。用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爲十二支。又用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字。爲天干。合成六十
 花甲。以分歲時。以記年月。並無別意。後至戰國之時。
 有鬼谷子。加添金木水火土五字。妄談相生相尅。唯
 測人道大理。以哄愚民。豈不想一時之間。生育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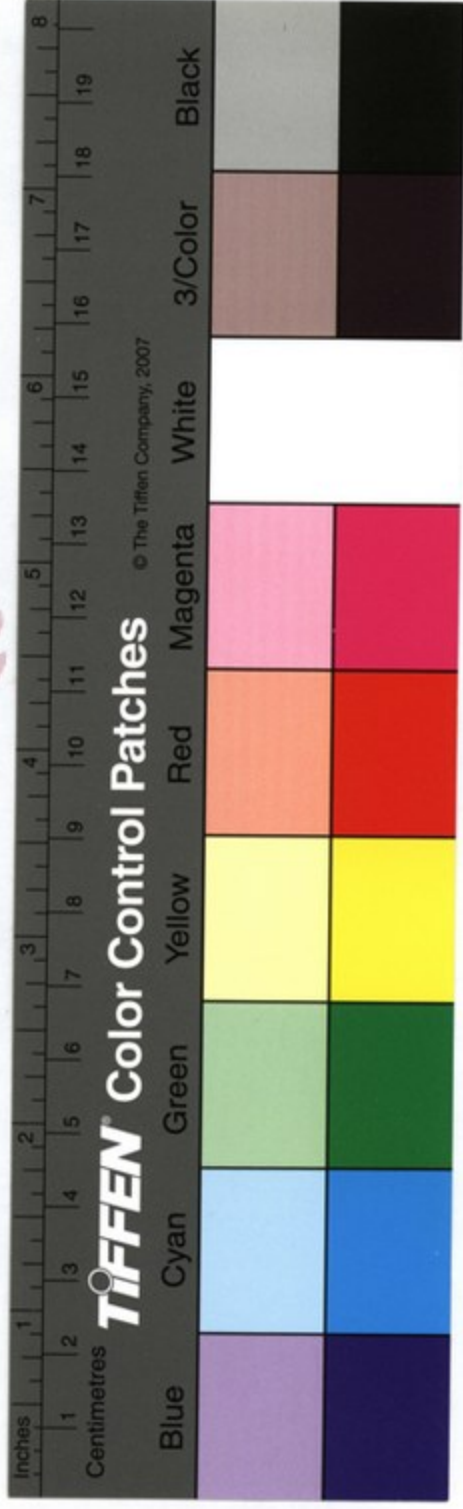
焉能貧賤壽夭相同乎。生帝王卿相之時。亦有多人
 同生。豈俱能為帝王卿相乎。又見雙胎之兒。同時而
 生。然亦有貧富壽夭不齊者。何哉。算命先生全把八
 字作題目。推來反去。就妄議人之終身。然嘗見多有
 八字相同。而貧富不同者。古書只說居易以俟命。未
 說居易以算命。又說生死富貴在天。未說在八字。當
 知生死富貴壽夭皆天主之安排。我等人類焉能推
 測天主之意乎。且算命者。多是瞎子。你有眼之人。今
 日尙不知明日之事。無眼之人。到能知你終身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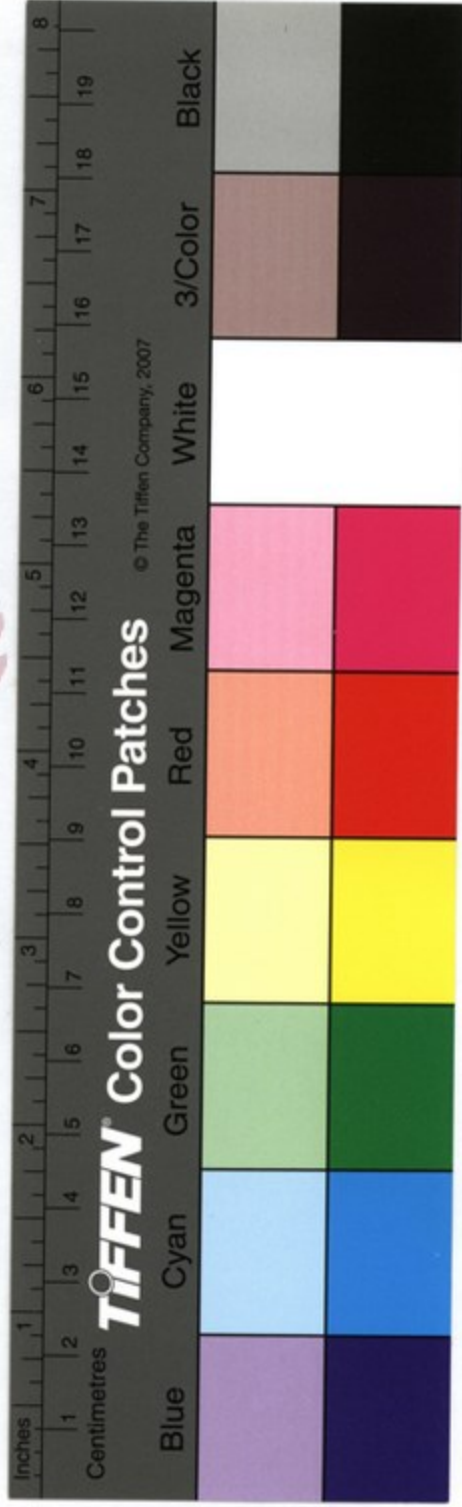
其終身吉凶禍福。是以人而妄測造化。僭越天主之權衡。何罪如之。智者豈爲之乎。

論占卦求籤測字

六論占卦。求籤測字之謬。占卦求籤測字。與拈鬮擲骰。無異。應者少。不應者多。嘗見占吉而得凶。卜凶而得吉。何哉。偶然而應者。就說卦籤測字有靈。不應者。就置而不問。何不想占卦百次。必有幾次有應。比如一人未曾習武。若彎弓射箭。從早至晚。必有幾次中鵠。非其武藝精熟。不過撞着而已。術士嘗說。周公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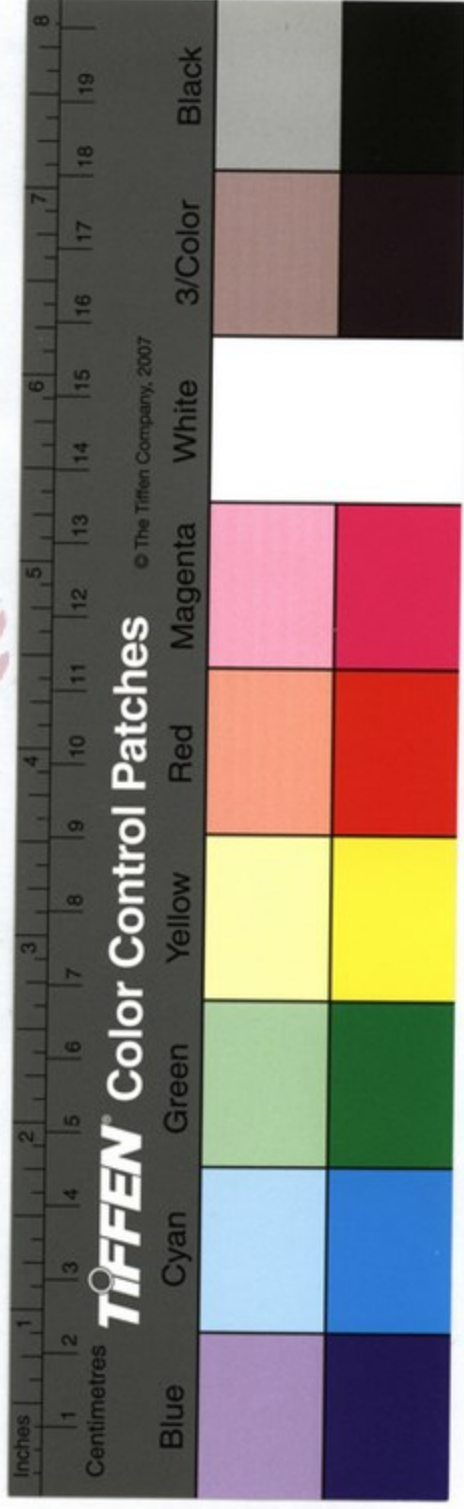
世三十。卜年八百。用此一言以証卜卦有靈。何不觀書經。召誥。借夏商二代以戒成王曰。惟此歷年。我不敢知。是同朝之召公。尚不以周公之卜為據。又有屈原問卜於詹尹。詹尹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不能知此事。從此看來。可知古人早已識占卜之無用矣。又屢見貿易之人。以測字定損益。多有測吉而拆本。測凶而增利者。何哉。若測字皆靈。就該天下貿易者。只有增利。無有拆本。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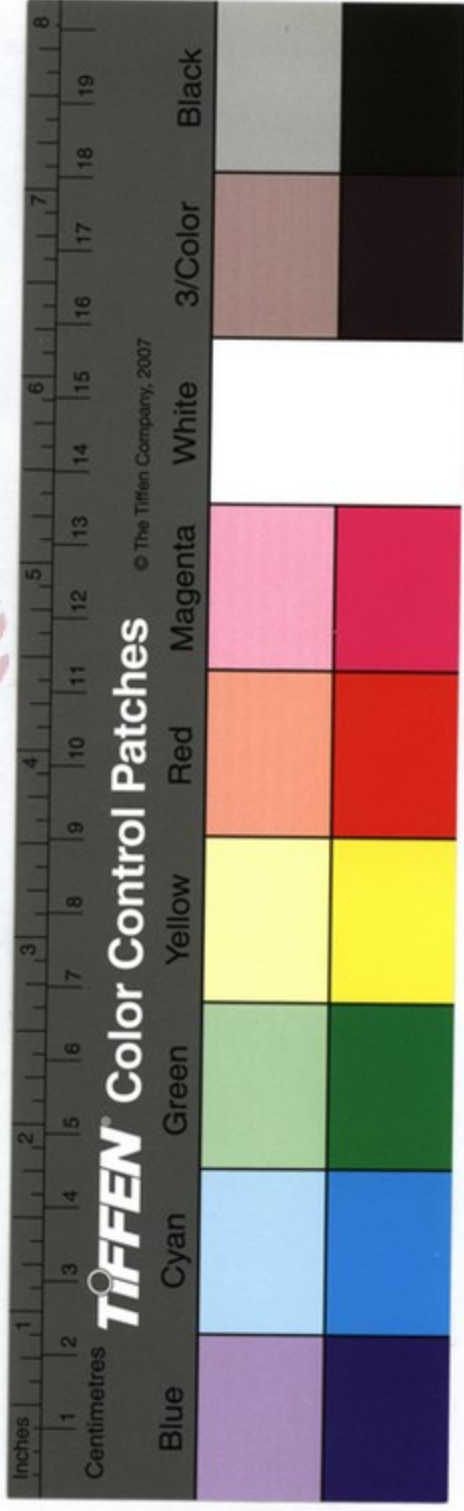
增利者少拆本者多何也。且測字之術士多是窮漢。能爲他人謀利不能爲己謀利耶。有時我等同術士。反覆辯論此事。彼至理屈辭窮之時。乃答曰。吾亦知此是欺世騙人之法。然家寒身貧。不過藉此以度生命耳。從此而論。但凡信占卦。求籤測字之術者。不獨枉費銀錢。亦且有受欺受哄之誚也。

論神祇菩薩

客曰。天主正教。理當信服。但我等中國所敬的神祇。菩薩等。皆是前朝帝王所封。內中豈無一二真神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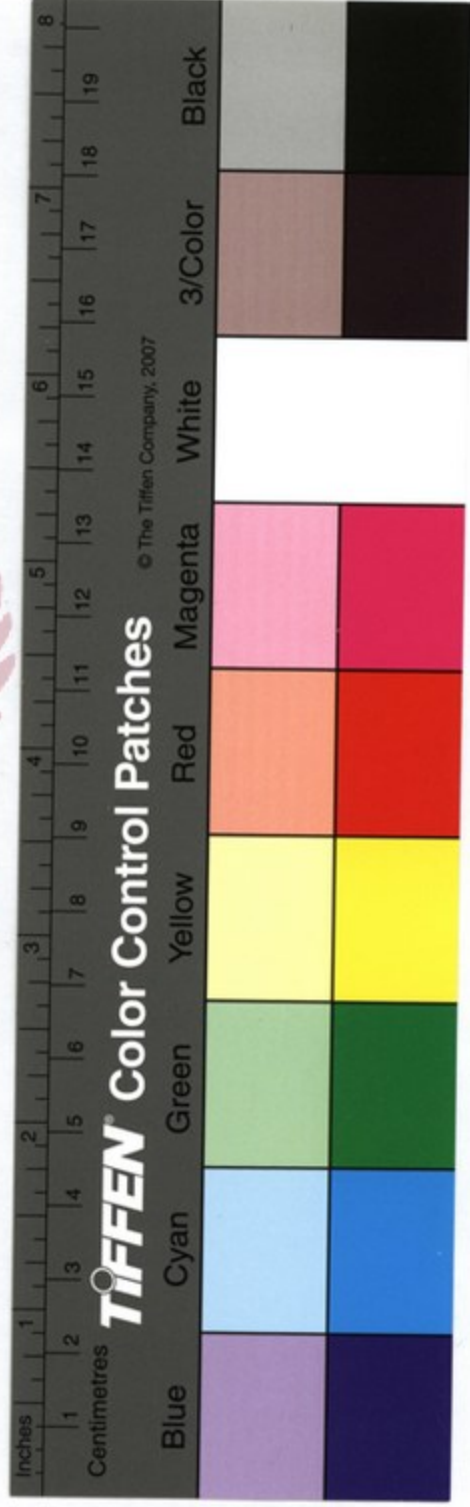
你等一槩棄而不敬，何故。
曰。世俗所敬的鬼神。千奇萬怪。名目最多。各方各神。
難以言盡。總而論之。亦不過有兩種。一指生成之物。
一指死過之人。敬生成之物者。莫過於敬天。地。日。月。
星辰。然不知天地。日月星辰。之來歷。是以有用之心。
置之無用之地矣。當知天地之先。只有一主宰。爲萬
民之大父母。未造人之先。先造天地。爲覆載人。造萬
物。爲養育人。造日月星辰。爲光照人。如父母預備房
屋產業。衣食燈光。爲保養兒女。一樣若子女棄了父



母不孝敬。只恭敬房屋器皿。其愚也何如。我等奉教
 之人。不然明知有一至尊無對之天主。造天地萬物
 與人享用。吾人日受其恩。理當感謝恭敬。是定而不
 移之理也。况世俗所敬之神。莫過於敬佛老。玉皇。觀
 音。梓潼。真武。天妃。城隍。蕭公。宴公。關羽。許真君。趙玄
 壇。社稷。併閻王等。此乃通國所敬之神道。我今逐次
 說明。真假自然顯露。當棄。當敬。惟君自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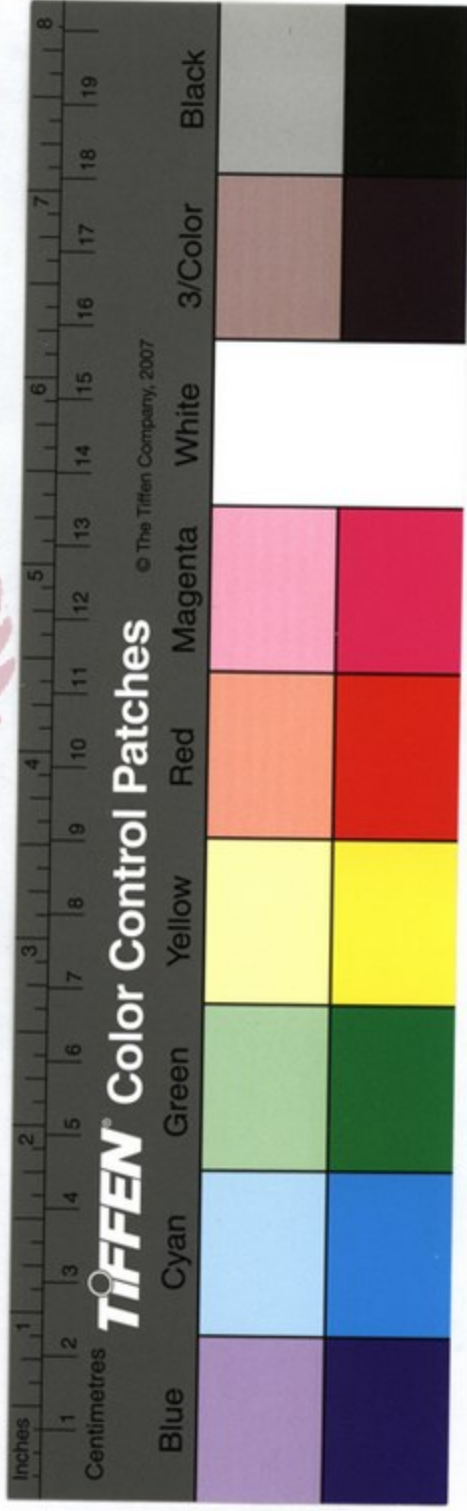
論帝王無封神之權

先當辯明帝王無封神之權。然後再論各神之來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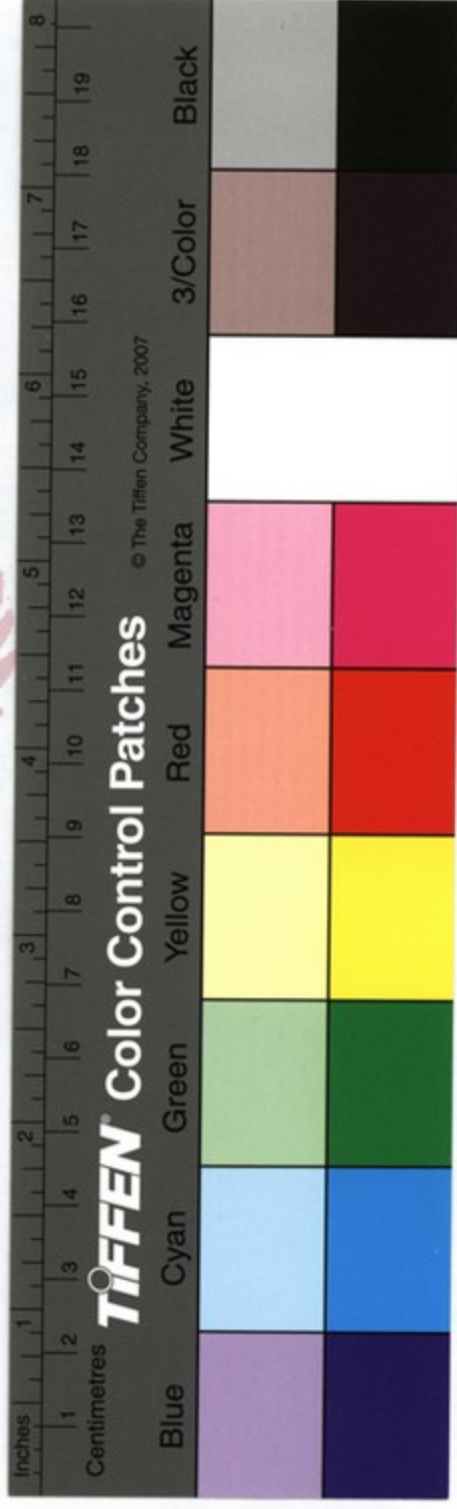


論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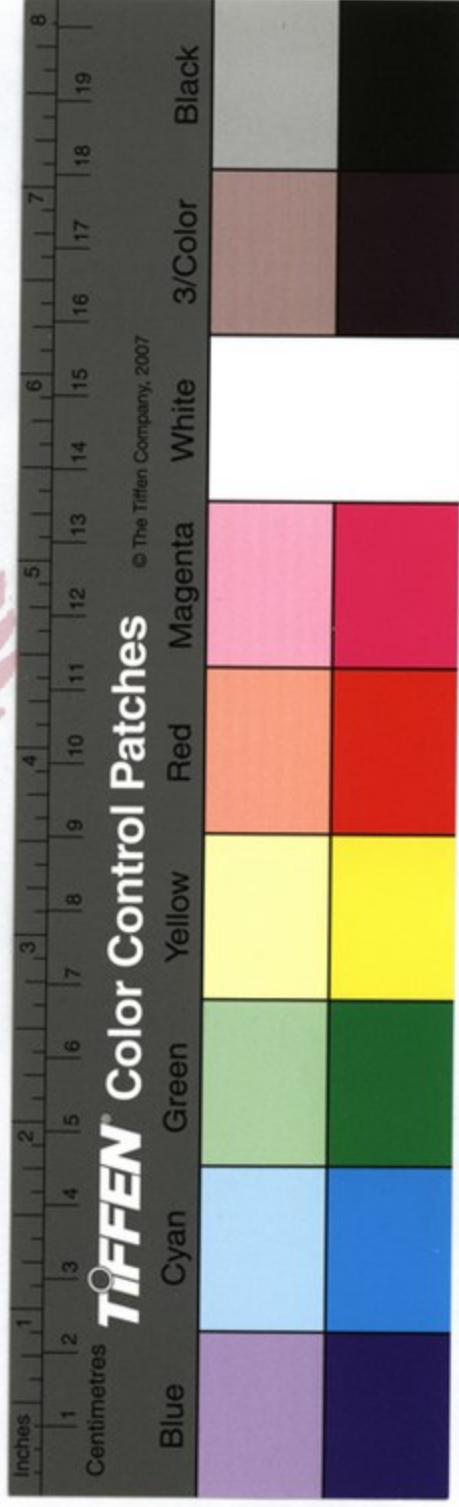
帝上雖尊雖貴亦與我等同類。有生有死。孟子不云
 乎。堯舜與人同耳。只有封生人爲官之權。那有封死
 人爲神之理。只看久旱久雨之時。帝王尙且無法。既
 自己不能掌管風雨。反能封死人掌管天地萬物乎。
 倘帝王有封神之權。亦不必封他人爲神。當把自己
 祖宗封一大神。保佑子孫萬代天下。豈不美乎。爲何
 自三代以來。換了二十餘朝。由此觀之。封神之事。明
 係妄誕不經。而今人反信之。不太愚乎。



可是誰人掌管。若佛管生死。佛則不必死。若另有掌管佛之生死者。佛自不能掌管天地萬物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考之銅鑑。於漢明帝之時。佛毒始流入中國。當時君臣愚昧。崇信異端。無人諫阻。至唐憲宗時。有賢臣韓文公。上諫迎佛骨表。祈憲宗將佛骨佛經。付於水火。永絕禍根。豈料忠言逆耳。不惟諫表不行。且被謫潮陽。迨至中宗之時。有賢相狄仁傑。巡撫河南。奏毀吳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又宋朝淳佑時。有忠臣胡穎。爲廣經略使。毀佛像。殺妖蛇。杖僧人。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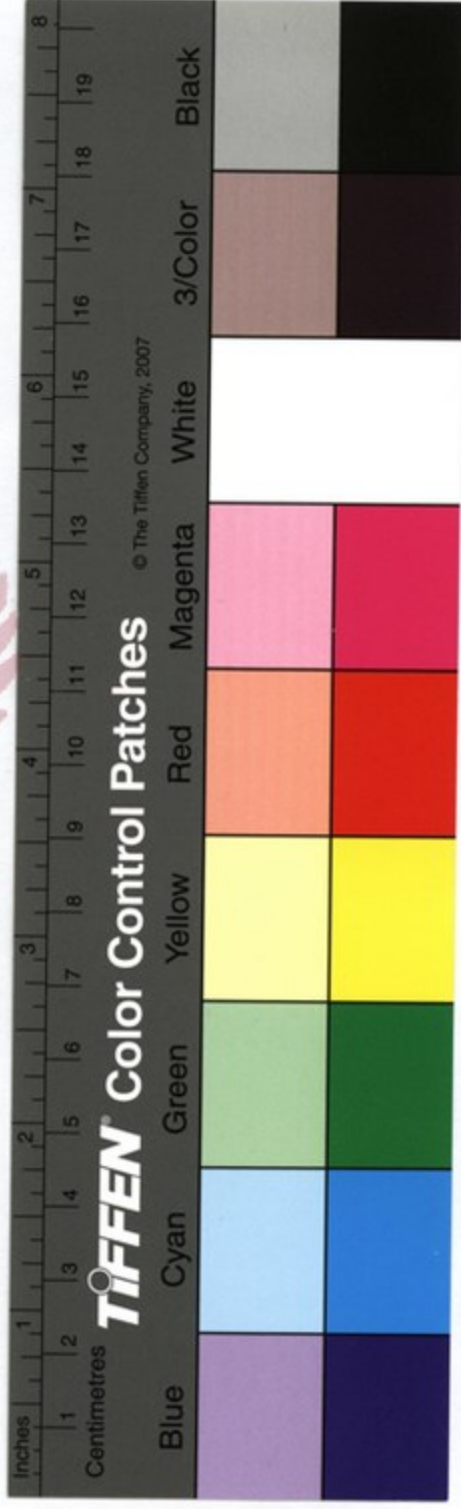
再者。佛氏所傳之輪迴托生。大不近情理。彼云。人死能變爲禽獸。禽獸死。能變爲人。又云。善人死後變爲人。恐百年之後。人類將絕。昔世將盡爲禽獸矣。若果惡人死後變爲獸。然世上之人。善者少。惡者多。若果輪迴是真。世人皆不可婚配。恐是祖母托生。其娶祖母爲妻。豈不是大壞人倫麼。若果論迴是真。耕田不可使牛行路。不可騎馬。恐是自家先祖托生。佛氏又教人放生戒殺。毒蛇不可打。虎狼不可傷。何不想惡人犯律。尚要受五刑。惡獸傷人。反當縱之乎。是非顛



倒。實屬可惡。又說今世食肉四兩。來生還肉半斤。然
普世之人。食肉者多。不食肉者少。又自生至死。食肉
不知煩幾。若四兩還半斤。恐轉千百世。亦還不清楚。
考查鋼鑑。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莫不食肉。依
佛氏之言。古帝古賢。當盡變為禽獸。以還食肉之債。
有是理乎。可惜今世之人。昏迷罔覺。竟被佛老毀罵。
不論士農工商。無不信托為冥事。可傷可傷。

論老君

考查鋼鑑。老君生於周末春秋之時。職為史官。後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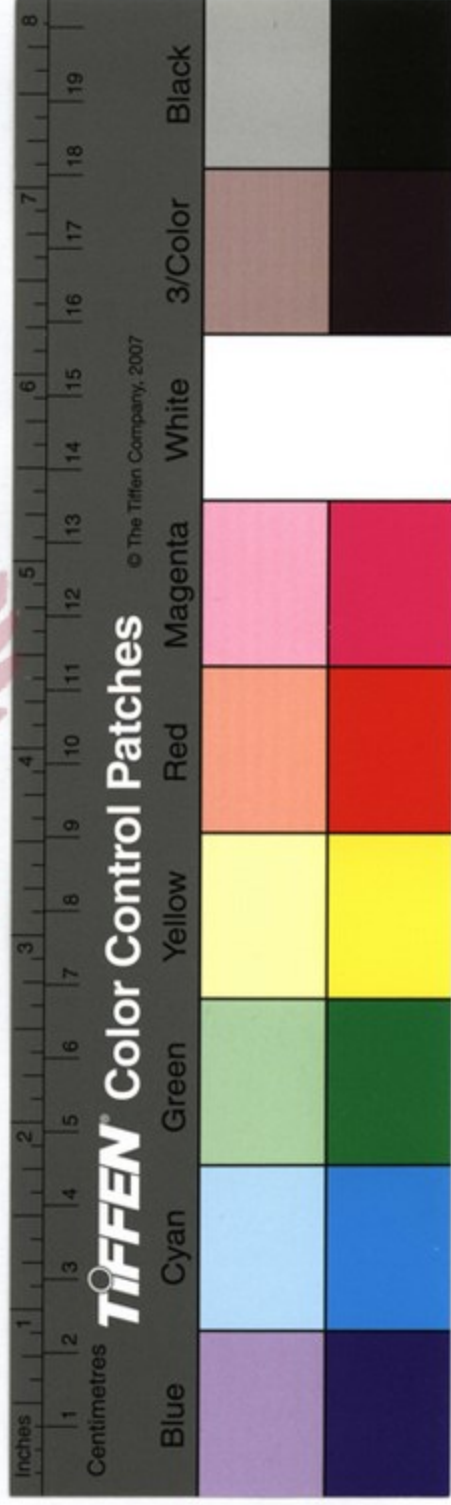
年老。稱爲老子。昔孔子。於周敬王之時。曾問禮於老
聃。後有好事者。作老君傳。妄言他生於殷朝。武丁之
時。在母胎八十二年。破母右肋。而出髮鬚皆白。故號
爲老子。後世稱他爲元始上帝。元始天尊。天寶丈人。
宋眞宗時。復加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惜哉。
君被其誣。民被其欺。不查其根。不攻其妄。明知他生
在天地之後。反稱爲造天地之主宰而敬之。惟有韓
文公。知其妄誕。斥其邪說。比他爲坐井觀天。正責老
子。見識窄小。道理不正。幾欲焚其書。而慮其居。今人



不察依然信從。甘背先賢之道。自投異端之罟。是誠何心哉。

論玉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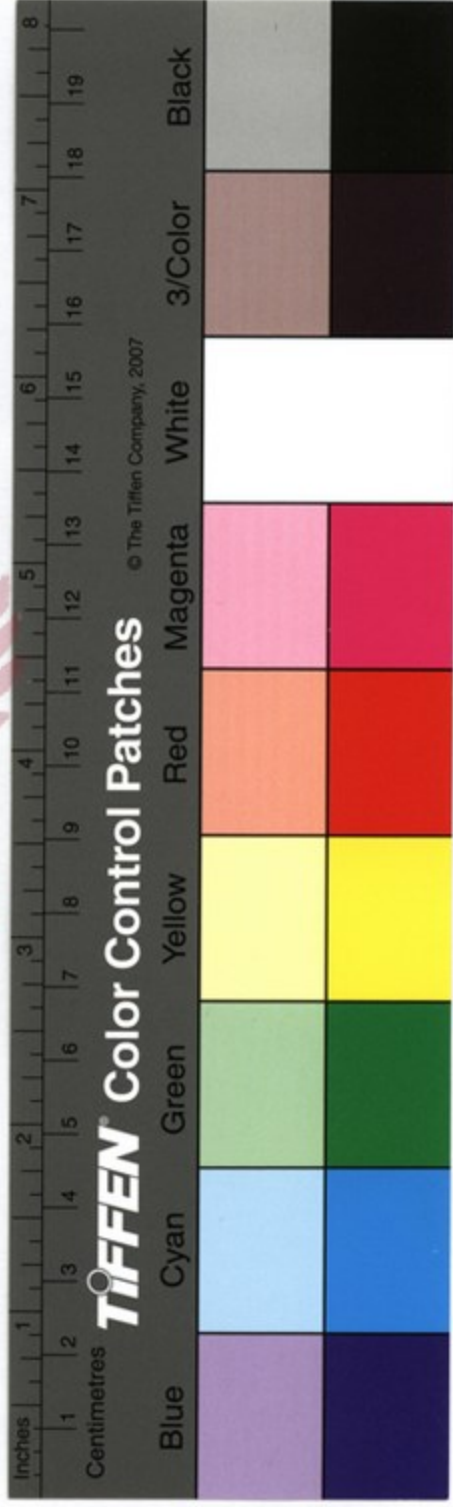
考查宋史。玉皇生於漢末之時。姓張。名儀。真定。付行唐縣人。自幼習老君之教。隱於武當山。採藥煉丹。醫治病人。至宋徽宗時。有術士林靈素。亦習老君之教。誣言騙上。徽宗被其迷惑。封儀為玉皇上帝。望其保祐國祚綿長。然自封儀之後。不久徽宗父子妻妾。盡被金人擄去。受辱難言。死於五穀城。噫。自古虔心敬



玉皇者。莫過於徽宗。然喪國亡身。而玉皇不救。哀哉。
 今日敬玉皇者。可以鑒矣。

論濺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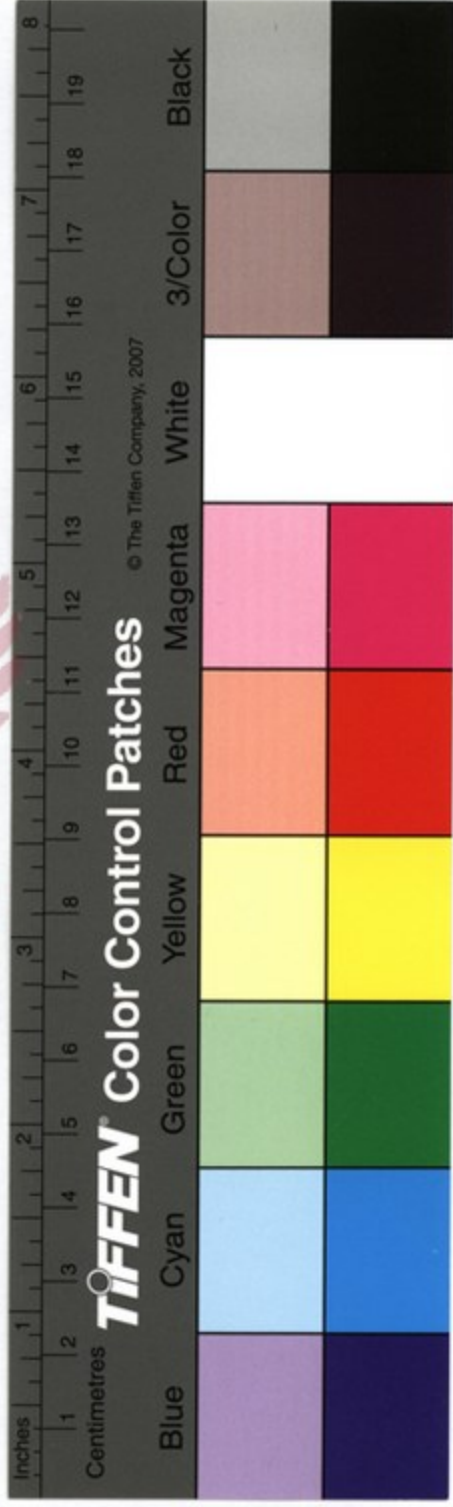
考查濺書。並無此人。亦無此名。不過好事之人。逞口
 雄談。弄假或真。貽害後人。按香山寶卷觀音。名妙善。
 父名妙莊。係與林國王。后名寶德。王有三女。長名妙
 書。次名妙音。三名妙善。王為三女招婿。妙善不從。乃
 往白雀寺修行。其時三官五岳來為代勞。妙莊。王命
 焚百雀寺。妙善噴紅雨滅火。王令絞殺妙善。妙善一



到陰間閻王命妙善入魄還魂。遂在香山修煉。後又
將左右手眼割施。合藥療治父王惡癘。故稱為救苦
救難觀音菩薩也。此種荒唐不經之說。只能哄騙愚
人難欺君子。且世俗所敬之觀音。有送子觀音。白衣
觀音。魚籃觀音。千手千眼觀音。種種名目。伊係好事
者捏造。愚民不察。相率敬奉。噫。愚甚矣。

論梓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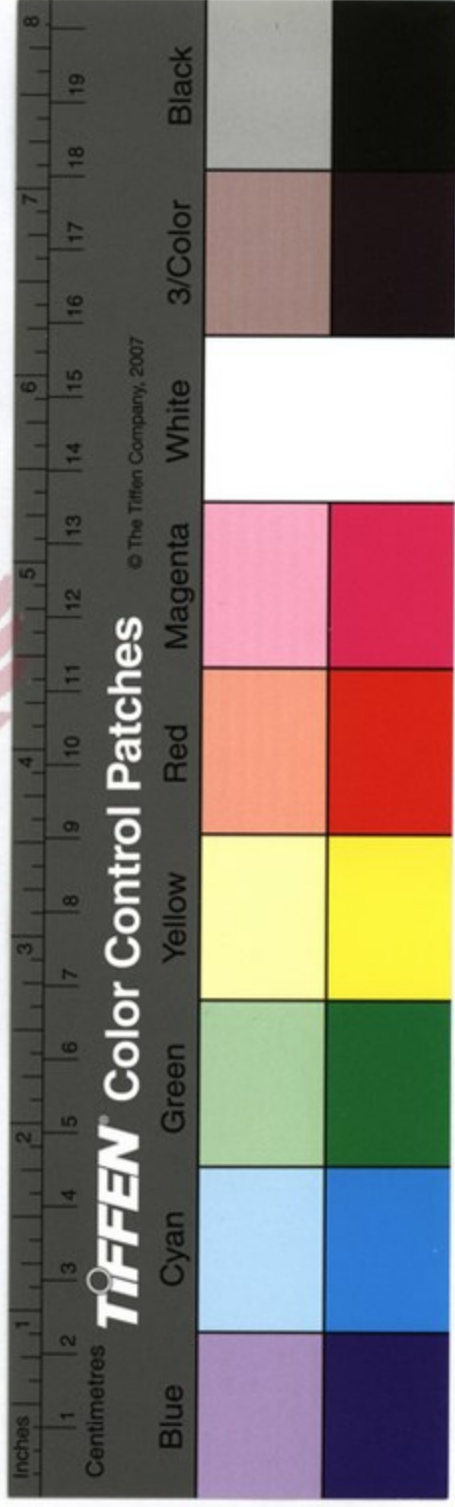
明史。梓潼姓張。名亞子。居蜀。仕晉。沒於戰。道家謂梓
潼掌文昌府事。讀書之人。妄稱他為神。能主科名立



續文獻通考載真武乃淨樂國太子專務修行入五

論真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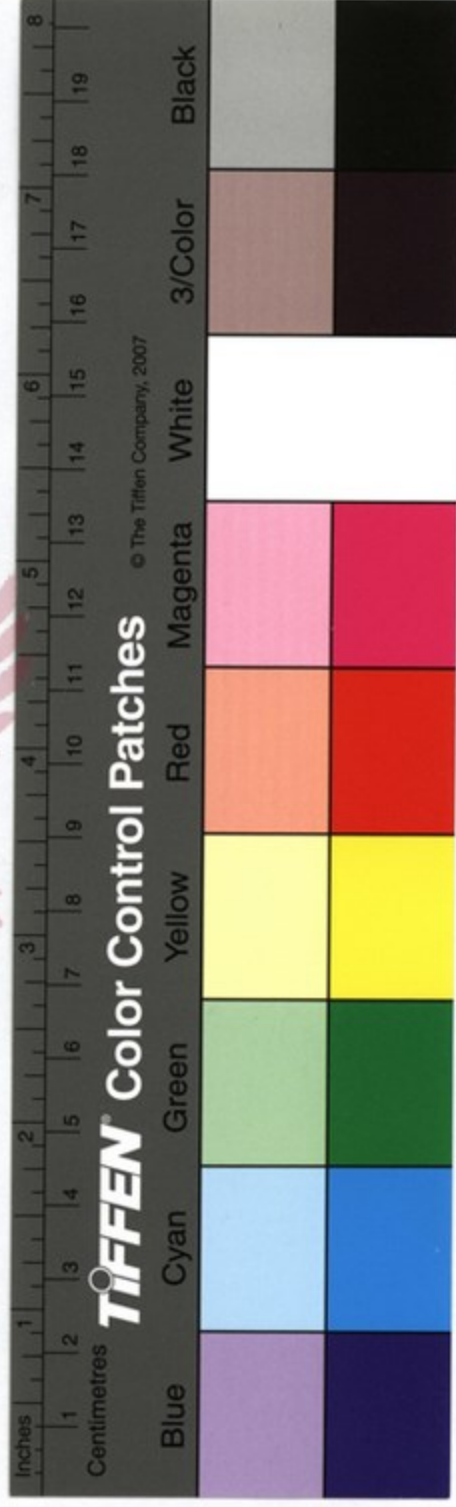
祠奉祀。望其保佑。能入學中舉。甚矣。人之好怪也。晉朝以前。未有文昌。爲何亦有功名。科名可是誰人掌管。再者。考試之典。原是國家明經取士。爲國求賢。只看才之大小。不在敬文昌不敬文昌。比方不攻書。亦不習武。獨敬文昌。能得功名乎。况外教讀書者。莫不恭敬文昌。能人人俱得功名乎。今世之敬文昌者。可以悟矣。



當山太和菴。一日早辰出外。時天降大霧。難分險阻。
失足踏空。墜於深崖。散髮破腹而死。其門弟誑言師
傅升天。誘驅愚民。一傳十。十傳百。至後明朝。永樂。封
鎮天。眞武大將軍。望其保佑天下。萬代不失。然崇禎
乃永樂之後。遭李闖之難。縊死煤山。眞武不知救護。
哀哉總之。凡不認天地萬物眞主之人。容易受人哄
騙。終身難悟。良可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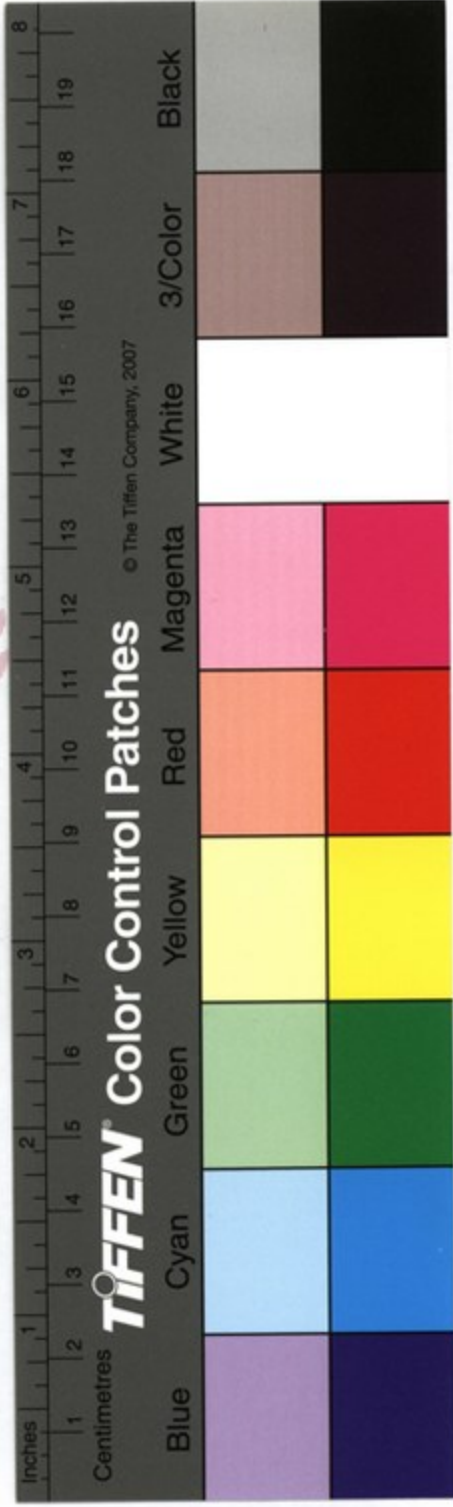
論天妃或天后

天妃。乃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林氏之女。家道貧寒。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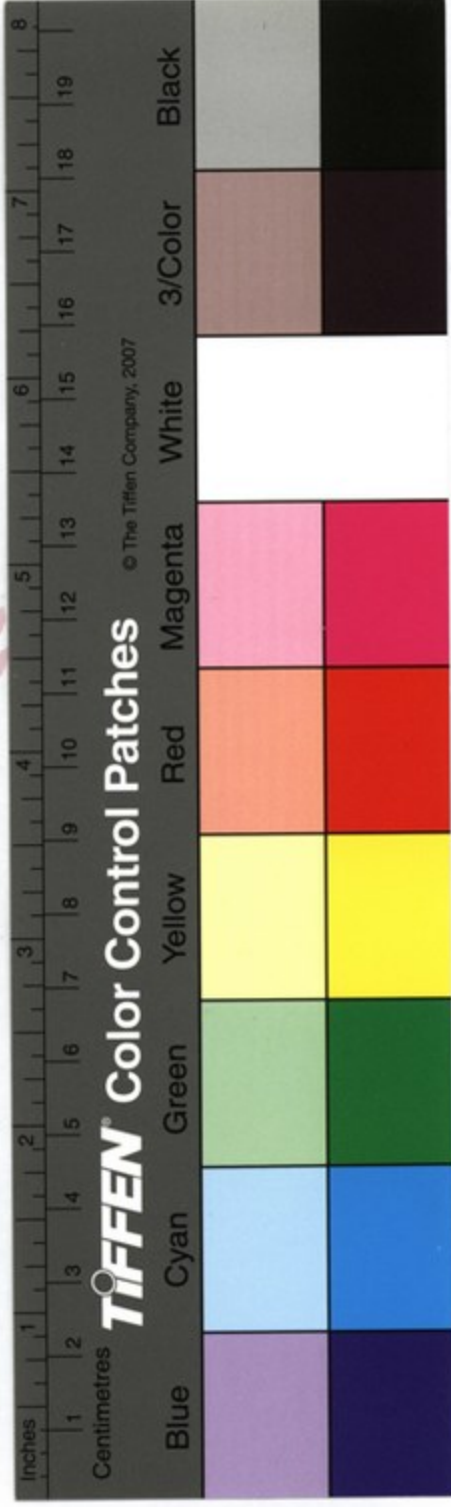


論城隍

兄漁業。女年十七八。在家紡織。一日暴風大作。女夢寐癡狂。其母在旁。喊醒。女曰。我在海中救我兄弟。口啣兄手。持弟。因你喊我。開口答應。故失兄而亡。於是好事者。訛傳此女得道。有救風暴水災之能。迨至宋朝之時。封爲靈應夫人。又明朝永樂。封號天妃。故福建出門貿易之人。或建會館或修廟宇。皆供天妃之像。望其保佑水道平安。然年年覆舟失命者。不知煩幾。爲何天妃不救。非妄誕而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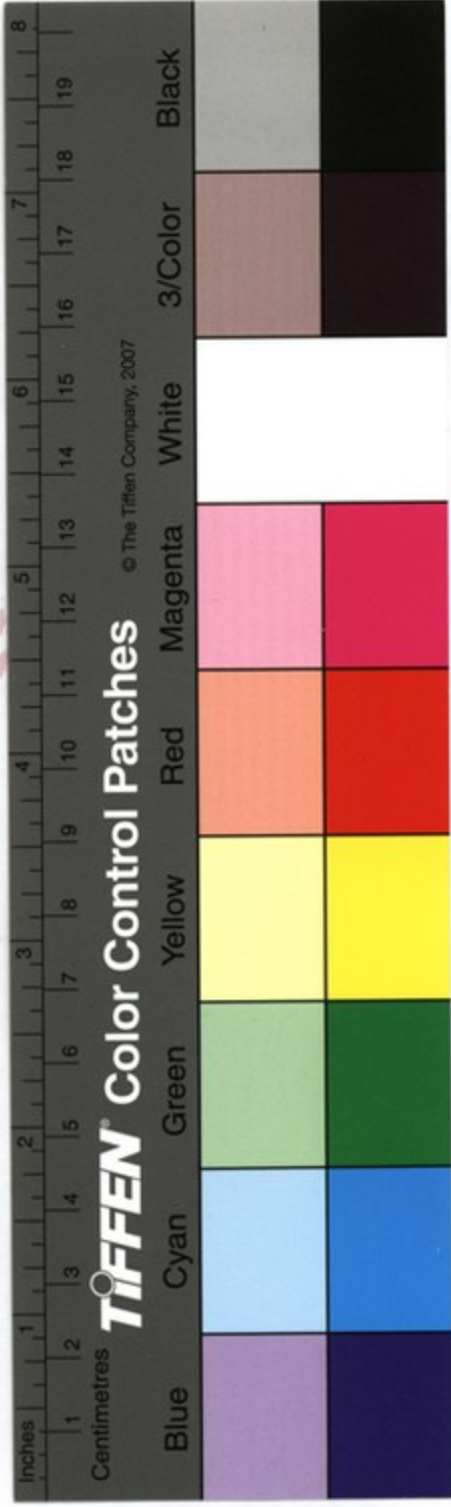


城隍二字。解說城外之濠溝也。俗云。護城河。又有水
 曰溝。無水曰隍。非人名也。晉朝司馬炎。恐官僚事君
 不忠。治民不仁。遂將漢高祖之忠臣。名灌嬰者。畫像
 於牌上。立於讚德廳。使百官見之。而法其忠行。不意
 後人妄稱他爲守城之神。改爲城隍。爲此各州府縣。
 皆建有城隍廟。官府每月初一十五日。進香拜之。望
 其保祐國泰民安。噫。何不想他在世。不能免死。既死
 焉能保人。我中國人實係如醉如夢。不明死生。不究
 本末。只有一人傳說。衆人卽隨之。良可憫也。



論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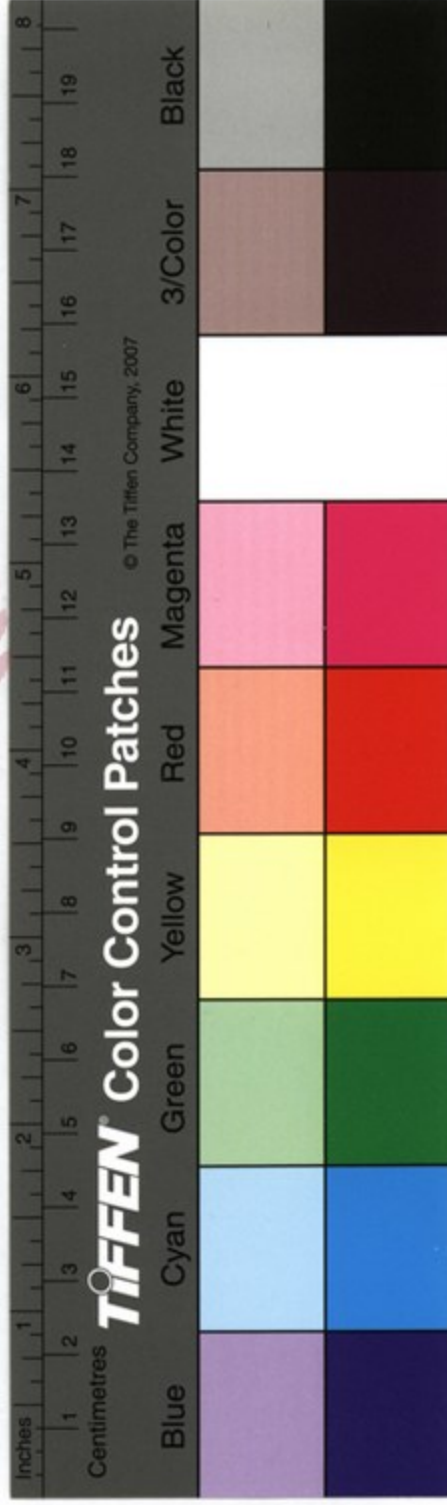
蕭公乃宋朝臨江府洋州人。號伯軒。後稱為蕭公老
 官。駕船營生。往來江湖。未遭危險。生意順遂。家道富
 厚。終身無子。撫外甥袁姓為嗣。至十二年而亡。後家
 族與袁氏爭奪家業。中人議斷兩不能得。將屋改為
 蕭公祠。將產業改為蕭公祭祀之費。這樣安排。不過
 是為免兩家之爭。不意後人妄稱蕭公為神道。能救
 風浪之險。故今江河行船貿易者。皆敬蕭公。何不思
 日日敬蕭公者多。年年覆船失命者。亦不少。况宋朝



乎。

論關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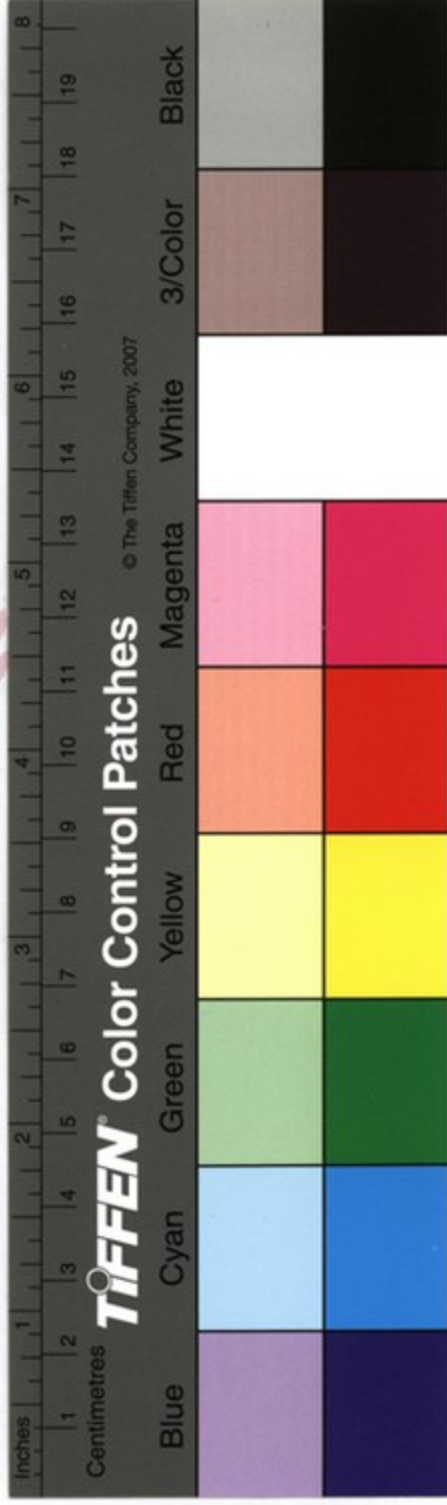
關羽。本性施。名壽昌。山西蒲州解梁人也。後改姓關。名羽。字雲長。乃後漢。昭列皇帝。結義之弟兄。只可稱為後漢之忠臣。不可稱為護國之神。况孔明。當日托彼保護荊州。彼乃驕矜自滿。以致失地喪命。且不能安邦定漢。又不保全自己。既死以後。焉能保祐他人耶。奈人不悟。自甘欺迷。奈何奈何。何不觀三皇五帝之世。只知上天有主宰而敬之。是以民和年豐。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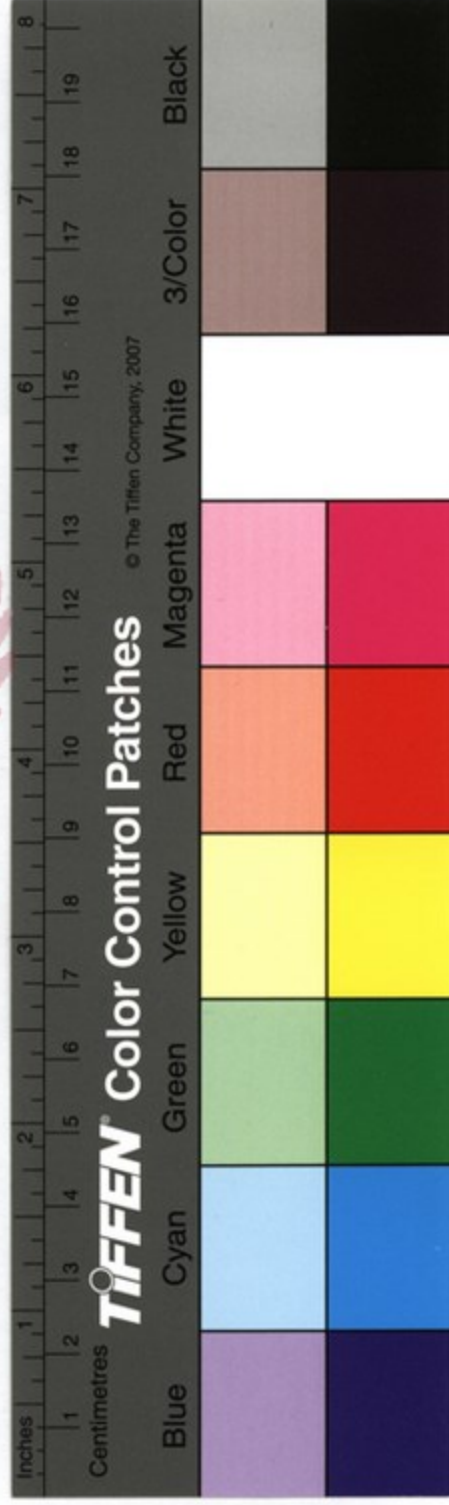
臻上理。今世之人所敬之神越多。而天下越亂。奸淫
 邪盜。遍地皆然。此即敬邪神不效驗也。可不戒哉。

論許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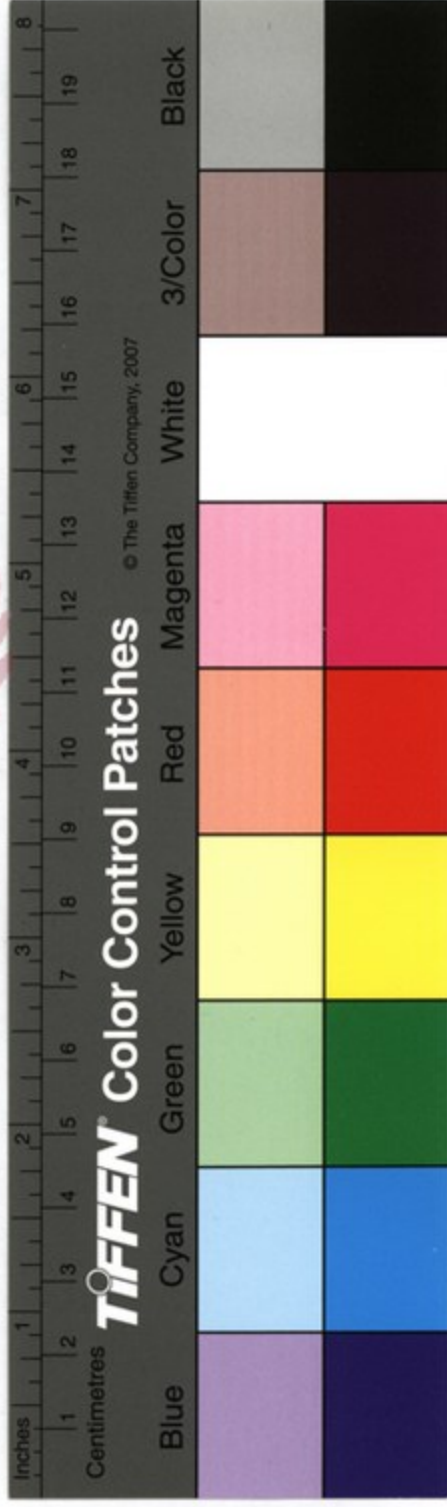
真君。姓許。名遜。號敬之。係江西南昌府人。離城三十
 餘里。地名生米。後漢三國時人。爲人忠厚。授旌陽縣
 令。治民仁愛。本習老君之教。施藥煉丹。死後葬於許
 家莊。後遇江西。大遭水患。衝倒民房。有好事者。乘機
 胡言。妄謂孽龍作害。若非許遜神力。擒着孽龍。江西
 盡變爲湖矣。蓋許遜之家。門前原有一深潭。注水不



乾。旁有一根鐵色樹。好事者。妄言此樹此澤。爲禁鎖
 孽龍之處。又妄傳孽龍。原是一秀才。在江邊洗藻拾
 一寶珠。啣在口中。悞吞下喉。立時渾身生鱗甲。變成
 孽龍。又說孽龍。同許遜。賭賽曰。吾今夜不到鷄鳴。要
 開一百條河道。果然。開至九十九條。許遜假鷄鳴。因
 此孽龍未開足一百道。又說。許遜一家大小男婦老
 幼。鷄犬貓鼠。並房屋一齊白日升天。惜哉傳此事者。
 實是魔鬼之徒。信此無根之言者。真是無知之輩。况
 歷代史鑑。國家大小事。俱著載清楚。然許遜。全家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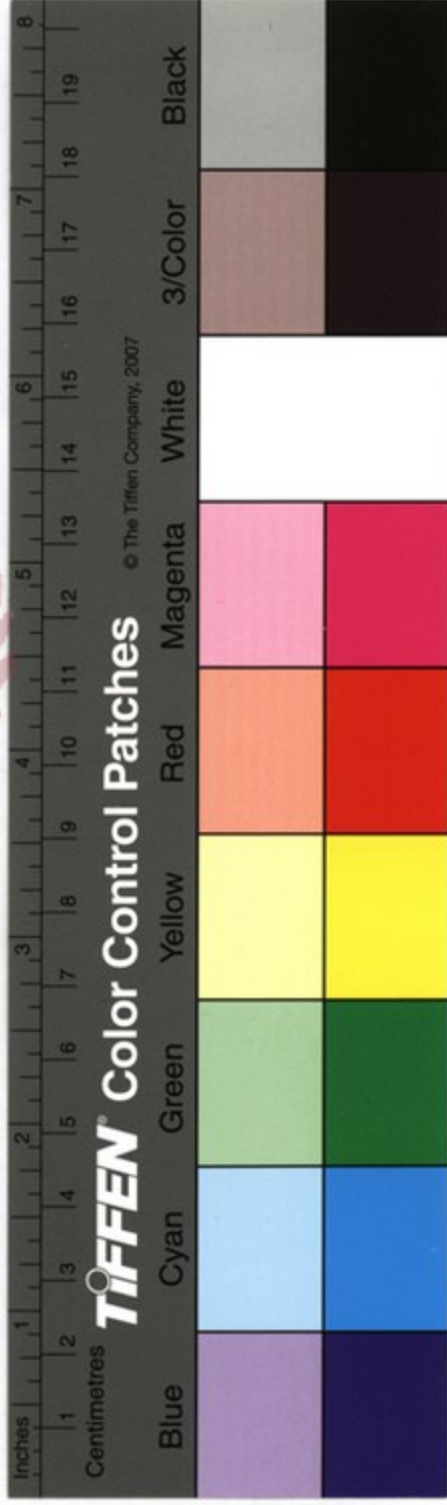


日升天孽龍一夜開九十九道河俱非小事爲何不
載於鑑史。蓋因宋徽宗。龍信道教隨自己偏僻之情。
妄封許遜爲神功妙濟真君。又賜一匾額。曰。土隆萬
籙。故今稱其廟曰。萬壽宮。江西貿易之人。各處建立
會館供奉許遜。稱其爲江西福神。又每年八月。男女
成群。俱來生米朝謁許遜之像。望其保佑平安。何不
想宋朝徽宗。封道教多人爲神。爲彼喪國遭亂之時。
竟無一神來救。既許遜不能救其恩人。何能保救他
人乎。今之祀許遜者。可悟矣。



論財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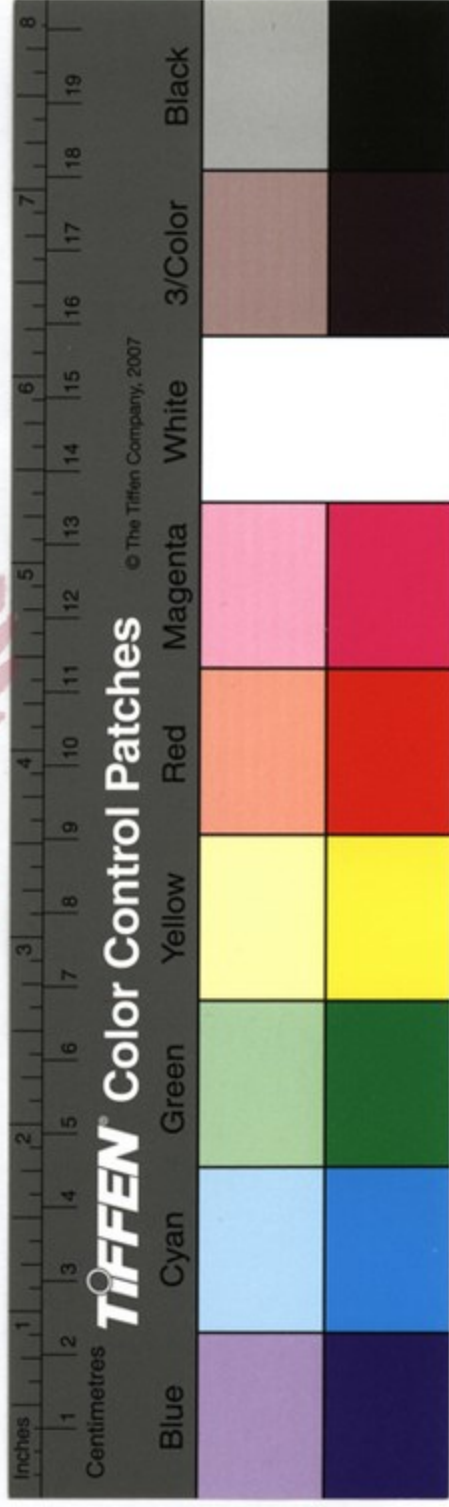
據封神傳。財神乃姜子牙所封。財神姓趙。名玄壇。字公明。秦時之人。考查鋼鑑。子牙乃姜太公。爲文王軍師。並無封神之事。且秦朝在子牙之後。相離八百餘年。何得爲子牙所封乎。殊不知天主造天地神人以來。數千年矣。豈必待人封。而後有神哉。安道周朝以前。無神乎。又財神不只一個。有和合。有進寶。郎君。有招財童子。亦有恭敬亞祭仙官。聚寶財神者。總因貪心無厭。妄信邪說。全不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俗



語云。黃金無種。獨生勤儉人家。何有於財神。信財神者。當自反矣。

論社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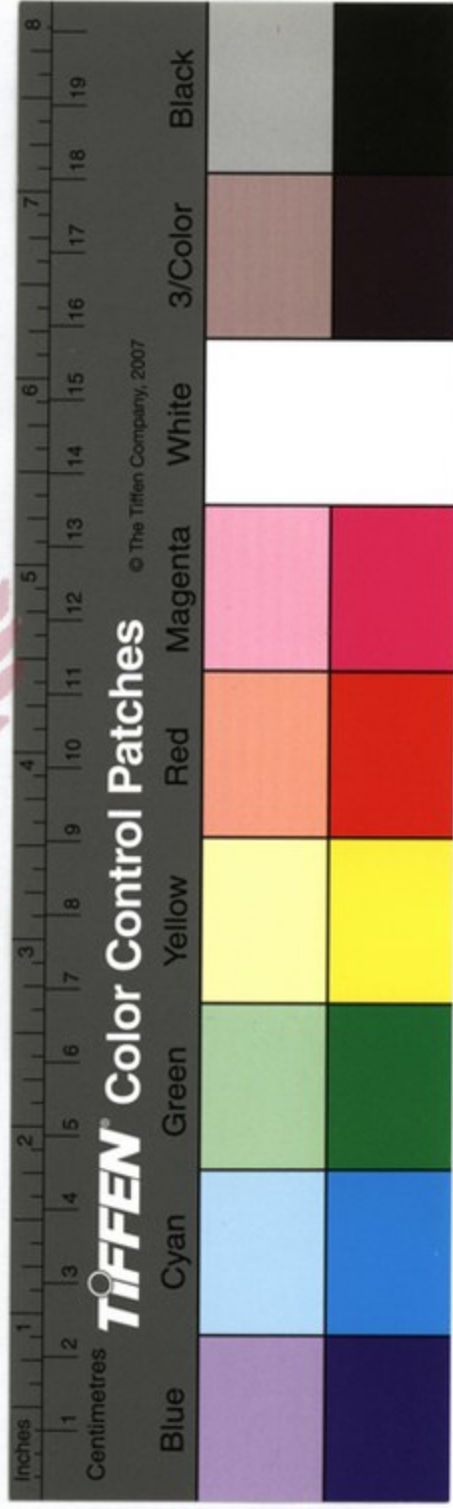
社稷者。俗言土地。其廟曰。土地廟。論其來歷。乃皇帝之孫。文王十代之祖。名棄。生有才幹。看地之高低。乾濕。善種五穀。在堯舜之時。為農師之官。教民稼穡。故名曰后稷。萬民因此。能得衣食。無饑寒之患。論其教民稼穡。本有恩惠於後人。然以之為恩人。則可以之為神。則不可。好事者。妄稱他為社稷之神。能掌管風



丹。書符。建醮。禱神。驅魔。捉鬼。當時。少人。信服。至。唐。明。之。祖。乃。張。道。陵。拔。張。良。爲。八。世。之。祖。習。老。君。之。教。煉。曰。若。說。明。天。師。之。來。歷。汝。必。不。信。矣。考。查。鑑。史。天。師。

論張天師

爲地獄閻王。何不思宋朝之先。無有包公。是誰掌管地獄。掌管世人之生死乎。况包公在世。亦有生死。請問是誰掌管他的生死呢。孔子只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未說在閻王。今信閻王者。當熟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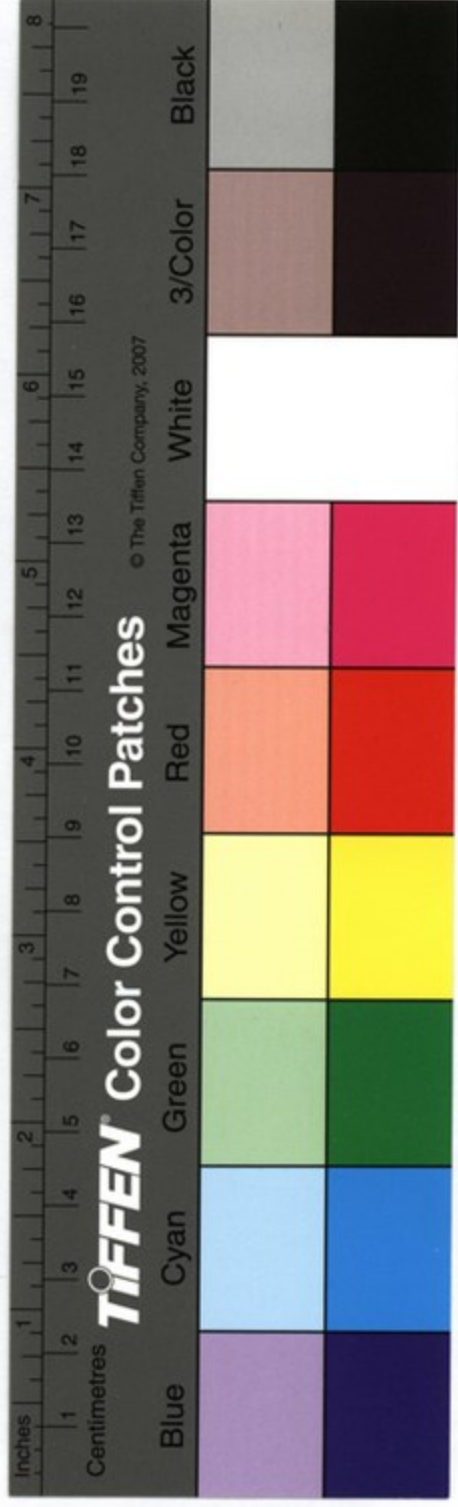


之邪法。以顯驅魔之效驗。使人信服天師背棄天主。以受永罰。哀哉。蓋真能驅魔者。必有倚天主之能。不倚天主之能。人斷無驅魔的能力。天師既不信天主。焉能驅魔鬼乎。感世誣民殊為可恨。

論神仙

客曰。世傳有長生不老之神仙。不知真否。

曰。自開闢以來。人民皆有死。有生即有死。斯一定之理也。惟有貪生怕死之徒。妄求長生不老之神方。然求方者有人。而不死者。則未之見也。雖道家常習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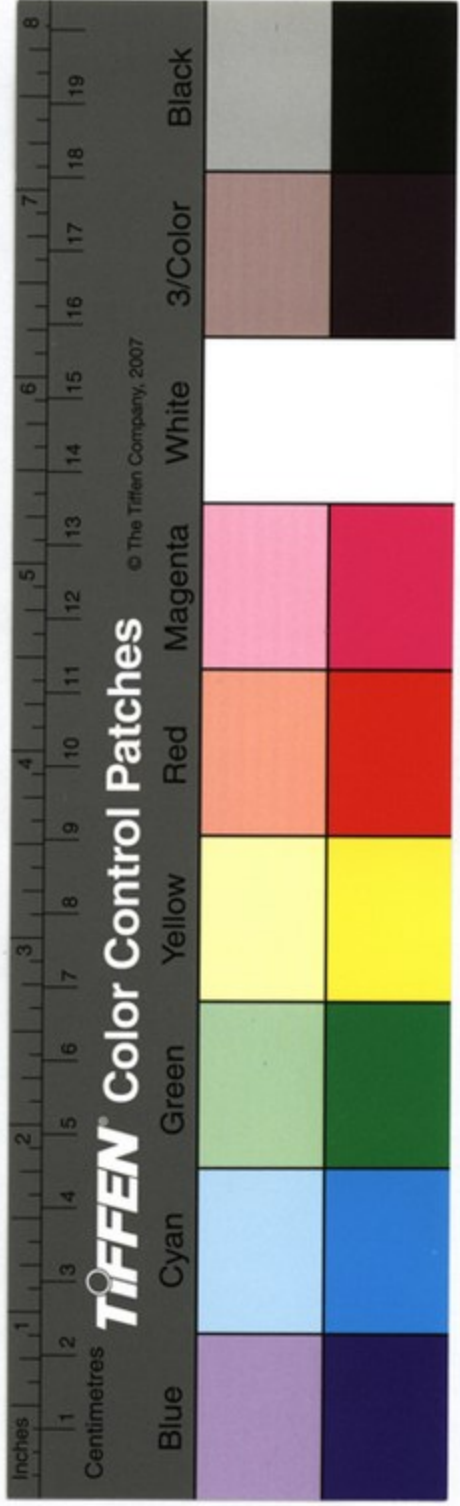


論長齋或密密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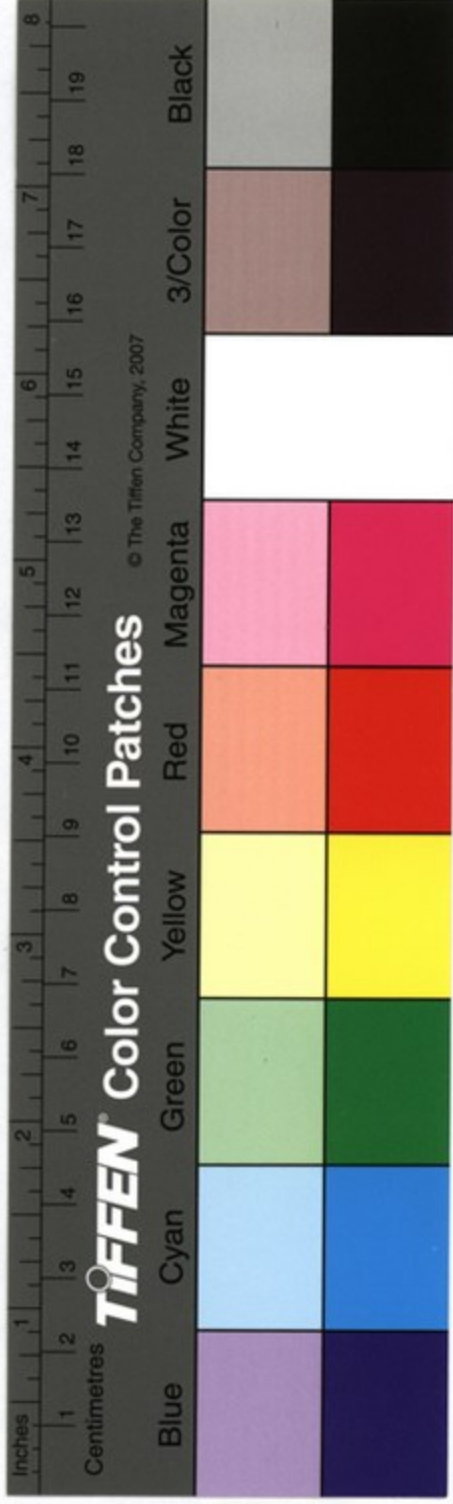
客曰。今有無數之人。然終身不食葷腥。併禽獸之肉。爲圖來生之報。你奉教人。亦守齋期。不知意思相同否。

曰。我等奉教人。守齋之意。與吃長齋者之意。大不相同。我等守齋原爲克苦肉身。清心寡慾。好正心誠意奉事天主。如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此乃守齋之正意。今日吃長齋者。乃是好事者。另立一門。稱爲密密教。後改作無爲教。又改爲大乘。

論長齋或密密教



教念佛經。戒殺性。講輪迴。望來生富貴功名。凡教中有善題詩句者。就算得道。准傳教授徒。查其來歷。乃廣東樂昌縣宏忍大師起首。後有涿州范陽盧慧寧。親到樂昌拜宏忍爲師。一日宏忍令衆題詩。一徒曰。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時時勤打掃。莫待惹塵埃。盧慧寧亦藉口占成。畧改數字。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待愁塵埃。於是宏忍謂慧寧得道矣。令其各方傳教。私授衣鉢爲憑據。令其潛往別處。恐他徒知之。必有爭奪。傳教者稱之曰。老官。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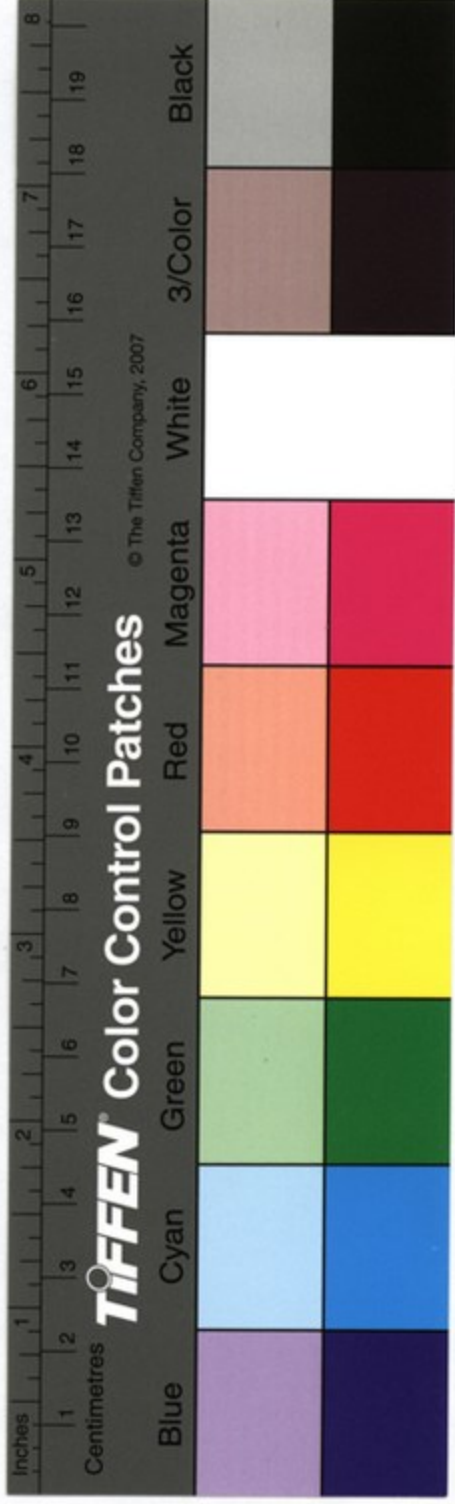


害圖利之妄誕。不獨哄騙愚夫愚婦。然多有讀書之人。亦入其羅網矣。哀哉。哀哉。

論齋禁肉食。不禁鷄鴨蛋及水族等物。

客曰。奉教之人守齋。獨不食禽獸之肉。然不禁食水族。猪膏鷄蛋等物。此是何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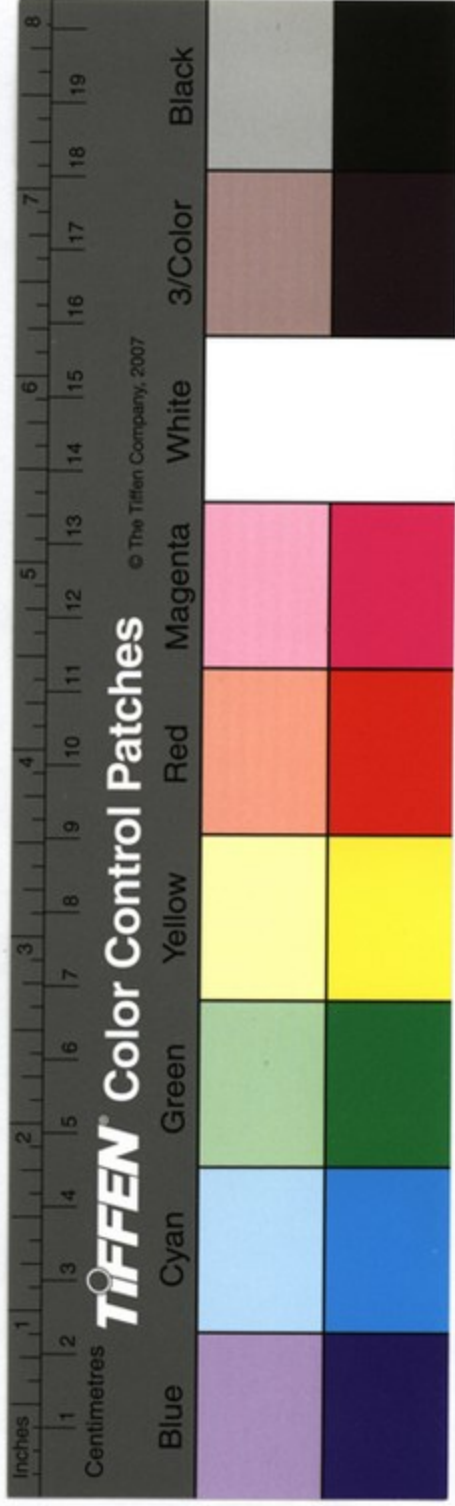
曰。守齋原爲克己。清心寡慾。因禽獸肉味濃厚。能助人氣血壯旺。故人之肉身壯。私慾必重。若要克制私慾。必當戒禽獸肉。然克己亦不可太過。若克己太過。必定身力衰弱。致生疾病。惟按各人之力量。得其中



惟第六端。禁人娶妾。無乃太過乎。若無子者。不許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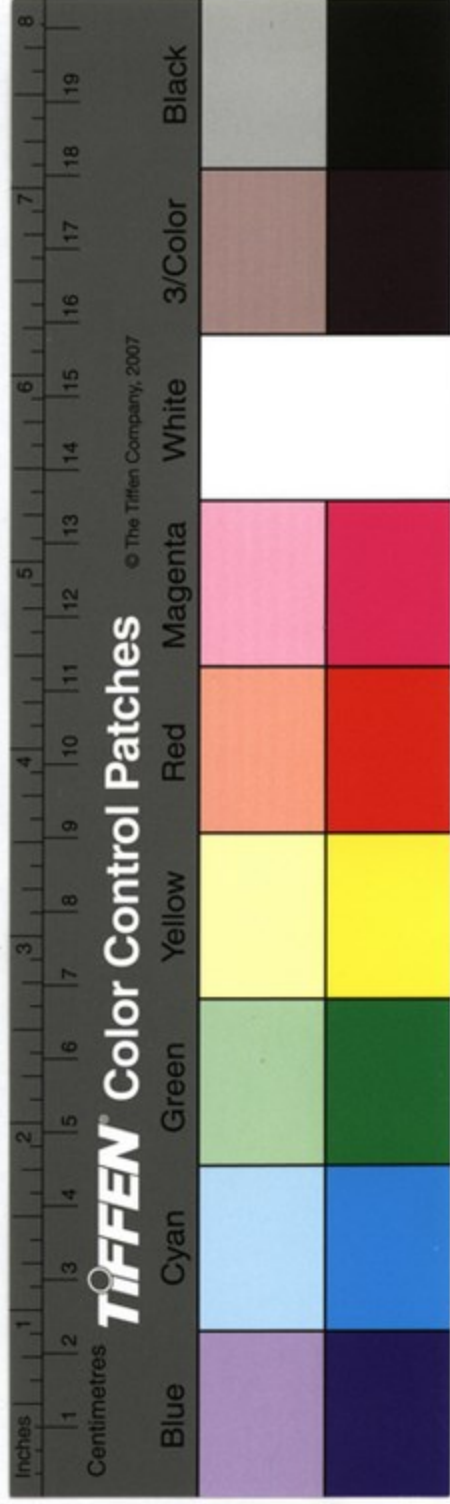
論聖教何故不許娶妾

而已。水族之味淡薄。雖能養人。然助人氣血有限。故不禁之。再者聖教會有寬免的權柄。論正經齋規。本禁食猪膏鷄蛋等物。然聖教會。如慈母之愛子。故又有寬免之恩。或教中人有軟弱者。有疾病者。等等不一。若刻苦太嚴。必定難守。總以中和為貴。使人容易遵行。豈不盡善盡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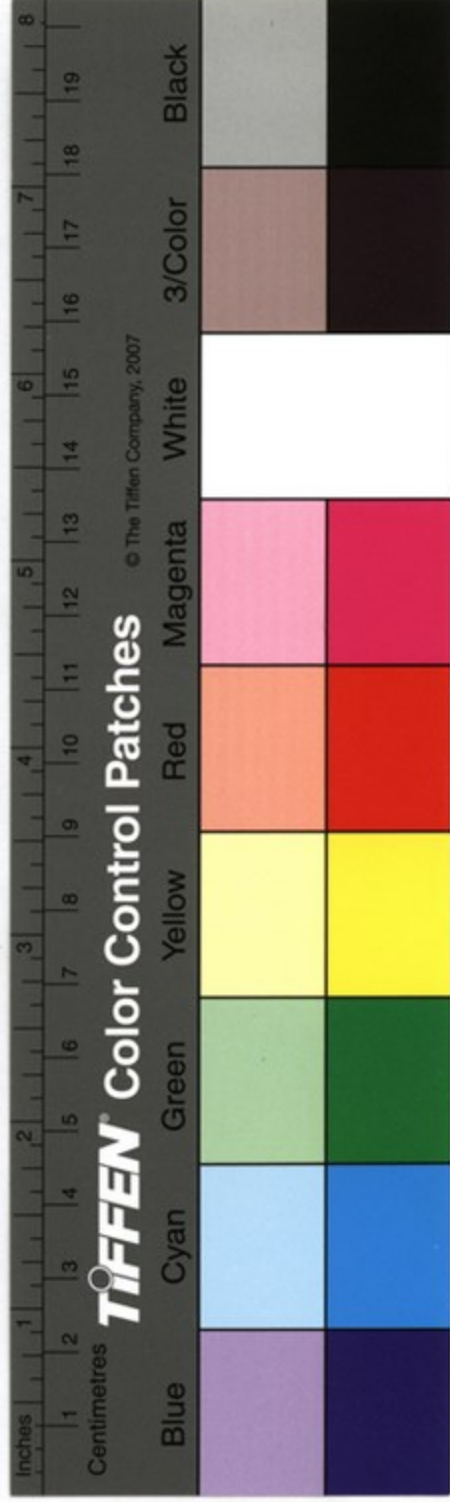


妾將不絕其後乎。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以無子者。不娶妾生子。難逃不孝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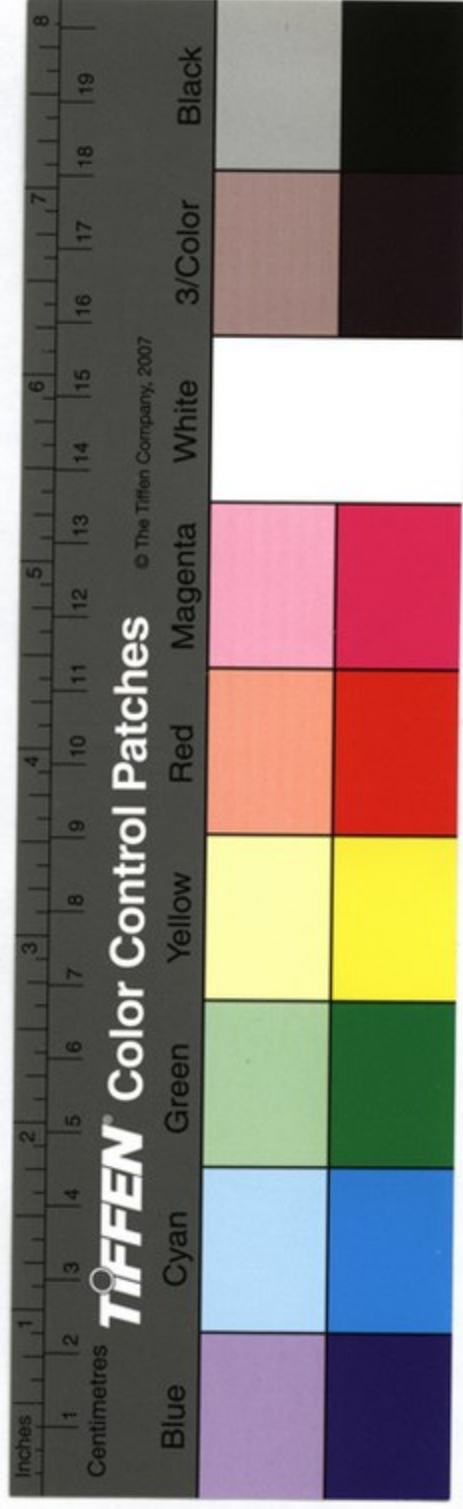
曰。一夫一婦。天主之定命。只看天主造人之初。獨造一男一女。配爲夫婦。傳生人類。未造一男二女。一女二男。所以一婦一妻。爲天主之定命。卽爲人倫之至理。若論孝道。男女均平。若妻無子。夫能另娶妾以生子。可全孝道。若夫無子。妻亦可另謀別夫生子。以全孝道乎。蓋一女不得配二男。一男亦不得配二女。此天理人倫之至也。况有子無子。皆係天主之命。於孝



不孝有何干涉。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乃孟氏之言。不過是爲舜掩飾。不告而娶之意。豈真以無後爲不孝哉。孟子不云乎。世俗所謂不孝者有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並未言及無後爲不孝。考之古時。有伯夷叔齊者。二人皆無後。孔子稱之爲聖賢。何也。且人之行爲。有正有偏。妻爲正配。妾爲偏房。娶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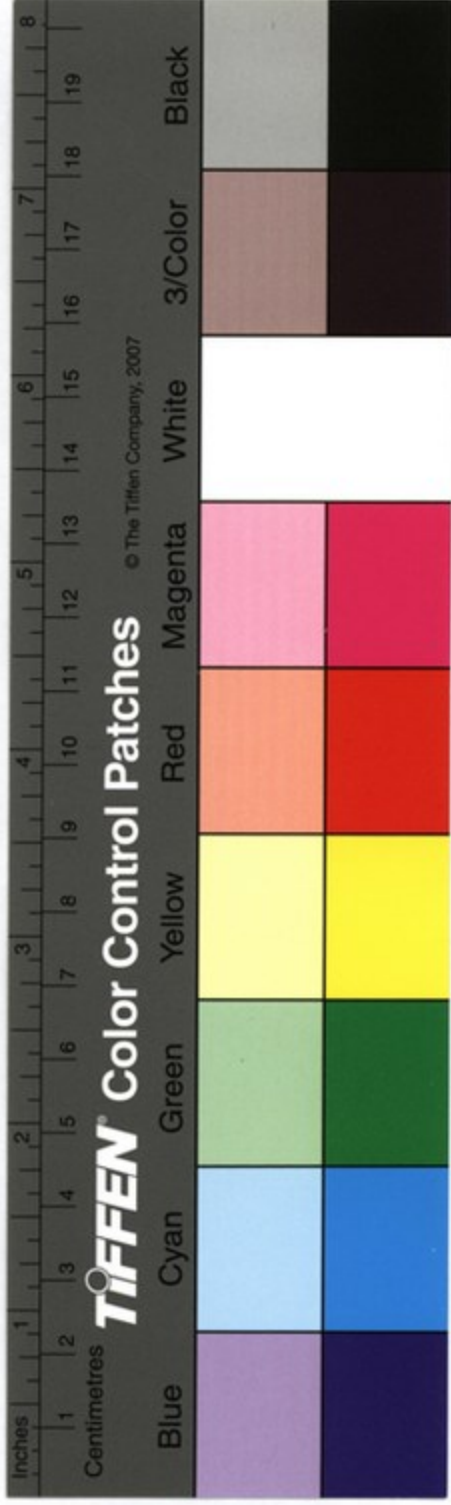
子。以全孝道。如偷他人之財物。以供養父母。雖得孝名。而實犯偷盜之罪矣。且富豪之家。妻妾滿庭。終身未得子者多矣。而貧窮之人。一夫一妻。子孫反多。抑又何也。又且娶妾之家。夫妻必多反目。妻妾必多妒心。或妾生子女。竟被妻毒害者有之。或妻不能容妾。殺妾者有之。或妾得寵。毒死妻者有之。或妻妾俱有子女。各自護愛。致使子女終身讐恨者有之。一家不睦。上下不和。真是干戈起於床幃。而恩愛變為讐敵。良可慨也。好淫之人。不顧家庭之害。只鑿肉身。目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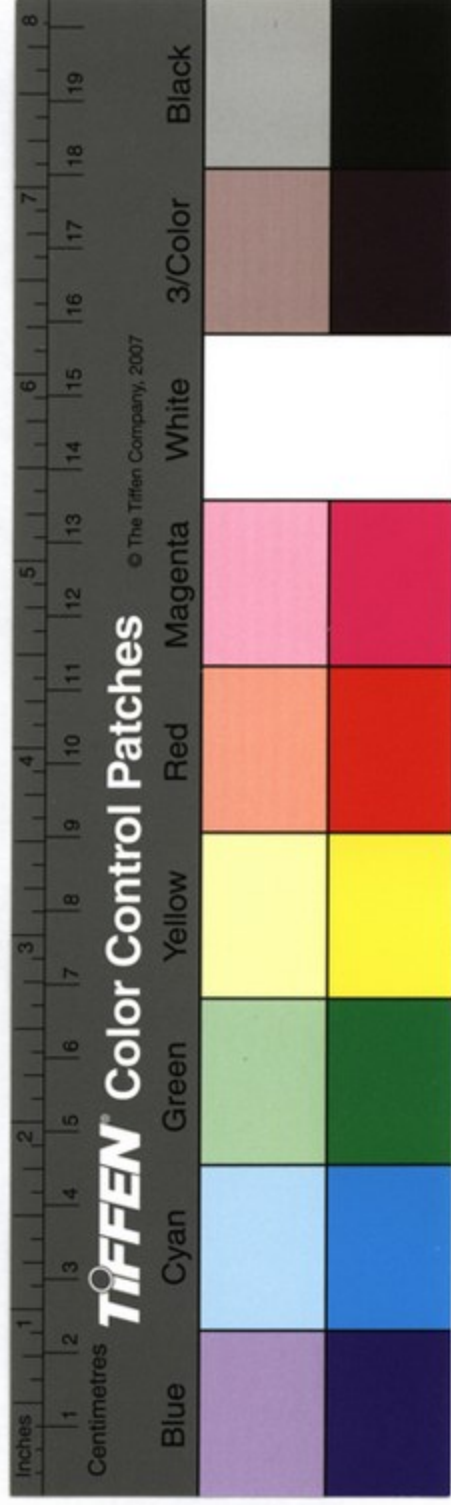
之歡樂。往往借無後不孝之言。以飾其好色之心。以
 至釀成不可言之醜惡。孝子當如是乎。卽以世情論
 之。一婦有二夫。必稱爲娼婦。一夫有二婦。果稱何夫
 乎。娶妾者可以鑒矣。

論爲何教內多女守貞不嫁

客曰。天主聖教嚴禁娶妾。實屬正理。無容置喙。試問
 奉教之女。多有終身不嫁者。何故。蓋天主生人。有男
 有女。定以婚配之禮。原爲傳生人類。今終身不嫁。豈
 不與天主生人之意相反乎。若普地之女。皆不出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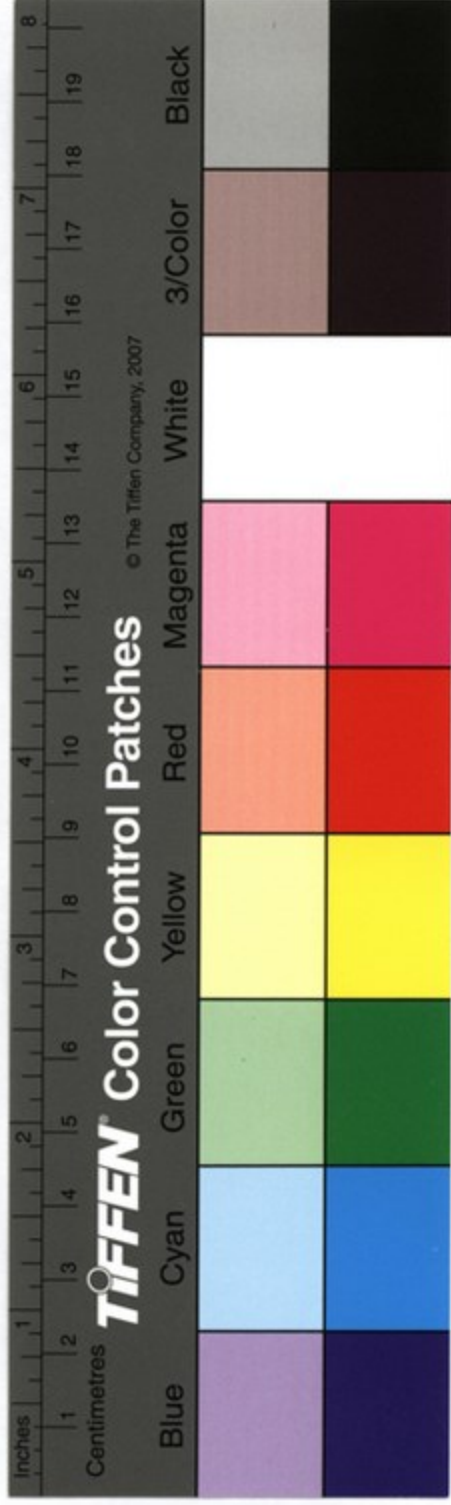
百年之後。人類盡絕矣。
曰。你說普世之女。皆守貞潔。人類將絕。若論此一端。
不必煩你分外勞心。當知守貞非容易之事。若非高
志烈性之女。不能克己保身。貞潔到死。你雖勸一百
女守貞。猶恐難得一女從之。何煩尊駕輾轉焦思。怕
人類將絕乎。要知天地萬物之內。吾人之上。有天神。
吾人之下。有禽獸。匹配傳生之事。非獨人類有之。即
禽獸魚虫。莫不皆然。惟有天上之使神。常在天主左
右。不婚不娶。所以守貞之人。輕世俗。絕私欲。專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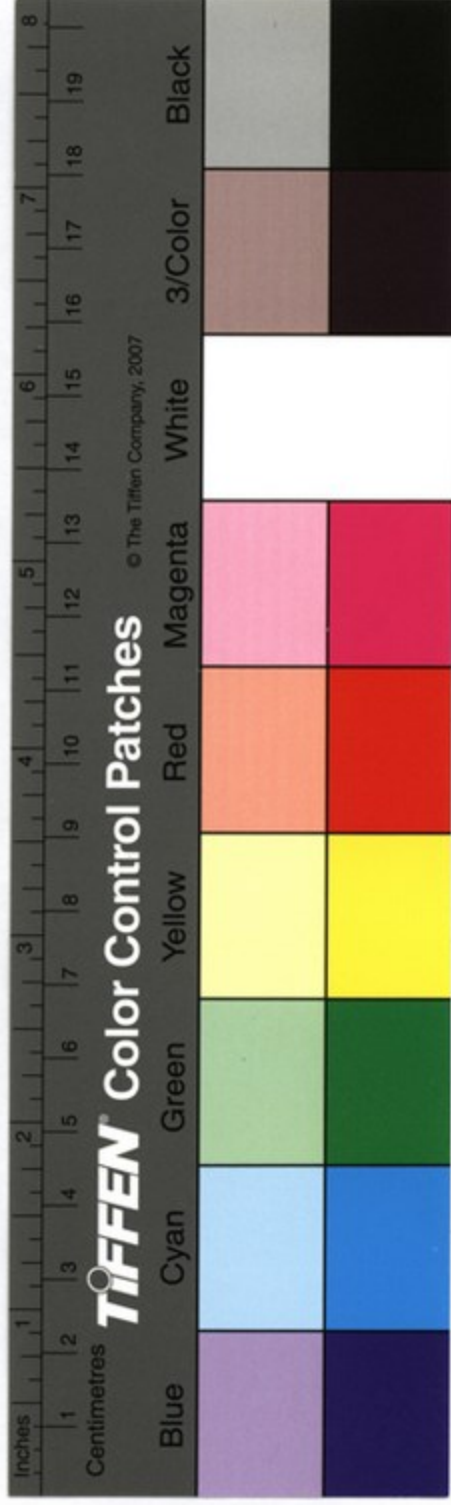
女。全守童貞。專事天主。救己靈魂。得天堂之永福。雖使人類盡絕。於此世界。亦無大害。如世之人。背棄真主。好酒貪色。男女習淫。罪惡盈貫。招天主義怒。權身後之永苦。雖有世界。有何益哉。你不關心爲此。而反勞心爲彼何歟。

論爲何傳道之人離家不事父母

客曰。你等傳教先生。勸人上敬天主。下敬父母。其意雖美。然自己却離鄉出外。拋棄雙親。生不能奉養。死不能安葬。如此言行不符。何以教他人乎。蓋孔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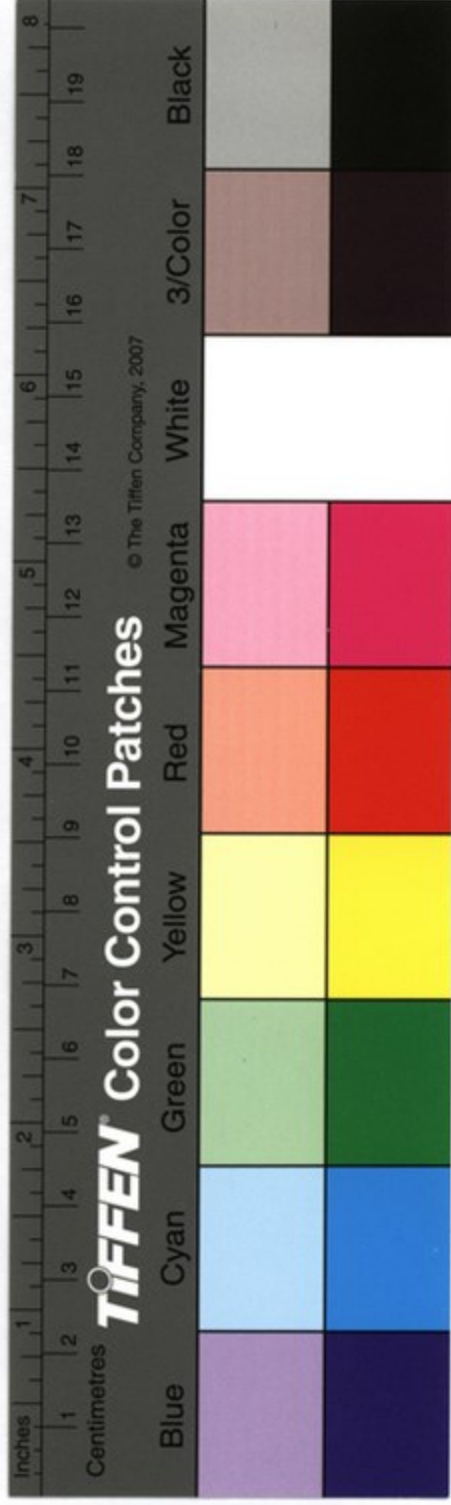
榮辱雖大。不過百年。而後已。然靈魂之榮辱。原是永遠而無窮者。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只自己孝敬父母。其餘弟兄。隨意忤逆。背棄雙親。自己全不理論。並不出門勸勉。若此者。不但不稱為孝。亦且為忍心不仁之人也。今我等以天主為大父。以天下為一家。以萬民為兄弟。明見眾人。沉於異端。迷於邪說。埋沒良心。背棄真大父母。或以佛老為宗。或以玉皇為主。生為邪魔之奴。死受地獄永遠萬苦。豈忍坐視而不救乎。况吾父母。已遵聖教。守誠敬主。身後必得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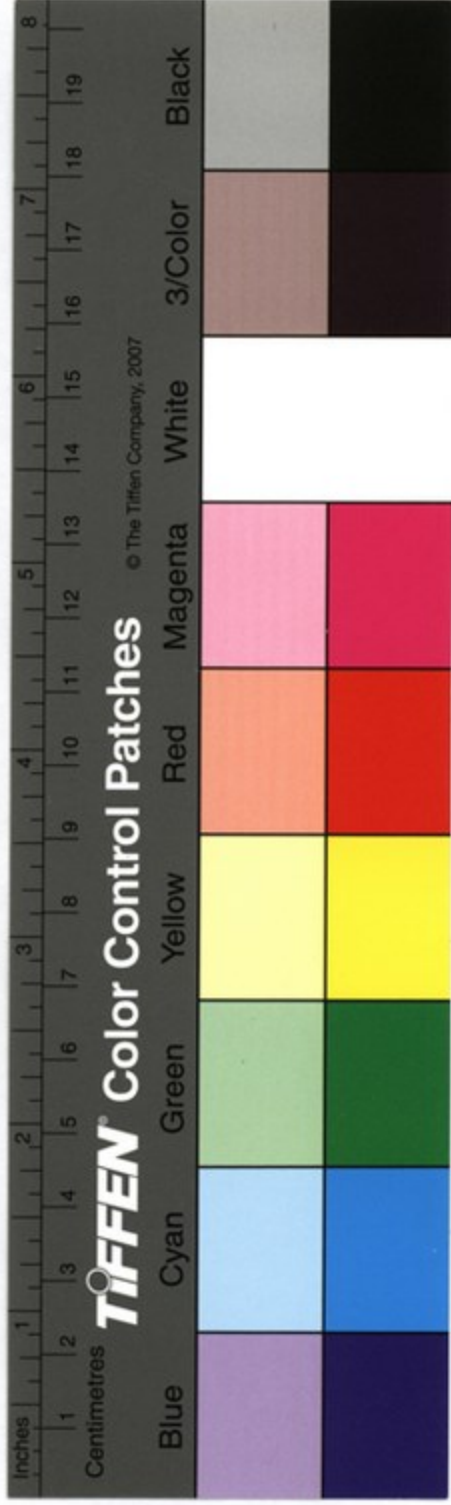
母。然不聽其正命。不受其善訓。行凶作歹。無所不爲。不使父母樂。反使父母憂。曾是以爲孝乎。我等雖離父母。遠遊在外。然皆出於父母之所願。且嘗有音信來往。彼此各有安慰。豈得爲不孝乎。世間人不明此理。往往顛倒是非。以孝爲逆。以逆爲孝。安得不云爾乎。

論傳教士不婚的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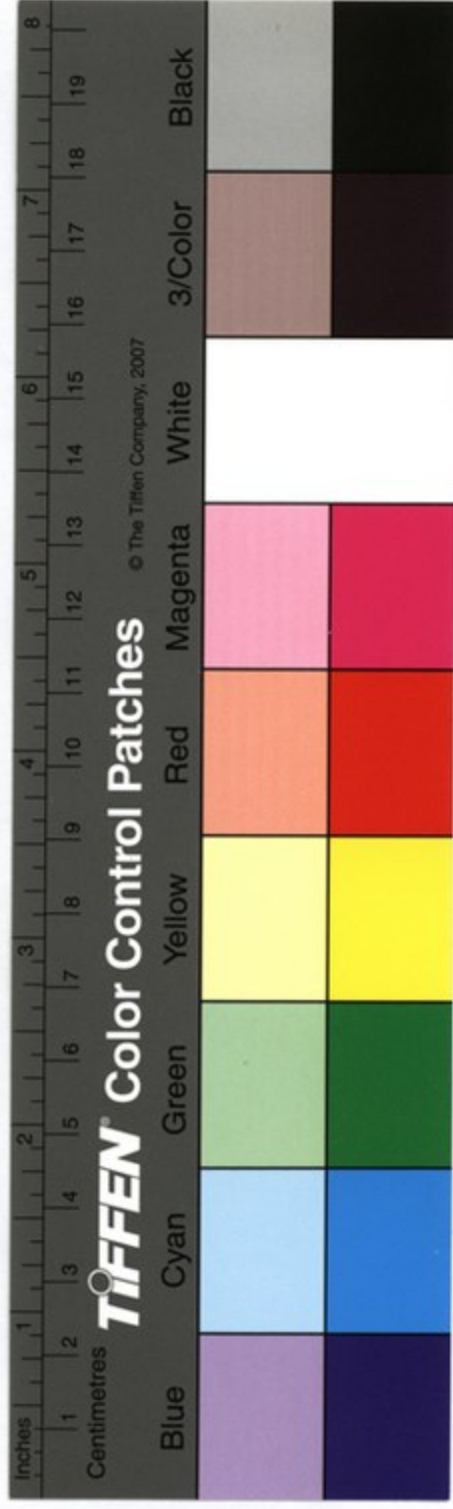
客曰。上文所辯。不獨解我之疑。且義理金鋼無隙可鑽。然爲一條敢問。昔曰。孔子傳道化人。周流列國。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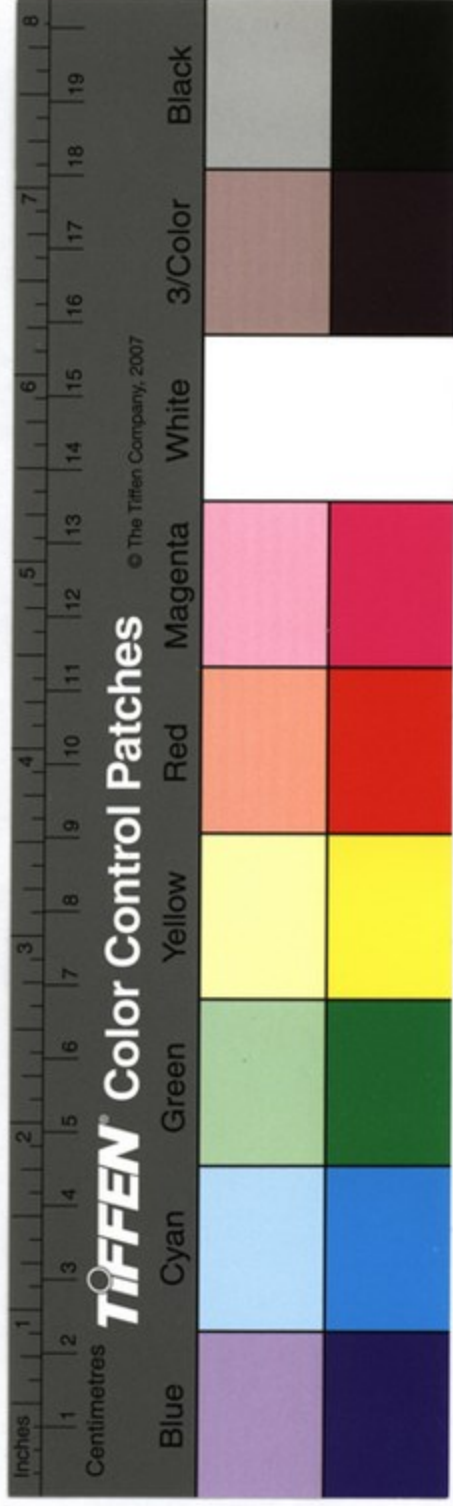
有家室繩其祖武。今你等傳道之士。終身不婚娶。滅
 宗絕嗣。何故。
 曰。我揭五端。以答此問。第一。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古
 時人寡德盛。一人可以兼二職。今世之人。不在人少
 惟在德衰耳。天下寧可無人。不可無道。若眾人。只務
 生子。無人傳道。則人幾乎近於禽獸矣。孟子曰。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誠哉是言也。第二。當視普世之
 人。猶如一身。若一身皆是手。何以行走。若一身皆是
 眼。何以能聽。必有四體百肢。高低上下。方可以保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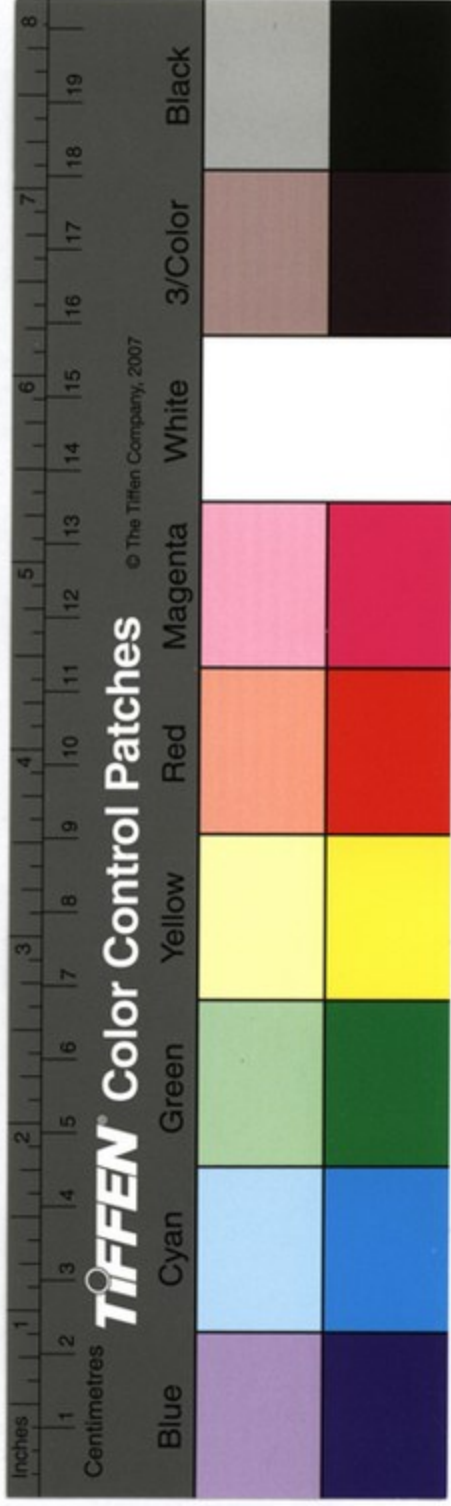
對之主。容易信服。雖有愚人。妄說天地無主。亦非真心實語。不過勉強掩飾。以寬自己私慾之心。迨至時窮勢迫。倉惶之時。危病患難。危險之中。則心內自覺有天主。而呼號求救矣。故不可以難信而推辭。第二。既知有一至公至義之天主。吾人有一不死不滅之靈魂。身後有無窮無盡之賞罰。為得此賞。為免此罰。雖百年赴湯蹈火。亦不可以為難。當知地獄之苦。難以形容。將普世之苦。較之地獄之苦。如蟬翼也。將天下古今之刑。較之地獄之刑。如無有也。世上最重之



苦。就是一死。然惡人在地獄。不能有死。乃承受極凶
極重之刑罰。嗚呼。當思此小遠二字。比之滄海之水。
萬年汲一滴。終有個汲盡。昔世之沙子。萬年去一粒。
終自個去完。若地獄之苦。則不然。海水雖盡。沙子雖
完。具苦仍然如起初一樣。爲免此小遠之苦。不獲箇
祿可辭也。白刀可蹈也。雖受粉身碎骨之刑。亦不可
以爲難。請觀世人見微利可得。皆不怕苦。爲功名者。
日夜攻書。勞心費神。不以爲難。求粟米者。耕風鋤雨。
寒暑暴露。不以爲苦。爲工爲商者。力盡筋疲。跋涉山



川亦不以爲苦。何獨爲得天堂小福。免地獄永苦。反以守誠爲難耶。何不想。不守誠命者。更有難處。請看多有富豪之家。一日家敗人亡。問其故。或爲侈費。浪費。賭博。爭訟。以致此。多有強壯之人。一日身衰力弱。穢病終身。問其故。或爲飲食無節。淫慾過度。以至此。多有美名之人。先則鄉人尊之。朋友敬之。一日衆惡之如讐。避之如毒。問其故。或爲忤逆。傲慢。奸情。偷盜。以致此。噫。真心奉教。守誠之人。亦有此難歟。守誠之人。心內常安。家中常和。在內。家人愛之。在外。鄉人敬之。



曰。要得君王之賞。必當盡忠。要得父母之愛。必當盡

此人死後。天主亦賞之天堂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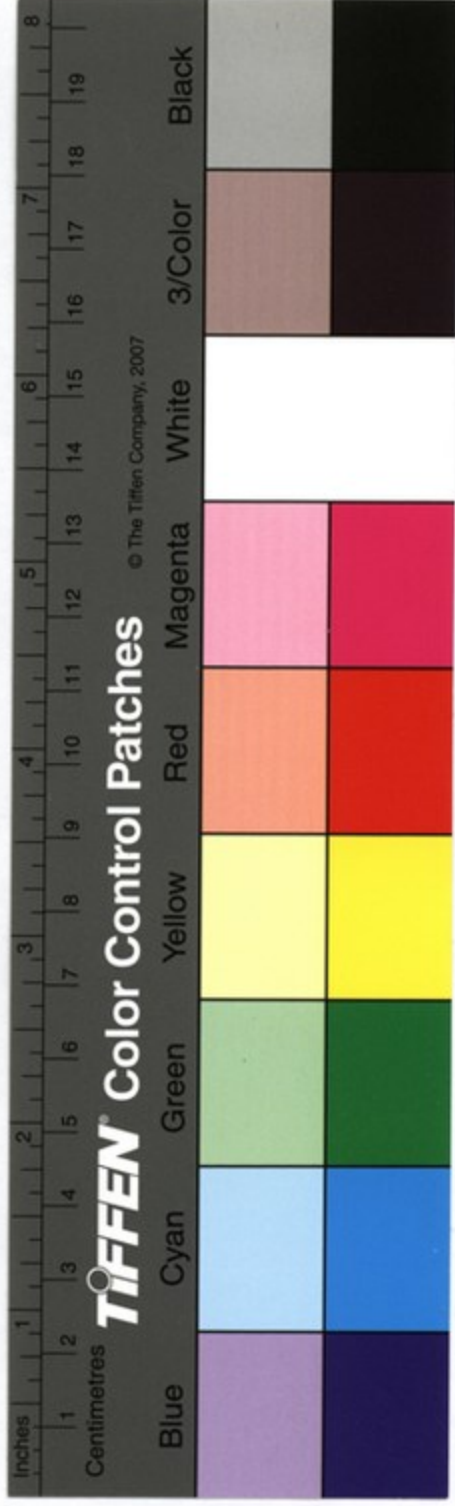
好事。如濟貧救患。修橋補路。守節終身。亦可謂善。諒

客曰。外教中。亦有許多善人。雖不敬天主。然亦多多

論外教人雖行善功。難得天堂真福

義不為。無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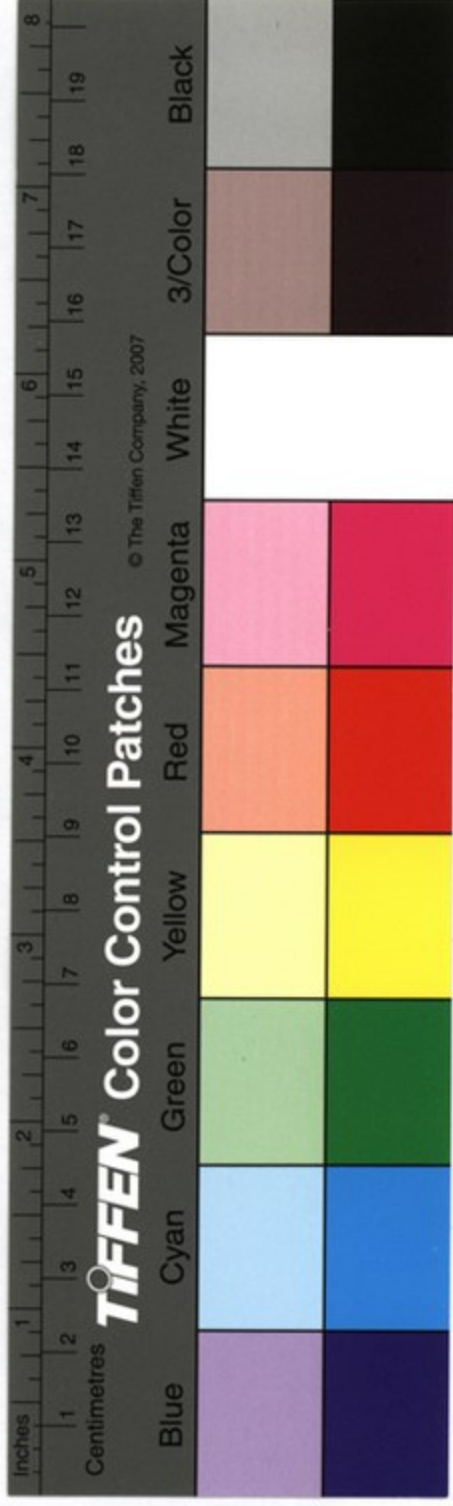
之。死後。眾人念之。雖居世。身貧家寒。然一心全敬天
主之命。即有天堂永福之望。有苦不覺其苦。有憂不
覺其憂。難乎不難乎。汝今以守天主誠命。為難。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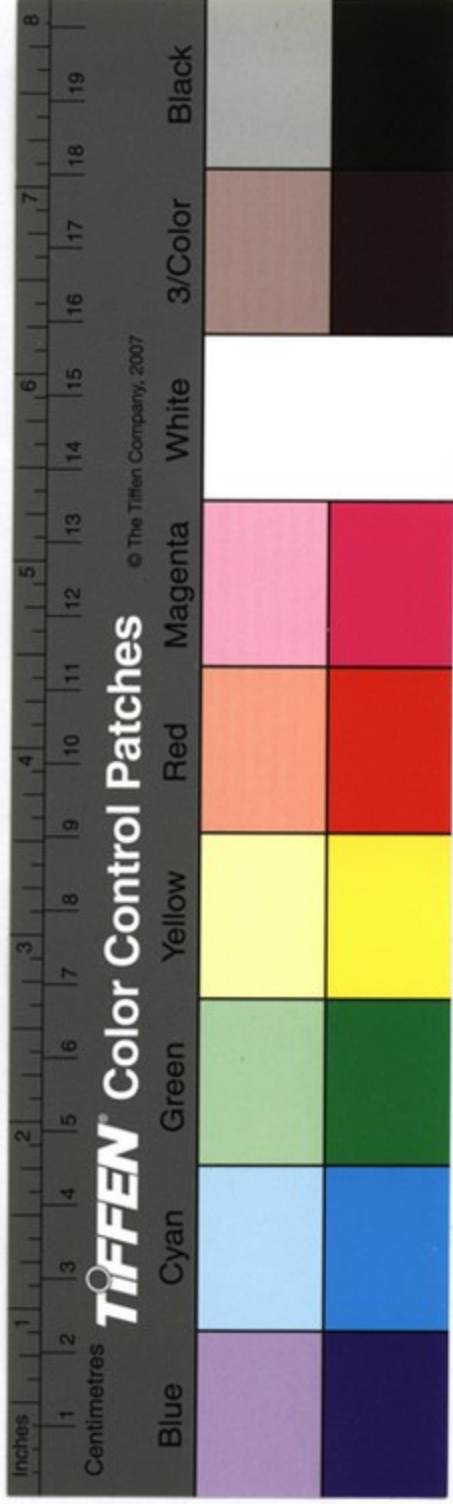
孝若不忠。不孝。不可望賞。反當受罰。比方一臣。百行皆善。獨不敬其君王。可望君土之賞乎。比如一子。萬事皆好。獨不認其父母。可得父母之愛乎。所以凡不敬天主者。雖行許多善事。亦難得天堂之報也。因其不是愛天主而作。只是爲自己之名利而爲。既爲名已得名。既爲利已得利。焉能望天堂之報乎。

論奉教不可緩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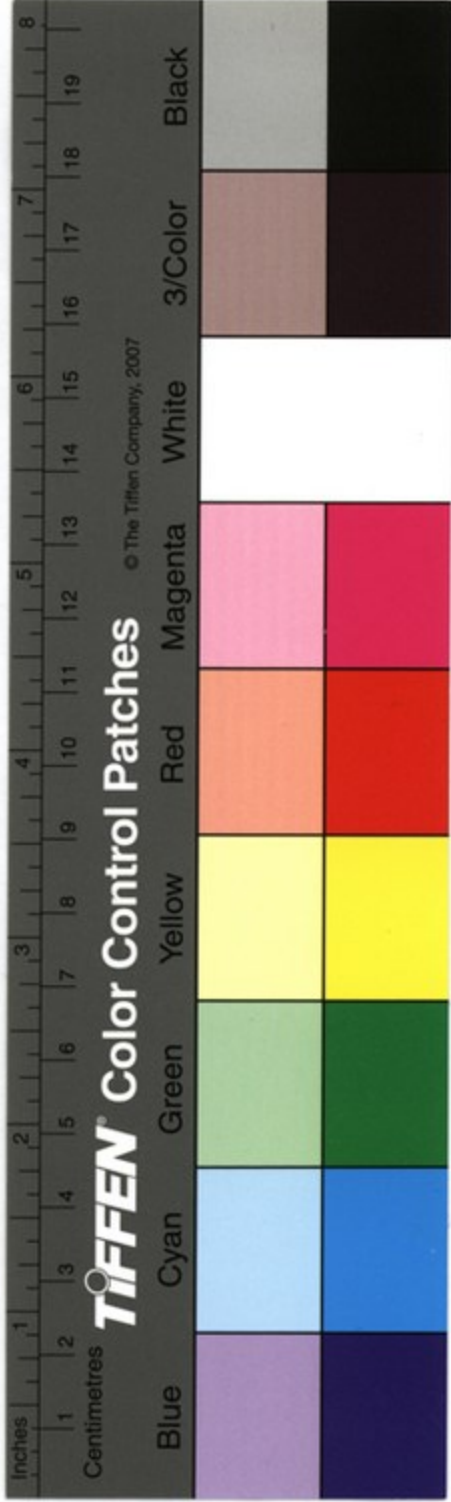
客曰。既起初辯。至於此。確知天主聖教。正大光明。無疵可尋。能使愚者明。寐者醒。篤信而行之者。生爲聖



賢死得小福。然今時不便奉教。且待來年可乎。
 曰此乃戴盈之之見也。乘邪歸正。改過遷善。今日聞
 之。則今日改之。亦已晚矣。又何待來年。比如孝敬父
 母。亦必須等到來年乎。嘗見世人。日遲一日。年緩一
 年。待至罪惡愈深。而愈難改。碎然死期既到。來年之
 望。終不可得。要知吾人之大事。全在死後。或苦或樂。
 都是小遠。死時一定。小不能改。又吾人皆不免死。然
 不知死於何時。何地。何樣。雖時時預防。猶恐不及。還
 敢放心待至來年乎。再者吾人之生命最脆最薄。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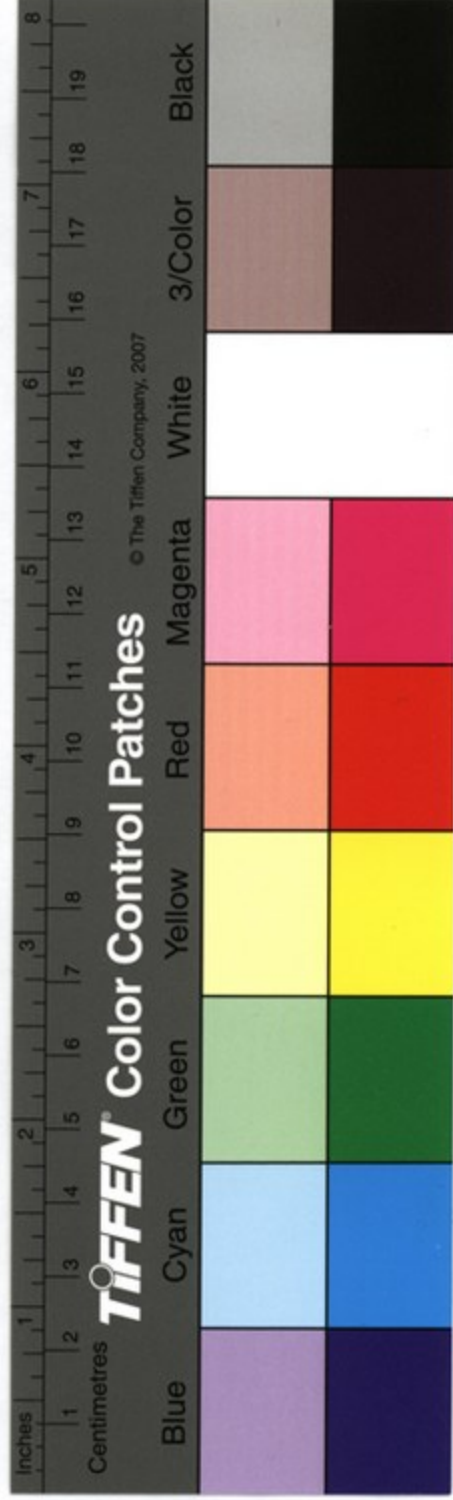


損易壞。如單絲之線。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深。又有風雨寒暑。時時侵害。呼吸之間。絲線一斷。必墜於深淵。永不復出矣。又何有於來年。英年生子。以防老。夏時種穀。以防冬。尚不可延遲懈怠。况死之來。或在今夜。或在明晨。一刻之間。普世之人。死者不知其煩幾。誰能再等來年。吁。人宜急速回頭。慎勿抱無涯之悔恨也。



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於交涉教
 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前據該衙門具奏法
 國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康熙年間曾經准
 行。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為辦理。茲具該衙門奏
 稱前次明降諭旨之後。復經該衙門行文各省地
 方官於奉文後未盡認真妥辦等語。着各該督撫
 轉飭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於凡交涉教民事件
 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意為輕重以示一視同

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內閣奉



仁之意摺內所請各節均着依議行欽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謹

奏為奏明請

旨事竊查傳天主教一事業經准令內地民人行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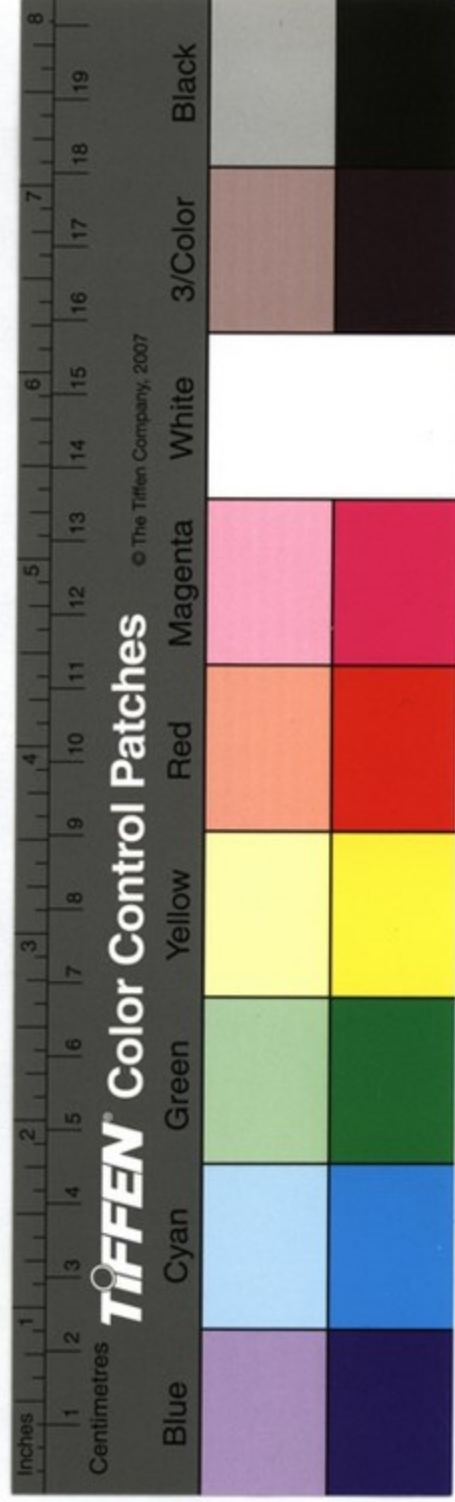
並於上年十一月初二日欽奉

諭旨嗣後各該地方官於凡交涉習教事件務須查

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係安分守己。謹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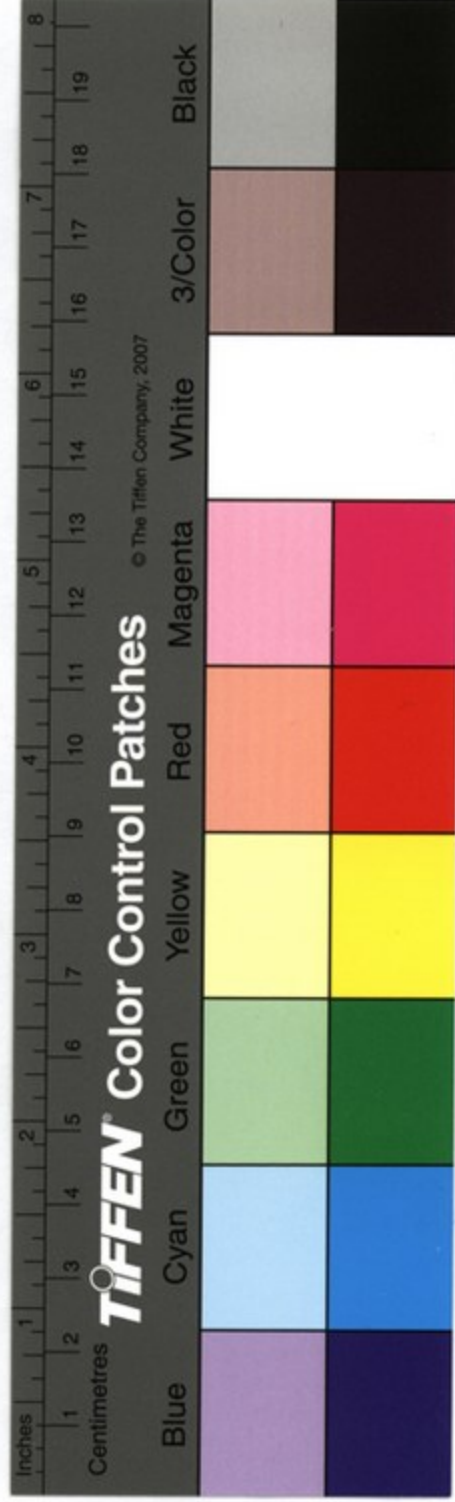
自愛。則同係中國赤子自應與不習教者一體撫

字。不必因習教而有所刻求。等因欽此欽遵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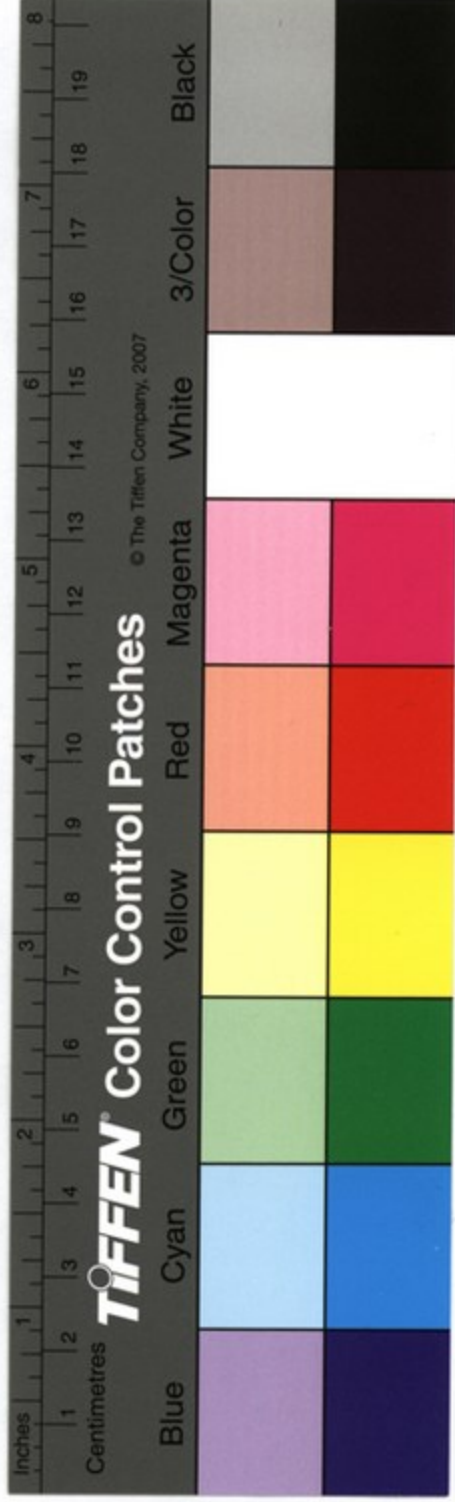


各省督撫遵辦在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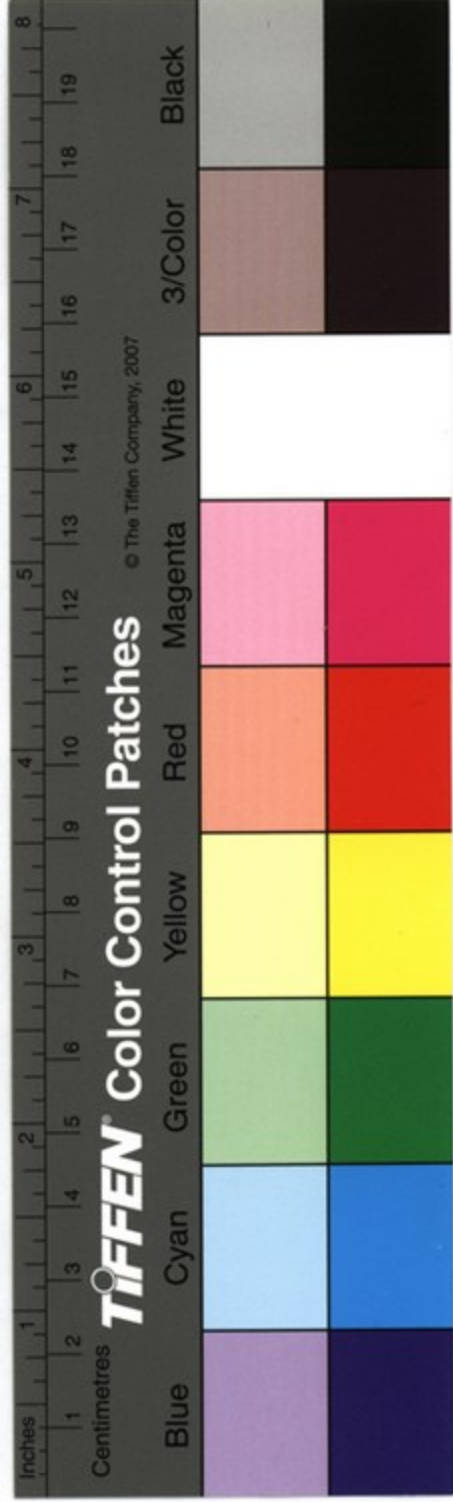
嗣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照會內稱前此各省所以辦理不協之故皆因民間祈神演戲賽會等費向非習教民所應出乃該地方官務令習教者與不習教者一律攤派教民心實不願請行令各該地方官以後勿再攤派。並據面稱傳教士皆係端方之人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等語臣等伏查各省習教民人雖習天主之教猶是中國之民。並據法國欽差大臣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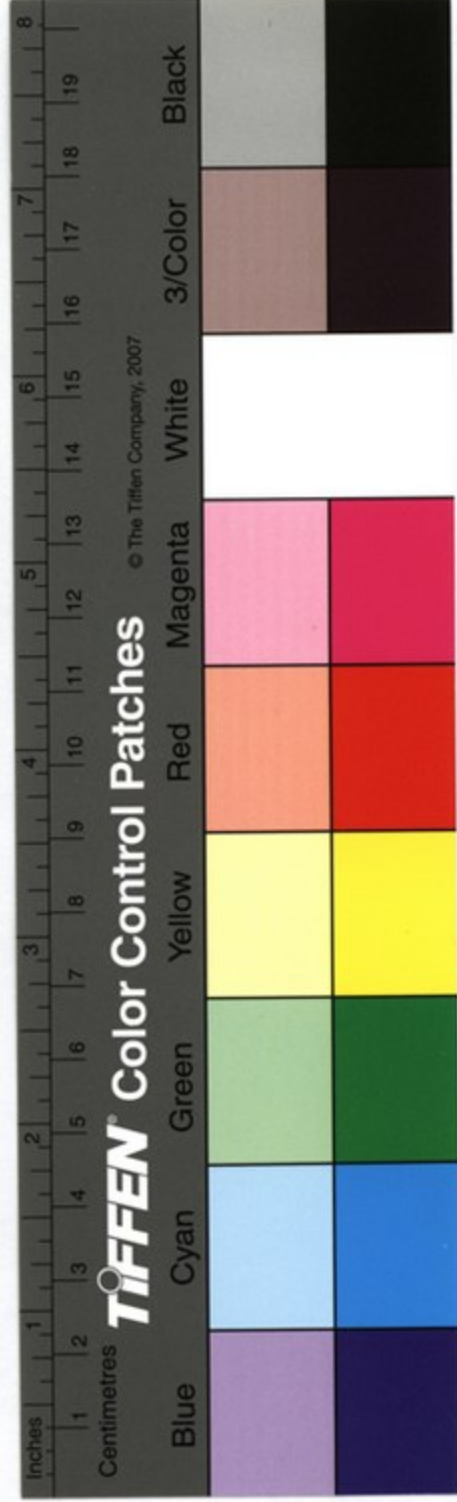
爾布隆聲稱該教勸人道理無非尊崇。
 君上。謹守中國法度等語。自應一律體卹以示一視
 同仁之意。况祈神賽會等事。並非正項差徭。可
 比。該教民既不願攤派。自未便過為勉強。以致
 且拂輿情。臣等業已行文各省。以後凡習教之
 人。於一切應出錢文之事。除正項差徭外。其餘
 祈神演戲賽會等費。該教民既不願與。不習教
 者一律免出。即可免其攤派。其所請傳教。一調
 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一層。傳教士係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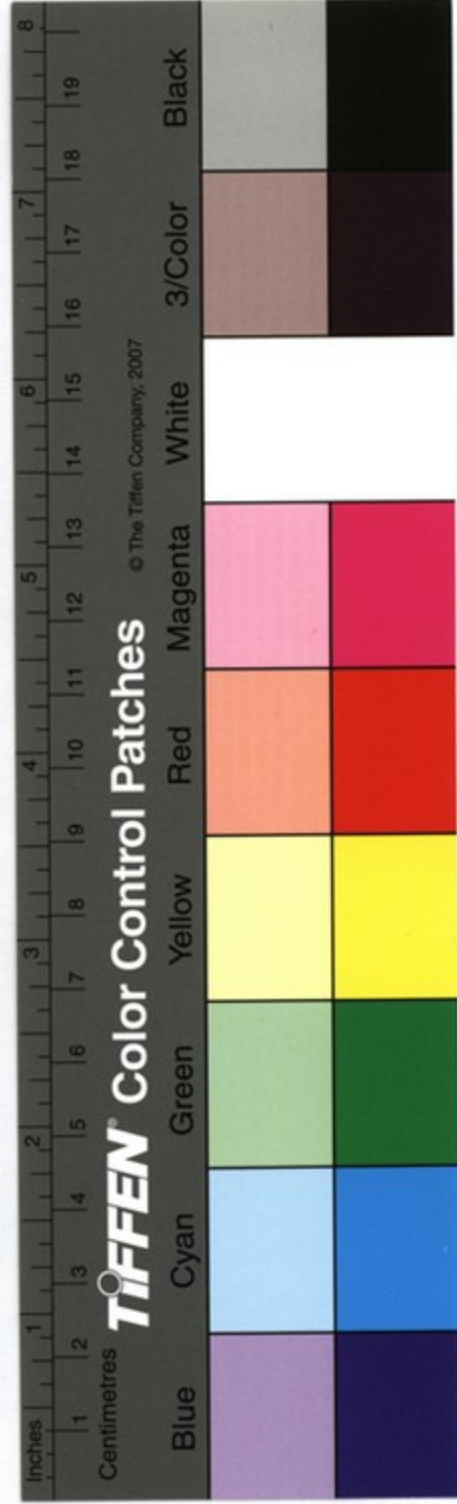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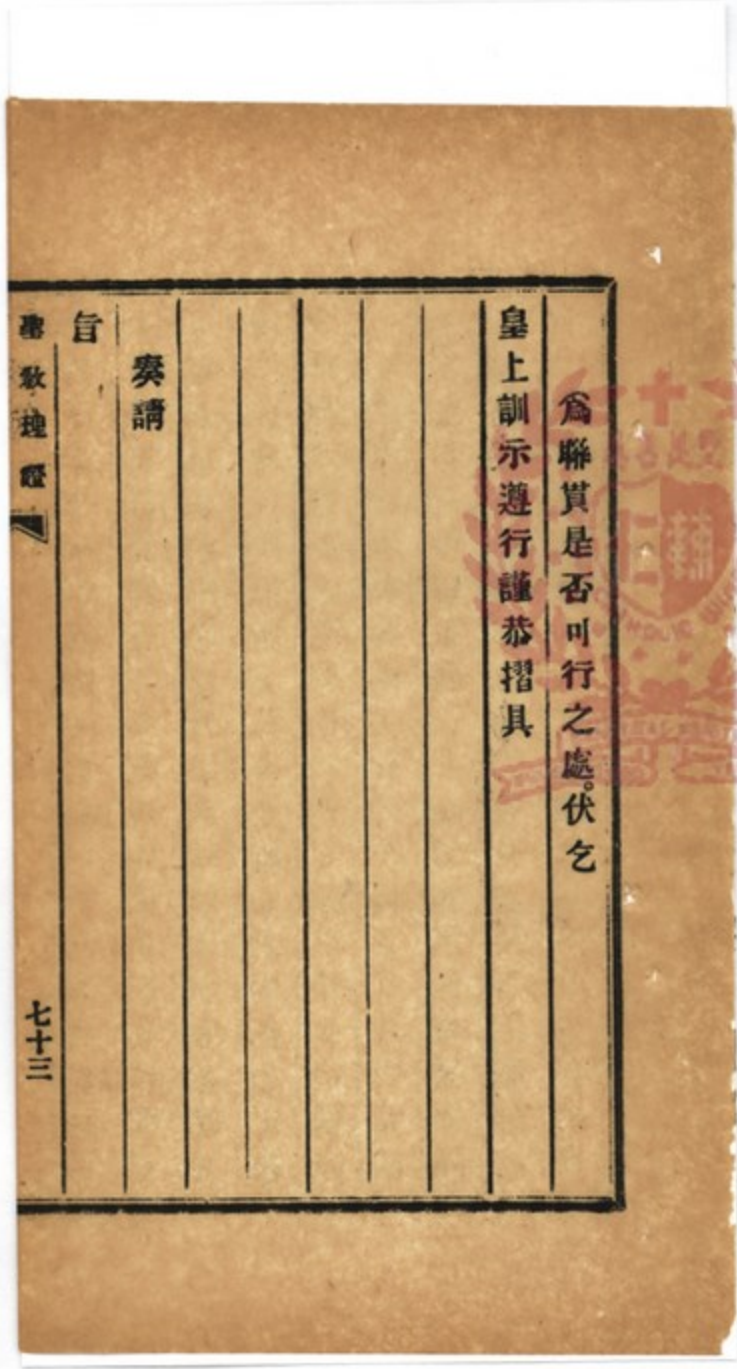


推車之人。地方官自應待以體面。亦經行令各督撫轉飭照辦。茲復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聲稱各省接奉前欠。諭旨並總理衙門咨文後。於凡交涉教民事件。仍未恪遵辦理。臣等查各省地方官辦事。每多拘泥。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所稱於接奉諭旨。及臣衙門咨文後。未盡認真辦理。此等情形。恐亦勢所不免。應再請旨。飭令各督撫轉飭地方官。務照前咨於凡交涉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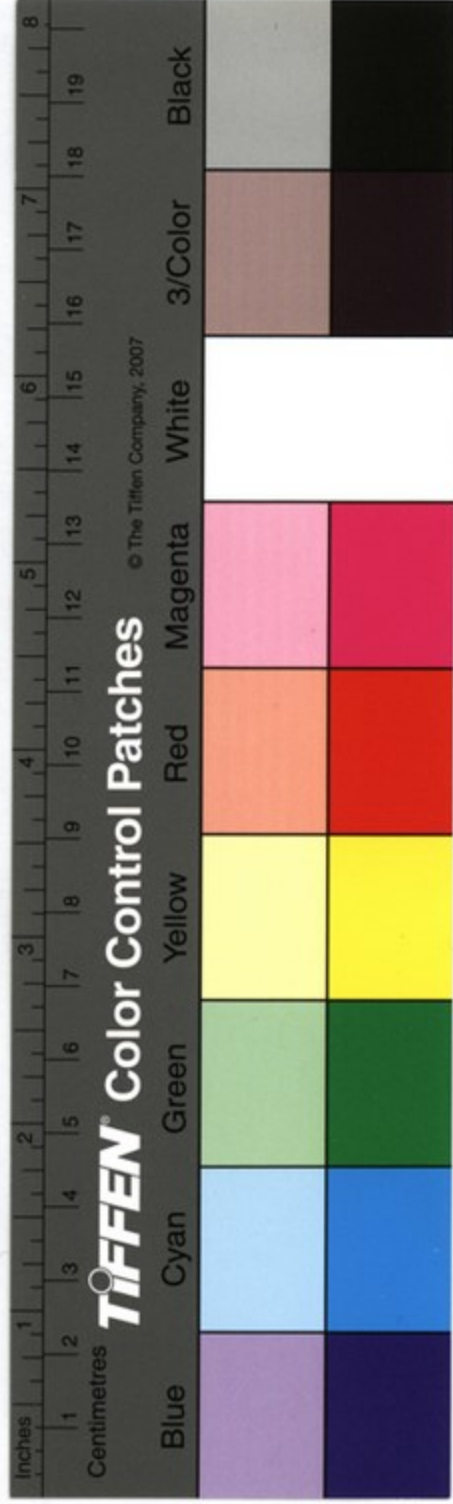


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毋得意為重輕。亦毋得故為遲延。致令教民屈抑。再法歐條約第十三款內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等語。查此數語係指從前所奉禁止天主教各文件而言。現在天主教既已弛禁。所有各項明文。已在毋庸議之列。應請查明一待革除。嗣後如修新例不再增刊。此等禁止明文。並將舊例所載全行刪去。仍將條款內寬免字樣改為革除。庶於此條上下文議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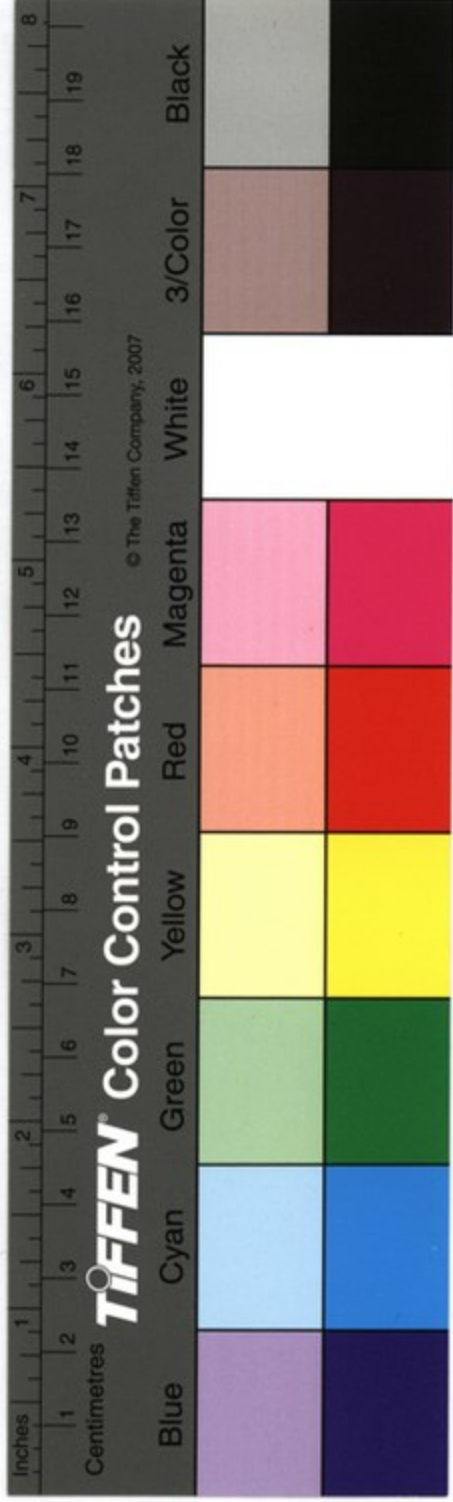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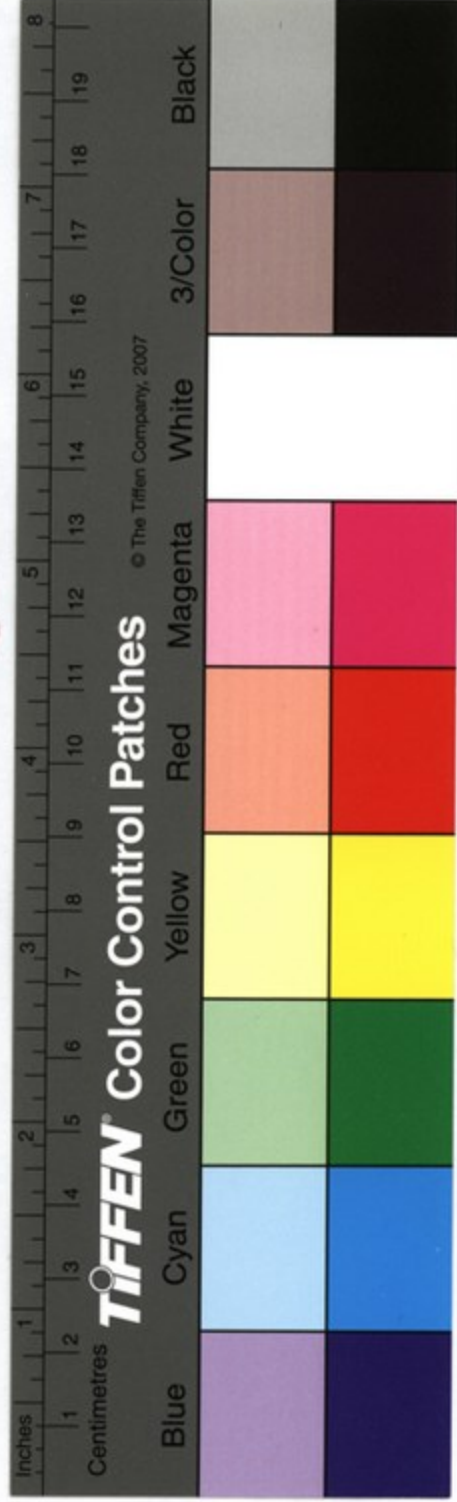
中邦士大夫有曰。各國立約以敦和好。華洋通商以
共有無。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固屬可行。至傳教士
九萬長途。備歷艱險。來傳其素所習奉之天主教。未
免爲多事。且中國世守堯舜禹湯又武周孔之正教。
遵奉惟精。惟一。敬畏昭事之眞傳。誠正修齊以敦具
小。文章禮樂以暢其情。六藝之精微。五常之平易。凡
省身克己之學。亦已備矣。人能篤奉實行。可造聖賢
之域。卽釋道雖屬不經傳行已久。其長生因果之說。
亦足警惕愚頑。戒惡行善。三教鼎峙于中華。如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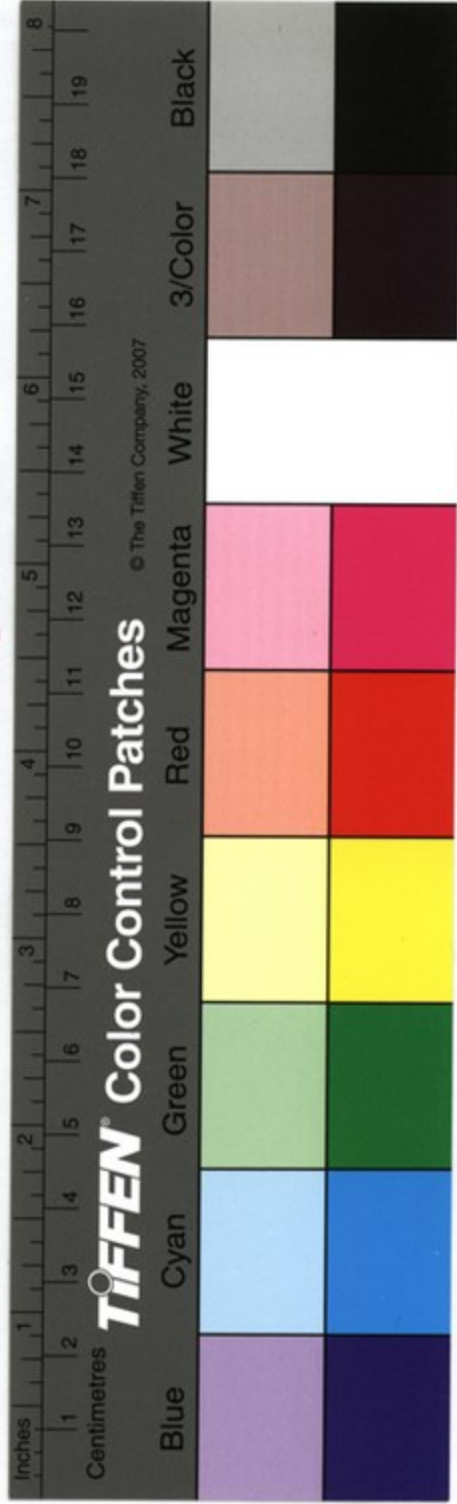
之在天。亦有年矣。且天下萬國。各有本國之教。各遵
 其教足矣。今欲傳西洋之教于中華。自稱至真至正。
 儼然加諸三教之上。殊不可解。
 傳教士聞之曰。此固易解也。各守本國制度則可。各
 奉本國之教則不可。家有規。國有法。天地萬物之主
 豈無公正之教乎。自立家規。不循國法。即為叛民。各
 遵本國之教而不奉天主之公教可乎。一身只一首
 家惟一長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統天地之中。日月並
 行萬物並育。四時從理。八風循律。推之各方。獸羣禽



知也。
 人之稟受不齊，趨向各異。立教必立賞罰，以寡勸懲。
 欲求公正，不惟查其外，更及不見不聞之隱衷。且善
 惡由心而定，人無窺意之明，其賞罰何由定斷。眞賞
 罰必於眞福眞禍處。世間之名利，賢人輕之，國家之
 刀鋸，惡人藐之。况顏子夭折，盜跖壽終，龍比殺身，夷
 齊無後，非有天堂地獄之報應，將何處之。若謂賞罰
 善惡，皆在今世，或榮富其身，或貧窘卒世，或貽禍福
 於子孫，或留芳臭於千古，是以其所輕所藐者，酬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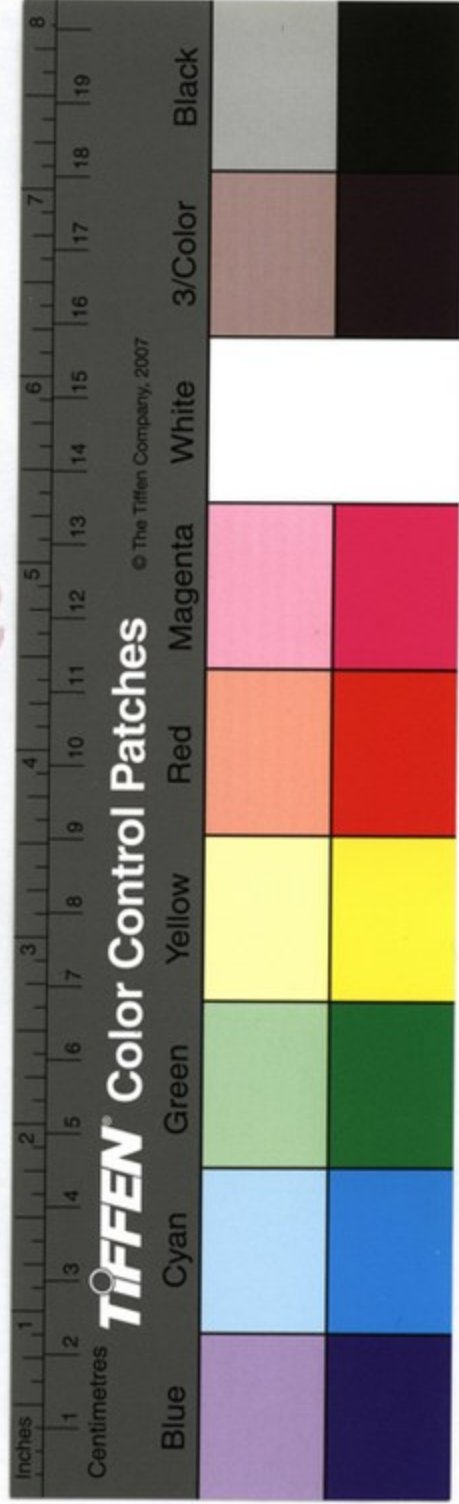


善惡。何足勸戒哉。
夫世人原當敬事真主。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今立教者。
引人敬己拜己。或拜祀己死之人。妄言誇大。僭竊主
位。皆天主之叛臣。從者即為附叛。罪不容誅。猶可謂
之教乎。
釋道之謬妄。先賢闢之。鑑史載之。賢士大夫。凡夫暨
子。莫不知其離經畔道。今不必贅。
至儒教雖正。缺而不全。三代以下。認主不明。知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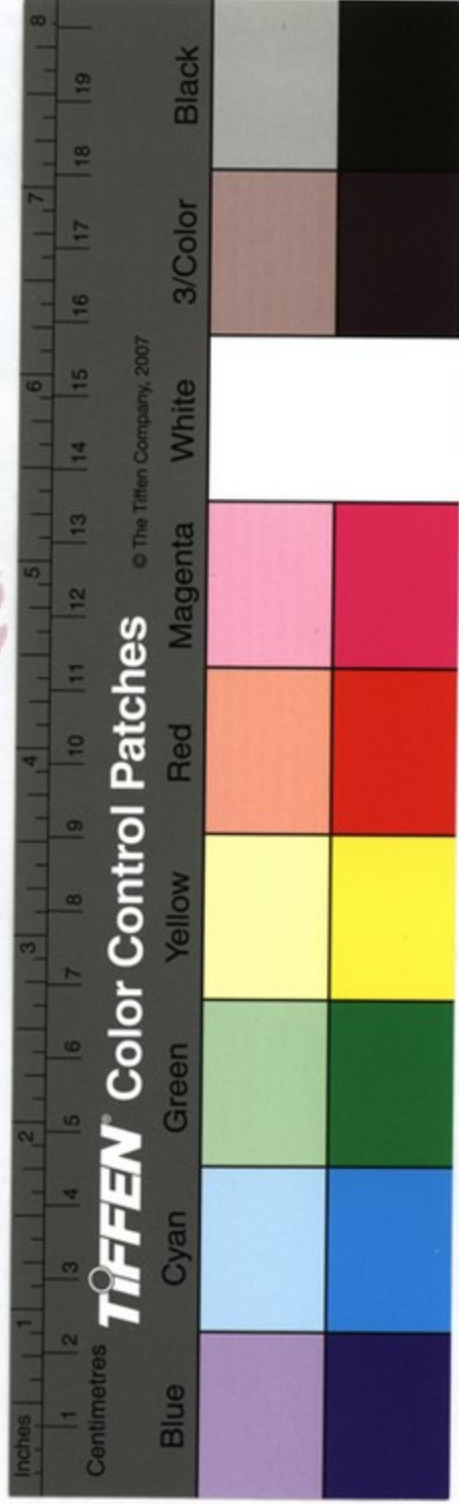


帝又配以后土。更有玉皇眞武上帝以混之。敬天畏天。又歸之蒼蒼有形之天。又將造化天地之功。歸之理氣。陰陽。太極。無極。理沒天主之名。不信人有靈魂。不究生從何來。死向何往。福善禍淫。惟於現世。故曰有缺。

若天主性體之奧。無神無人。能解其妙。無口無舌。能道其詳。惟據聖經所載。天主乃無始無終。無形無像。三位一體。一體三位。自有自立。靈明生活。有心性有主張。全能。全智。全善。至仁。至慈。至公。至義。萬德萬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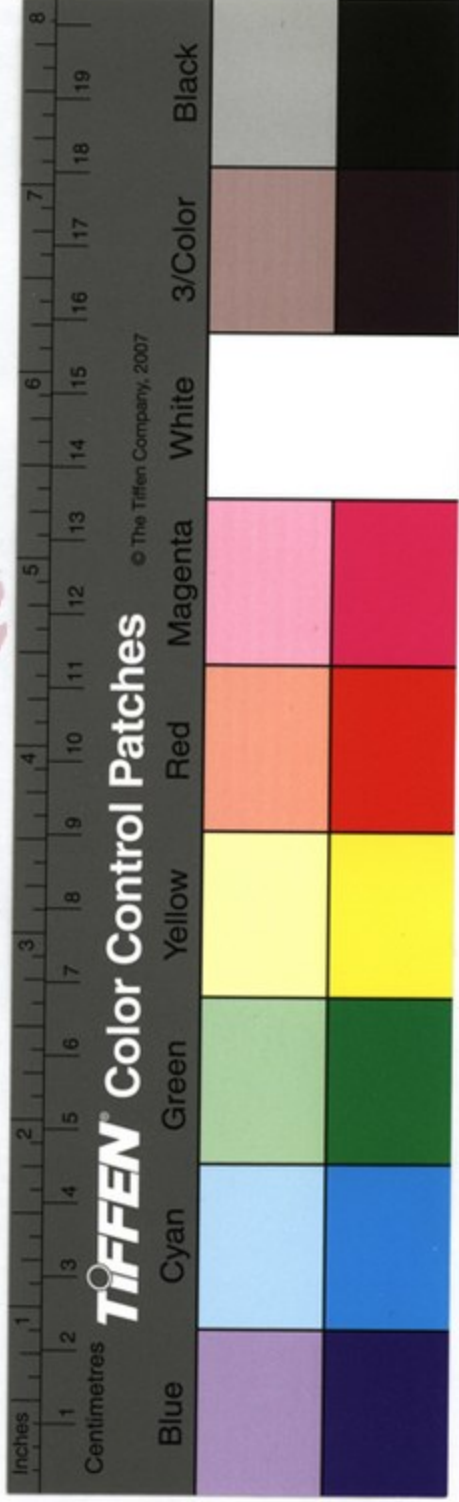


圓滿無缺。至尊無對。獨一無偶。有物不增。無物不減。
於有始從全無。化成天地神人萬物。時刻保存宰制。
不勞心力。不費經營。天主神體。充滿天地內外。無所
不在。體物而不囿於物。全爲目。無所不見。全爲耳。無
所不聞。洞屬內外。透達隱微。允爲天地神人之真主。
掌握鑒觀賞罰之權衡。於初生人時。賦之性光。能分
善惡。明辨是非。順守良心之理。謂之性教。商王祖乙
七年壬寅。親携十誡。畀之梅瑟。命傳世人。謂之書教。
於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天主第二位聖子。信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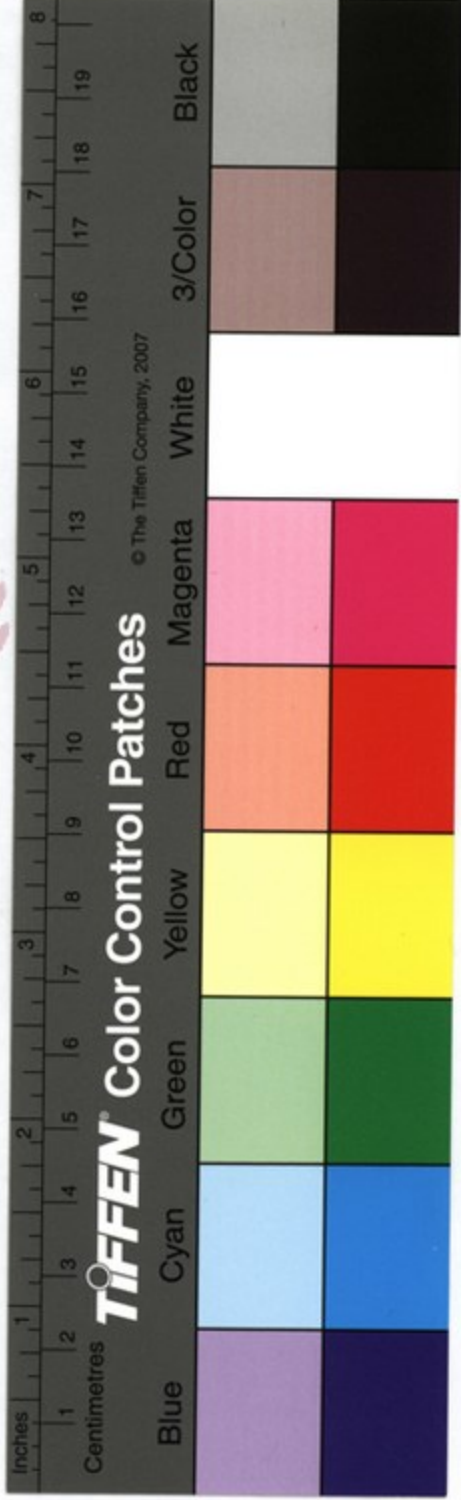


貞聖女之胎。結合人性。降生於世。三十三年。躬建奇行。口傳教旨。四聖史錄之於經。其中事理。奧蘊無窮。名曰福音。凡人誠信入教。賜之無量恩寵。助其不能。提其劣弱。謂之寵教。三教皆天主自立。名雖有異。其實則一。但己革故立新。有拘執古禮。不遵新命者。即是異端。有將聖史之經。偏僻講解。或增減一字者。亦即逐出教外。教法之嚴如此。

天主既造化人類。保存安養。且賜之不死不滅之靈魂。高出萬物。自當立教以教之。惟全能。其教無缺。惟



全智。不能自欺。惟全善。不能欺人。至仁無善不賞。至
 義無惡不罰。全爲耳目。賞罰無不當。福德圓滿。愿推
 已及人。奉教守誠者。賞升天堂。妄從異端者。罰墮地
 獄。此天主教旨之大畧也。
 如曰。吾以善美而爲之。惡醜而戒之。雖不信天主。天
 主至公。焉能置善人於永殃乎。不知天主爲萬善之
 根。雖此根者。善非眞善。以世虛福。酬其虛善足矣。况
 行德非爲天主。焉能蒙其福報乎。
 傳教士者。欲報救世之恩。繼續宗徒之業。眼見一祖



子孫。四海昆弟。大半迷謬真宗。錯行岐路。背逆天主。敬拜土神。只知現世福利。不顧身後賞罰。不知靈魂之尊貴。不查生死之究竟。假冒以生。昧昧而死。不勝憫惻。於是抱道濟人。不拘遐邇。不別文蠻。梯山航海。經啖人掠人之國。不婚不宦。不求名利。惟引人敬信真主。服從其教。滿全爲人本分。救得自己靈魂。脫承禍而享常生。凡真正奉教者。爲臣必忠。爲子必孝。爲民必良。關係無窮。永遠有補世道人心。豈是榮名利樂。技巧才能。憑他有無。不足重輕哉。

